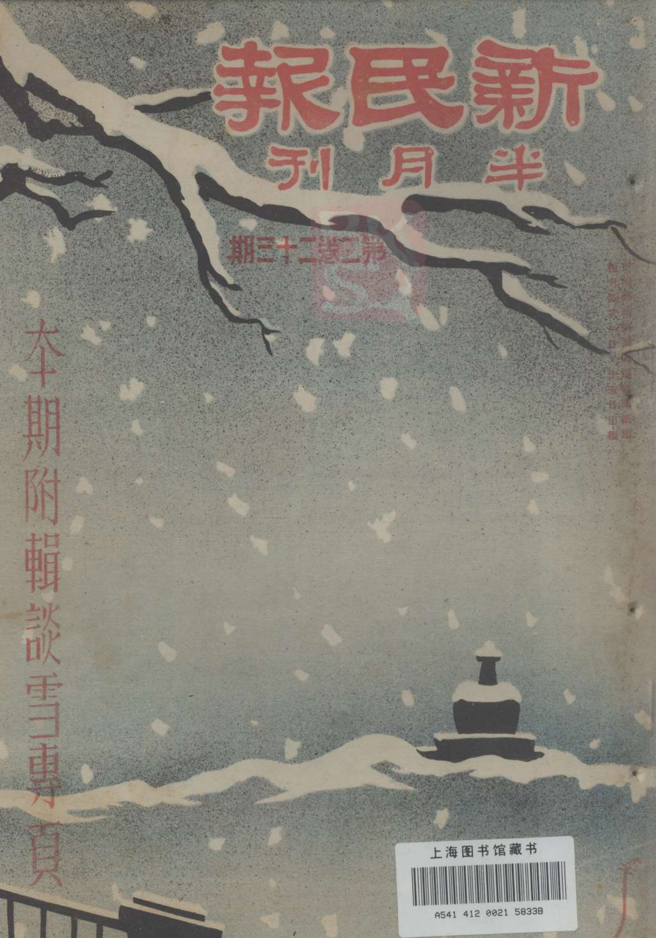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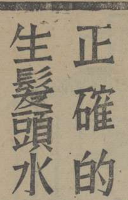

新民報
半月刊
第二卷二十三期
本期附輯談雪專頁





養(ヨ)毛(ウ)頭(モ)尼(ト)克(ニック)

◎强烈性之頭皮病、苦惱毛髮脫落者
◎病後産後毛髮稀薄欲恢復之人
◎對苦惱之少禿無贅論、欲望毛髮美之人務請使用爲要。



保持日滿華人特殊之黑髮美！

於日本藥業界著名之三共株式會社研究室以一毛髮生物經多年之研究之結果、始發明成功、現代無論各科之專門醫師及美容術者、均皆歡迎愛用本品、且博得最大信用好評、

頭垢不是件特別惹人注目的病、但掉頭髮若是利害了、漸次就人於禿頭狀態、所以、壯年禿髮脫髮、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倘如發現頭垢繁多而掉頭髮慘酷的粃糠性脫髮等、務要在其初期、應用『養毛頭尼克』底醫療性能、庶可清治那疾病異狀的根源、當那還未倒不可治的時期裡、一定會立見功效的、

無價獻上 試用瓶 附說明書
請向發賣處請求試用瓶

滿華全國之大百貨店、藥店、化粧品店均有代售 小瓶・大瓶・特製者瓶之三種有

總發賣處 東京室町 泰昌製藥株式會社



談雪專頁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二卷二十三期



月刊目錄

十二月一日出版

友邦二千六百年祝典

友邦日本之國體，萬世一系，此不僅曠古所無，而亦實在人類史上留無上之光榮與燦爛，本年恰爲日本皇紀二千六百年，於十一月十日在東京舉行莊嚴偉大之皇紀二千六百年祝典，舉國騰歡，盛況空前，當茲復興東亞之盛業，突飛猛晉之時，而我友邦日本復於是時舉行慶祝紀元之大典，榮光所被，不僅東亞前途頓覺明朗，而宇內各國之期待於我友邦日本者，亦正殷也。



(一)祝典前夜篝火（看火者東京少年團）
(二)奉祝曠古盛典之燈籠
(三)馬場先門之奉祝塔
(四)式典場夜景
(五)奉祝舞樂「昭和樂」

希臘風景

十月二十八日、在阿爾巴尼亞待機中之義軍二十萬、接到開拔命令時、全軍立即馳赴希領、越過國境、開始對希進攻、希軍亦在英人援助之下、實行抵抗、於是義希戰爭、遂宣告開幕。

義希兩國爲歐洲文明之淵源、希臘拉丁之文化在世界上錚錚有聲、固爲盡人皆知、而義希兩國之有國交實在西紀以前、而在今日之二十世紀、希臘則爲英人所侵略、而不得不屈伏於金權民族之前、拒絕義人正當之要求、加入英方、復以空軍基地、借與英人、義大利至是乃不得已而開始對希進擊、以實力言之、希臘又烏能敵强大之義軍、其必爲荷比盧之續無疑矣。



（一）雅典國立大學
（二）東部希臘要衝塞羅尼加市
（三）莊嚴美麗古代希臘之文化遺跡雅典之圓柱建築物
（四）雅典之王宮

義軍進駐希臘



義軍於十月二十八日接到進攻希臘命令，於是空，陸，海三軍，一齊開始行動．對希領加以襲擊，其空軍則壓制希臘領空，大舉轟炸，以空襲敵軍基地，演成與希境英空軍之劇戰而獲得赫赫之戰果，其陸軍一部現已深入阿比力斯地方，一部則向塞羅尼加猛進，其海軍已上陸而據有伊奧尼亞海之各島，與希境英軍正在交戰中另有一部海軍對從事於搜索工作，而展開與英艦猛烈之海戰，現空陸海三軍已均獲得相當之戰果矣。

(一)壓制希領空之義空軍轟炸編隊。
(二)受莫索里尼首相檢閱之義機械化部隊
(三)在地中海搜索英艦而活躍中之義海軍
(四)在阿爾巴尼亞之義軍戰車隊卽將開往希領之情形。

英吉利狂熱於防衛本土

（一）視察英國北部海岸防備施設之布爾茲開英本土軍總司令官（左）及北部地方司令官阿達莫將軍（右）

（二）防禦德降落傘部隊在薩塞克斯地方戒嚴中之英陸軍輕坦克軍隊

（三）高射砲林立以防義機來襲而由英軍守護之地中海之直布羅陀要塞

（四）遂受德機空襲之英國利物浦港

寶珠買斷春前景
宮粉粧成雪裏花
餘子競傳丹竈術
此身甘傍玉川家
——瞿佑



義希戰爭之意義

一，建設巴爾幹新秩序

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爆火點的巴爾幹，在第二次大戰，一直到現在，尙超然於戰火之外者，可以說是奇蹟。去年九月大戰勃發以來，宣傳着歐洲火藥庫之巴爾幹的危機，德義的銳鋒，使法國降服，一路進向攻畧英本國，以爲巴爾幹再不必經過戰火，就可以附屬於勢力圈內。然而不驅除成爲英國最後據點的希臘和土耳其的反德義陰謀，建設歐洲廣域圈的新秩序便不可能。所以此次義希戰爭，是由巴爾幹驅除英國勢力的陰謀的第一步。義希關係惡化的根源，起始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英國首相張伯倫與羅馬尼亞共同宣言保障希臘的獨立，希臘闡明了參加反樞軸勢力，其後以於亞得里亞諦擊沉希臘軍艦哈路雷號事件等，其對立漸見激烈化。自九月二十日德義巨頭的伯倫尼隘會談以來，德義樞軸建設歐洲新秩序的巨步，延長到羅馬尼亞，更將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收入掌中。現在建設巴爾幹新秩序最後的畫龍點睛，僅僅剩有希臘土耳其的參加樞軸了。德義兩國曾經屢次藉言論機關與外交機關，促希土兩國的反省，然而希臘不斷的與軍事同盟國土耳其，採取共同步武，被英國的諜報機關所使嗾，而在狂舞。

二，義希戰爭的經緯

關於義希戰爭的經緯，義政府機關報，（喬爾那雷，的義大利的主筆凱塔氏之文，在明顯的雄辯着。即「希臘在義阿戰爭中參加國際聯盟的對義制裁，更在其後，接收過英國的保障。此次戰爭勃發以來，不知堅持眞正中立，其領土供給英艦隊並空軍使用。希臘確信英國的援助，開始殺戮阿爾巴尼亞的愛國者並策劃反阿爾巴尼亞陰謀。現在於希臘各地，駐有將近三十個的英國軍人團與數個特務機關。希臘內地及沿岸，尤其是干地亞基帖拉兩島等數處之希臘空軍基地，由英海空軍，作恆久的利用，英空軍利用此等基地，作爲攻擊義國及義國船舶之航路的根據地，最近由於英希協定，供給英國使用的空軍根據地約達三十餘處。又希臘許可英國完全占據干地亞島，英國正欲由埃及向干地亞島派遣上陸部隊。希臘更服從，由高利察地方開始，漸次向阿爾巴尼亞領擴大組織的攻擊活動，這種英國明瞭的陰謀計劃。希臘爲達成此事之目的，於阿爾巴尼亞國境集結軍隊，最近更由巴辣斯派到第三軍團，又從那埧布利亞派到第四軍團，增施其兵力。使人知道希臘現在正投身於危險已極的遊戲中止——以上是十月十八日爲擊碎希臘之相繼的敵性與倚恃英國之反義的陰謀而奮起的義大利的喬路那雷報上所刊載的社論。事實確實如此在美塔克沙斯首相的統治下，從一九三五年以來，努力於發展國威的希臘，也被老猾英國所嗾使，成爲牽制英國的器具，終於遭到今日的悲劇。如見於荷比之例，鐵袖一觸即被義國之大軍所制壓，新生希臘，遂將沈淪於宿命的悲運中。

三，希臘兵力之劣勢

以希臘軍的劣勢，到底不能抵抗義國，因背後有英國之援助，方能起事，那麼，希臘的現有勢力如何？其陸軍之常備軍爲雅典，剌里莎，塞羅尼加，喀瓦拉之四軍管區步兵十三師，騎兵一師，各步兵師團配有二乃至三步兵團（各六營）一小砲團。此外有電信隊，鐵動隊，工兵隊，及陸相直屬部隊，於一九三八年其兵力僅不過爲七萬。空軍兵力爲十飛行隊，各隊由三編隊編成，各編隊以四機構成。海軍力現有驅逐艦十，水雷敷設艦八，潛水艦六，及其他各種小艦艇，無論如何若得不到



莫索里尼首相檢閱義軍機械化輜重隊

英國地中海海軍力的援助與增强，使不能擔遮其劣勢。

四，德義樞軸之新攻勢

德義樞軸對巴爾幹新攻勢的目的在於何處？當然在現在的階段，義希戰爭——也就是義英戰爭，限於土耳其不參戰，義國便不需要德國的參戰，直截了當的說，就是德義爲安心對英決戰，便須使背後的巴爾幹不被蘇聯所威脅，絕對有堅固地盤的必要。又獨占的利用不受戰火洗禮的資源豐富的巴爾幹經濟力，是完成歐洲大陸自給自足圈的必須條件。更在戰略上將巴爾幹收在勢力圈內，制壓地中海，進而支配咽喉的蘇彝士運河，而開進駐非洲與西南亞細亞之途。恐怕英國對此種樞軸側的企圖，傾注死力敢行最後的阻止，於地中海展開空前的悲壯的血戰吧。尤其是樞軸支配巴爾幹的結果，能確保多惱河水路，東南歐諸國與北歐諸國互相間，亦得以輸送物資。多惱河爲連絡北海與焦河的血管其經濟的效果，有絕大者。

五，微妙之土蘇關係

與希臘同爲英國於巴爾幹之最後據點之土耳其之行動如何，此與蘇聯的鬼氣的沈默同被注目。土耳其依與希臘的軍事同盟而參加對義戰爭時，德國一定由前次進駐而在自國軍事支配下的羅馬尼亞進行大軍，經過保加利亞，一舉進攻希土。土耳其雖豪語對侵畧者以百萬大軍反擊之，然而一卷入禍中，前方有德國，後方有蘇聯，遭受前後夾攻，予想將會陷於如分割波蘭之末路。因此，事先觀望形勢，總之，伴隨蘇德密化，蘇聯的壓力，遂使土耳不得不堅守中立，蘇聯的謎的中立由如前述理由即可以想像，不欲直接介入戰爭之慘禍中。尤其是樞軸側通過土耳其時，在蘇聯持有歷史的關係的他大里尼海峽，有入於德義管轄下的危險性，所以才對土耳其的中立加以壓力。據說事實上，德義側，也是不沾染土耳其的方針。蘇聯軍部機關報「赤星」載謂希臘位於英國艦隊的制海權內，得以受到英海軍的援助，此事與阿爾巴尼亞成爲對希攻擊的軍事基點相對比戰局的急速的決定發展，殆不可得。在蘇聯，相信其亦有期待以希臘爲戰場之英對德義戰的長期化，結局，消耗戰將轉向爲地中海大海戰之處。

六，陷於窘地的英國

義希戰爭的發展，要之，將會實現由巴爾幹，多惱河流域完全放逐英國的勢力。目下，保加利亞，猶哥斯拉夫的動向，現尚未明顯化，總之，在除接近樞軸以外別無他途的現狀下，將會實現急速的接近。以英國集結地中海艦隊主力爲良餌之德義之銳鋒，恐怕將以全海空力，將此擊潰，一方面，與使英本土之海峽防衛力弱化，同時他方面開拓向西南亞細亞的路途。如斯，漸漸會明瞭的由大陸孤立的英國逃去，除往加拿大以外，再無他途了。德義的東方進出與日東的南方進出，依同盟而結成的三國互助關系，以此次的德義制霸巴爾幹爲機，代替沒落的英國勢力，邁出確立歐亞有無相通自給自足團體制的巨步。

七，貿易上之義希關係

最後，貿易上之義希關係如何？試觀本年一—五月的希臘政府的發表統計，在此五月之間，輸出入皆見顯著的增加傾向，當時義國尚來參戰。然而參戰後，輸出入關係，立見萎縮，可以視爲亦因英國拚命的拉攏希臘的工作所致。本年一—五月希臘的對義輸出爲六十四萬二千他拉，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一。一方由義國的輸入爲二百九十二萬四千他拉，增加百分之十八。試以國別看看希臘的外國貿易，向主要輸出，概示增大的傾向，然而輸入方面，由德國及羅馬尼亞方面的輸入，顯示着激減，此事頗值注目。然而由義，美及英之輸入額，則見增大，此事即證明自大戰以來希臘的反德態度，及依存英美的事實。義國由希臘買取大量的橄欖油，松節油，希臘也積極的增大由義國輸入硫黃，炭酸曹達。在一九三九年的義希貿易，希臘對義輸出爲第四位，對義輸入爲第五位，即對義輸出爲四百七十四萬七千他拉，對義輸入爲五百三十二萬四千他拉。依商品別觀之如次，（單位千他拉）。在對義輸出方面，橄欖油（一，五六九）松油（七五二）葉烟草（七二七）皮革類（五四〇）松節油（三五四），此五種占對義總輸出的百分之八十二，他方希臘由義國的輸入爲綿製品（一，〇五四）毛系（六七九）硫黃（二六二）苛性曹達（二六一）炭酸曹達（一七八）硫酸銅（二八三）車胎及管子（二〇七），此七種占對義總輸入的百分之五十五。因此，可以視爲限於在貿易方面，對山岳牧畜國的希臘，義國差不多沒有任何可以期待的。

（完）



德國的鐵路

德國自前年春季，對鐵路政策，加以特殊之變更，目的在求適合現代政治與經濟之需要，及合併鐵路後之便於統制，對於私人鐵路亦皆收爲國有，或改爲私有國營，計有主要幹線三條，即律伯克柏辰鐵路，全路長一百六十公里，布倫瑞克地方鐵路，長一百〇八公里，慕尼克地方輕便鐵路，長一百七十九公里，至於國有鐵路，已有五萬四千五百二十二公里，增至六萬二千九百三十二公里，計延長全線百分之十五，其中三萬七千九百八十四公里，爲單軌，一千二百二十九公里，爲狹軌，其餘均爲雙軌或四軌，且其一部約三千二百三十六公里，已於去年終，裝置新式電氣設備，鐵路服務員工及各種車輛亦隨之激增。

又該國於宣告保護捷克之後，將波西米亞及摩拉維亞二省之各線，及以前分別直轄於布拉格比爾森克尼格略次布隆及奧脅密次等五處，當地政府之鐵路，現均收歸鐵道部直接管理，復由蘇得特關移交，共約三千六百二十二公里之鐵路，上述五處，總計移交五千九百二十五公里，隨同員工九萬七千三百六十八人。

又該國鐵路當局爲應付現在需要起見，將各路之行車時刻加以詳密規定，所有各幹線組成特別快車連絡網，每日開駛特別快車一三六列，如首都柏林至巴塞爾已縮短行車時間，二城距離爲五百四十四又十分之七英里，只需八點半鐘。由此可見其速度之一斑矣，其他如維司法里亞至巴塞爾來比錫，每小時之速度均超過六十英里，由德勒斯敦至漢堡之直達特別快車，則竟達每小時七十二英里之速度。再有由柏林至哈諸威距離爲一百五十七又十分之八英里，僅需二小時，可謂世界最快之客運列車了，但是現在因爲戰爭關係，交通方面屢遭空襲之破壞，已不能如戰前之盛況了。

（附）德國鐵路統計

單軌鐵路…三七•九八四公里　四軌或二軌…二四•九四八公里

狹軌…一•二二九公里　總計…六四•一六一公里

機車客貨之統計

蒸氣機車…二三二三輛　電力機車…二三輛　輕油車…五輛

客車…五七二三輛　郵車…三四八輛　行李車…一五四七輛

新興伊蘭之黎明

卡殺爾王朝下之伊蘭

本刊論說部

一

所謂新興伊蘭國，實際上是舊國中之舊國，其背後有阿維斯塔以來三千年之阿利亞的傳統思想的暗流，而停滯着千年之回教文明，此非隨便一望而盡者，從橫的方面觀察，伊蘭是文治國，是武功國，是詩歌之國，是英雄之國，此文武兩道之國風，是因自千年前之詩聖費爾特西以來至於今日，有高原王國之昂揚精神；從縱的方面觀之，伊蘭是歷史之國，在可稱爲新興伊蘭之教書出於那哈謝風國防大臣之手筆的「尙克」之中，所謂「史的進展」之語屢屢出現，即伊蘭常强烈的感覺所謂史的進展，但於此有甚大之理由，當阿戈眉尼斯王朝鼎盛時之伊蘭，據那哈謝風大臣之言，是「東西兩洋之唯一文化保護者」，其威勢所及，西及多惱河之沿岸；北非洲；東達印度河；是武列國之波斯，此非夢境而是歷史的現實超越時空深刻的印入伊蘭人之腦海中，今日睹新興伊蘭之躍進，不能忽視其背後，有如斯偉大之傳統的精神爲無限之推進力的活躍，所謂於世界歷史舞台今昔皆彼之地位而未曾離去之自覺與矜持，爲伊蘭最有價值之精神的遺產，然而亦不盡然，一方面是歌舞昇平，一方面則爲陰慘悲哀，過去約一百餘年之卡殺爾王朝時代即是如斯，伊蘭之歷史家以此約百年之過去爲可呪之受難時代，從獨立今後國家百年大計上觀之，稱之爲莫大之損失，而有最大之遺憾，但吾人凝視漸漸長成之伊蘭，其駸駸乎躍進之姿勢，即不外爲阿戈眉尼斯撒安之凱歌高揚時代與卡殺爾之沈潛時代發展之結果。

二

自十八九世紀之交，以迄現在之列隆，巴哈拉維陛下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戈列斯敦宮殿即位之時，即所謂伊蘭之苦難時代，卡殺爾王朝始於宦官阿加，穆哈美特，是土耳其系之王朝，前後約百餘年間國亂如麻，民無安日，內政上是所謂羣雄割據之混亂狀態，外交上更可稱爲無抵抗主義，絕對的依存主義，被支配於無秩序中，英德法俄以此高原爲舞台，爲貪而無厭之政策的好餌，侵畧至伊蘭國體無完膚，尤其是當時伊蘭諸王所採取之媚態外交更予列强以可趁之機，蓋以卡殺爾王朝之諸王未曾具有統一伊蘭全國之絕對權力者，而僅爲一地方之豪族，例如英國援助之，尊爲王，即藉國政之名，而濫用金錢，當然立即招來經濟的困窮，於是由英國貸之以金錢，及至不能償還時，於是抵償以某處某項之權益。

如斯趁火打劫之成功者爲俄與英，俄國將高索架置於其牙齒之上，英嗾使布什爾（伊蘭南方之門戶）之總領事（波斯灣之王者）於南方伊蘭扶植勢力，而至於成功。

當發特哈，阿利，西亞（一七九七——一八三三）時代，西歐之殖民政策始漸明瞭的具體化，時正爲拿破命一世席捲歐洲之際，法國以伊蘭爲一據點，擬進而攻略印度，英國亦與之相呼應，活動於伊蘭，但被拿破命一世之功業所壓倒，伊蘭斷然採取親法之態度，此種傾向漸趨熾烈，英國曾一時避鋒而專營波斯灣沿岸諸島，彼時以瓦哈比特運動，於南部築極强靭之地步。

親法主義由一八五五年與拿破命之修交通商條約而更具體化，其條文分爲八條，而有如次之序言：

「由慈悲慈愛之神，拿破命大王——其地位之高可比土星，其幟如天日，以碧穹之星爲王冠，其王位爲有天之太陽，金剛石之飾，爛然之旗幟，王者之綬章之光輝的法蘭西王——其高可比土星，以天日爲旗，其莊嚴比之於星辰其軍多於星數，追慕謝揚西特王之偉大，比擬塔流斯王之威名，是爲如揚王家後裔之波斯王，兩王欲於關係兩國間，以結修交條約，而締結互相有利有效之條約云云。」

上述條約整備極莊嚴之體裁，法波交涉史之序幕，亦於如斯莊嚴而起始，尤其於伊蘭之文化方面予以決定的方向，時至今日法語尙爲第二國語而普及，蓋亦可謂爲此事件之餘蔭。

俄國與伊蘭曾締結有名之「戈列斯敦條約」，而作爲對於伊蘭北方領土上之支配權的張本，因之，將戈鄂爾加，眠克列利諸州及塔戈斯敦，謝爾穀地方，公然收之於俄國之管轄下，於一八一三年更將巴庫之石油確實歸之於俄國。

其後，伊蘭雖曾企圖作收復高索架失地運動，可惜以一八二八年土耳其曼蔡條約，使此運動作最後之終止。

一八三七年穆哈美特，西亞登位之時，英國經營南方大有進步，使印度之雇傭兵上陸，在伊蘭南方作擾亂工作，收到極大之利益，並禁止伊蘭在波斯灣駐有軍艦，如斯英俄兩國在伊蘭南北之侵略政策，已成不可拔之勢，邇後百年伊蘭則不得不背負此豫炭之痛苦。

以一八四〇年爲中心而在伊蘭抬頭之新宗教運動，使當時之混亂社會爲之沸騰，其勢之所趨意起疾風怒濤之亂波，即米爾殺，阿利，穆爾美特之巴比教，其中以伊蘭北部爲主，熾烈之信仰與反動運動相組合，其內幕則是對於土耳其系之國王的純伊蘭精神激昂，那斯列，的英，西亞，舉行淸教運動，捕捉市民，不論男女老幼皆處以死刑。

於此那斯列，的英，西亞之時代，與英國結放棄黑拉特之條約，一八五六年印度總向伊蘭挑戰，占領胡謝斯敦，經法國之干涉，始僅得保全此領土，其後於一八八二年締結俄波條約，以哥偏特，塔克爲兩國之境界線，而伊蘭方面終至不得不放棄哈那的，美爾，至此時代英國之南方工作更爲猛進，以巴林羣島爲己物，而保障印度航路上之絕對權，當時可稱爲俄英兩國活動之黃金時代，英國獲得伊蘭之電信專利權，以之確保倫敦與孟買間之直達通信，及那斯列，的英西亞赴歐洲，伊蘭之歐洲化更爲顯著，敷設可稱爲伊蘭縱斷鐵道之基礎的德黑蘭至西亞，阿不特爾阿西拇間之鐵道亦始於此時，更於戈母建寺院，設大學，而爲伊蘭近代化之濫觴時代，一八七二年英人路透獲得敷設鐵道獨占權（有效期間爲六年），但以俄之表示不滿，及那斯列，的英西亞回國而解約，一八九一年那斯列，的英王以煙草專賣權

給予英國，俄國對之亦曾煽動伊藍民衆，但未見效，那斯列，的英西亞以財政上之窮乏，而將裡海之漁業權以及伊藍北部馬散塔蘭之林權，給予俄國。

三

德國經營土耳其成功，更已窺視印度而踏入伊藍，以適當之姿勢游泳於俄英之間，但自十九世紀末，其勢力次第伸張，一八九九年德國商船航入波斯灣，德國雖以所謂三B政策而企圖建設柏林與巴格達間之鐵道，致力於南方之經營，但在伊蘭則未得具體的成功。

英國於一九〇一年由W，諾克斯，塔西，僅以二十萬法郎而買得伊蘭全土之石油採掘權，蓋以伊蘭政府以俄伊發生關係之初，偏的爾斯不爾克之學士院報告書中有所謂「石油是可燃性之液體，而無任何之用途」之語而深信之，不加任何之考慮。

於如斯之情勢中，而起日俄戰爭，並由日本勝利之傳來，極度刺戟伊蘭國民之心，而且以此爲契機，於此後約二十年間伊蘭國內之運動，而得今日新興民族初陣之成功，亦可視爲以伊蘭語所書之日俄戰記之收穫，一九〇六年由青年波斯運動而發布憲法，並召開伊蘭最初之議會。

所謂青年波斯運動，是極對過激之反動運動，恰似如王政復古之維新青年的氣魄充溢，迨及穆哈美特，阿利，西亞之時，於物情依然之騷亂中，伊蘭南方之克爾特族作亂，土耳其出兵於阿謝爾白尙而且得意於對土政策之遠意志，更開始策動伊蘭，但一九〇七年所締結之「英俄協定」，於英俄互相諒解之下，而相約英國確保印度，西藏，波斯灣以及伊蘭南方沿海地方，俄國則收都蘭斯加斯比亞地方阿母，塔利亞流域於懷中，於是上述之青年波斯運動更爲激化，以至於向其國王投以爆彈，此大騷亂演至不可收拾，於是英國派艦隊於波斯灣，俄國之哥薩克兵占據不不里士（北伊蘭之大都市），土耳其兵又侵入至斯西。不拉克，此時有名之巴哈的亞利軍突擊德黑蘭，國王避難於俄國大使舘，將王讓於十二歲之阿布馬特，西亞。

其後國內之治安雖然恢復，然以財政本即拮据，國內政治機關又極腐敗，歐洲人之努力不久即蒸蒸日上。

四

由斯一轉，而揭開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之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幕。

此五年間之伊蘭更投於悲哀之境域，一言以蔽之曰，舉國土而作爲他國軍隊之戰場，所遭之蹂躪不堪言狀，而且其國民皆茫然自失，拱手旁觀，而不知作如何之措施，積年秕政亦不至如斯遺毒之深，乃是與土耳其相結之德意志以驅逐英國勢力爲目的，專注意於對印度工作，布什爾總領事以維亞斯揖斯爲中心，漸漸推其企圖，派遣拉物學者都克邁世爾與鄂斯加，胡思，尼的爾邁亞至伊蘭，使之觀察事態，尤其是尼的爾邁亞之活躍更爲顯然，但於茲不能詳述，故不贅言當時伊蘭之敵爲俄土二國，土耳其侵略北部之與爾美亞，俄國進兵於大不里士附近，土軍與俄軍在大不里士發生衝突，伊蘭則依然不能改變其旁觀主義，結果土耳其一敗塗地，敗走之土耳其軍將經過伊蘭之都市大爲蹂躪，英國出兵於查斯克，班達亞巴斯，布什爾，俄國則如與之呼應而試行南下於克滿沙，一九一五年俄軍占領首都德黑蘭及哥揖，與英國恰成平分之局，英國於此時更在阿富汗方面擴充勢力，於此方面盡量發揮辣手腕，而專注意於鞏固印度之外廓，不僅如此，且可於以油田爲中心之南波軍事設施上更可見出努力之實跡，巴西實崑撒斯鄉所率之「南方騎兵」拔戈爾曼，陷伊也斯特，另一路更迫伊佛巴洪而佔領之德國之尼的爾邁亞一派之工作亦未抵成功而終止，俄國又起革命，故伊蘭之敵暫時的成爲土耳其。

大戰終了後，莊即專注意離行扶植勢力於伊蘭之工作，組織「北方伊蘭軍」，使當統治之任，一九一九年巴西，哥克斯鄉，與伊蘭政府間成立協定，因之達到特伊蘭有如爲英國之保護國化之野心，故英國承認伊蘭之「獨立」，而決定予以財政的軍事的援助。

伊蘭雖利用英國勢力而近去俄國，但國內依然在擾亂之渦中，地方之豪族各據一方，而一意伸張其自己勢力，俄國於基蘭裡海地方仍有堅固之地盤。

國亂出忠臣，於一八七八年誕生於散塔蘭之伊蘭救世主列薩，哈安由波斯之哥薩克隊之一士官而奮起，攻擊俄軍於北方，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入德黑藍，此即二月三日之苦替打，是近代伊蘭之黎明，從前潛沉澁滯之伊蘭精神澎湃而達於高潮，一九二一年列薩，哈安任國防大臣，一九二三年陞爲宰相，及阿弗馬特，西亞亡命歐洲，獨裁者之勢力名其實日升月進於隆盛，於茲乃確立近代伊蘭之基礎。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彼於戈列斯教宮殿行莊儼之戴冠式，稱列薩，巴弗拉維陛下而即王位。

列薩，哈安之第一事業，首先廢棄一九一九年之英波協定，第二組織國軍掃除地方豪族，第三改造國家實行產業立國政策，其結果如何在今日之伊蘭已可證實，與宿敵土耳其之關係至斯亦成大同團結，最近由土，埃，阿富汗，伊蘭之四國同盟，已成整個之精神同盟，而表示西南亞細亞民族同一之動向，漸進的改革，即伊蘭人所謂之安的進展，着着的在進步之中。

五

伊蘭人往往附加以所謂馬克路爾（有所誇耀）之形容詞，是伊蘭歷史的傳統所給予的無形遺產，此偉大之過去與最近百年之屈辱，對於今日臥薪嘗胆之伊蘭人，予以大而且強之原動力，並以伊蘭愛國的傳統，「王即國」之伊蘭的原則，將伊蘭之民心無遺憾的收攬之，糾合之，歸一之，統一之，而走入成爲國家之第一步，維繫民族之物，不僅爲一閃之劍光，必須皆感激於澎湃之民族精神，而且近代伊蘭之偉大，亦可謂之爲正在於此，伊蘭文化之父費爾特西以及卡殺爾王朝之先民，皆可以冥目矣。

戰爭與金剛石

金剛石世人皆知其爲貴重裝飾品，而尤有應知者，金剛石乃地上最硬物質，當此世界阽危之際，在工業上，國防上，金剛石均爲絕對必要之物，紐約前曾擧行全美寶石小商號聯合會及全美寶石批發商號聯合會之聯合大會，悉尼博爾氏演說謂因歐戰之勃發及中立國之備戰，金剛石之工業需要陡增，僅美國與加拿大所用於飛機，戰車，機關槍，潛水艦等武器之金剛石，每年即需二百五十萬喀拉（約六百萬美金）明年工業用金剛石恐益增加也，

二十餘年前工業用金剛石，殆不足數，現在則使用於工業上者約占全世界交易額之一成五分（即全採掘量之七成五分），又本年度金剛石產額，比去年約減少一成，美國本年前半期中所收要金剛石，比去年前半期所收買者，分量雖減，而金額則增一成三分云。



蘇伊士運河之各國權益

英國之歐亞要路

義大利對埃及作戰，其最後之攻略目標可謂是在蘇伊士運河。十月二十八日勃發之義希戰爭，亦是攻略此處而開闢另一途徑。無論如何，蘇伊士運河之地位，亦可視爲英國多年來歐亞交通之要路。攻略此處立即可於英國保護其近東，阿非利加，中亞，遠東之權益上，發生甚大之障碍。故英國設有必死之攻防陣，從其前線之馬爾撒，馬特路以至其南方之西爪綠地，整備有相當深之堅固防備線。義大利軍對之雖準備取進攻之勢，但以該地域自夏季以迄十月不適於作戰，十一月後四個月爲雨季，平素乾燥之沙漠地帶爲雨而凝固，故本月以後是義軍開始攻擊之絕好時機，蘇伊士運河爲英義攻防戰之舞台想亦不遠矣。

英國以一九三六年之英埃條約，而確保在運河地帶之駐兵權。在該地帶除設定八處空軍基地，以及今次大戰以來常駐之本國部隊外，更由濠洲，新西蘭，印度派遣軍隊，而置於中東軍司令官脴維爾將軍麾下，以圖强化其防備。

運河公司之組織

蘇伊士運河是在埃及境內，乃是由蘇伊士運河公司由埃及政府租借而經營之。於此暫不由軍略政治經濟文化的見地以檢討之，而僅略述該運河公會爲如何。蘇伊士運河是一八六六年由法國人列謝浦創設埃及有限公司，設本社於埃及，理事會置於巴黎，運河地帶事務所則置於運河地帶之伊斯邁利亞。運河之開通爲一八六九年，公司之組織是由其定章而決定。自創立之當初以迄今日殆無變化，資本金當初爲每股五百法郎，共四十萬股，於五分之利息外，並有分受總額純益金七成一分以上之權利。

當初此四十萬股中，法蘭西資本家占大半數，爲二十一萬股，埃及副王伊斯買爾，巴夏有十七萬七千股，其餘爲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德意志，比利時，俄羅斯，希臘等國之所有。一八九七年英國首相齊斯列利以實行其世界政策而注意及該運河之重要性，乃乘埃及副王財政窮困之際，使富豪羅斯卡依爾德將前王全部之股票收買，後更爲英政府所有，英政府一躍而爲大股東，而於經營運河上大有發言權。

一九二四年將各股各分之爲二，因之現在爲八十萬股，每股二百五十法郎，英國政府有三十五萬四千股，但以全體股東關係國家，除英國有大量之獲得外，餘皆未有多大之變化，此等資本股分，今日已漸代之以分配股分，此分配股分除未有如對於資本股分之五分 利息外，而有與 資本股 分相同之特權。

首腦者是外交官

公司之理事會握有經營運河之實權，故其權限極廣汎。理事長 自第一任列 謝 浦以來，任任皆爲法國人。副理事長則爲英國人公司之組織仍帶國際的性質，故理事長，副理事長，經營者，同時有爲別種外交官之意義，理事據公司之定章是由「於本事業上最有利害關係之國」，選出，其人數大體上是以各該國所有股分之多寡爲比例，自創立以來僅時有少數之變動，由去年起以去年前之法國人二十一名，英國人十名，荷蘭人一名共爲三十二名之原則，而承認埃及參加，即作爲法國人十九名，英國人十名，埃及人二名，荷蘭人一名，上級社員法國人爲五成九分，義大利人一成四分，希臘人八分，英國人七分，餘爲其他國人，中級社員全部爲義大利及希臘人，雇傭勞働者爲埃及人五成二分，希臘人二成，義大利人一成八分，餘爲其他國人。

運河通航量以一九三八年爲例，於三千四百四十萬噸中，英國船約占半數，第二位爲義大利占一成四分，第三位爲德意志占一成，日本則次於荷蘭，法蘭西，挪威，希臘而居第八位，約占二分。

英法之壟斷權力

由上述觀之，以股分關係、法國有過半數，英國次之。然而實際上利用運河，使運河公司得到甚大之收益者，首爲英國，次爲義德。義大利船舶之通航量所以達第二位者，是以亞比西尼亞戰爭以來，亞比西尼亞與義大利本國之交通頻繁。義大利於此次大戰前即主張運河公司之代表者，必須以利用國爲順序。而且主張依英法動輙以從來公司定章之「於本事業上最有利害關係國」的文句解釋之。於所謂資本關係最大之國的意義上，義國亦當有二名以上之理事。義大利更以公司收莫大收益，在初期資本主義時代亦是少見之事。股票之價值在最高時之一九三七年二百五十法郎之股票漲至二萬八千法郎，實達額面價格一百十二倍之驚異的高價。公司方面對之當毅然減低運河通過費，不當將大部分之收益分配於股東，而提議運河國際化然而英法終不容許此等要求。今次義大利參戰，故攻略運河，或可對於從來之運河體制予以澈底的改革。（本刊調查部）

重慶物資奇昂

據此間所得重慶消息，重慶物價，最近奇昂若狂，煙 酒等 外國 貨，囤存者，均已售罄，而新貨無從入境，外國僑民均大恐慌，其實例如：

啤酒	一瓶	二〇元
威斯基	一瓶	二〇〇元
荷蘭酒	一瓶	一八〇元
美國煙草	一袋	一二元
中國製火柴	一盒	三分
黃油	一磅	十三元

美國水兵現已自行造酒，名曰「重慶酒」係合酒精，砂糖，水而成，每杯價五元，又有「橘子酒」此係美砲艦磁拉號船員所發明，係用强性酒，橘汁，酒精，甘油，水，砂糖及薄荷油等混合而成酒，美國水兵皆以此爲珍品，痛飲以忘憂云。

世界時人誌

蘇聯外長 莫洛托夫

日本建川新駐蘇大使，於赴任前往莫斯科之時，曾以「吾是與莫洛托夫作友好的交涉」之語，而流露對蘇親善外交之意，及十月三十日建川與莫洛托夫已舉行第一次會見。

蘇聯外務人民委員莫洛托夫，今年五十歲，本名晤亞其變斯拉維，米哈依羅維茲其斯庫利牙賓，屬於大俄羅斯種，爲布爾扎維克之最有教養者，畢業於喀山中學及比德爾斯布爾庫之工科大學經濟科。故彼於革命前已在黨之最高教育部門及言論機關依斯維斯卡與布郎達，擔任編緝等重要任務。

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彼與史丹林皆爲列寧之直系而參與黨務。一九二四年任政治局員，被稱之爲史丹林幕下之要員。一九二七年就內閣首相（人民委員會議議長）之要職，以具有緻密之頭腦及教養，指導完成最困難之史丹林國內建設五年計畫，於此點上彼是國內第一有功之人。於去年五月三日以蘇聯外交大轉換而兼攝外務人民委員。當初兼任外長之時，人多視爲是以李特維納夫下台時之臨時措置，但史丹林所意圖之外交轉換，除莫洛托夫外尙無適宜人選。莫洛托夫之外交意義，由去年八月德蘇提携之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大轉換，而盡量發揮之。

所謂莫洛托夫在俄語有「槌」之意味，是革命動運時代之變名。但莫洛托夫之頭之範型似爲槌頭，具外貌有似日本之桂公。當蘇芬戰爭時蘇聯所製之爆彈，又有人稱之爲「莫洛托夫麵包籃」。總之，具爲外長之名聲較之於爲首相之莫洛托夫爲高，此即在國外有名評價之一證。

德國駐土大使 福恩·巴本

因義希開戰而更肆猛威之東地中海上之戰火，將波及土耳其乎？此乃世人注視之點。土耳其大總統伊諾紐之態度與德國駐土大使，福恩，巴本之一舉一動，使英國惴惴不安。蓋巴本，非一單純之外交官，且曾居大德意志之宰相地位。彼雖任駐土大使，然實爲希總統特派之巴爾幹探詢專員。故於德蘇英三角關係，所發生之複雜國際情勢之旋渦中，彼之存在，實使英國，心驚胆戰。彼於那其斯得勢之前，屬於卡托利克中央黨。一九三二年，代蒲律寧而組織內閣，於最右抗爭之激化中，彈壓共產黨，加强右翼獨裁。翌年認淸那其斯之勢力，與希特勒，福根培爾，組織國民協力內閣，於希特勒總理之下，居副總理之地位，兼任普魯士總理。

彼爲前大總統與登堡元帥所器重，故曾遊說反對那其斯之老元帥，勸其將政權，讓與那其斯，然彼於那其斯獲得政權後，幾作那其斯淸黨事件之犧牲，而其才幹，頗爲希總統所賞識，故當奧首相多爾斐斯被暗殺，反德空氣，極度高昂之時，被任總統之特派大使，前赴奧國。義首相莫索里尼，對此暗殺事件，亦極震怒，巴本，不但於德奧間，且於德義間，從事和解之大活動。且得以彼之靈敏手腕，解消義大利之憤怒，而開德奧合併之路。一九三九年五月，彼被命駐劄土耳其，其時土耳其與英國締結相互援助協定，傾向英法陣營。然彼於數月內，暗中活躍之成果，遂於今年六月簽訂德土通商協定，使英法當局，大爲狼狽。

彼奏凱而歸，與希總統商議對巴爾幹策後，即赴安格拉。義希開戰，彼於十月三十日，急赴柏林，傳聞彼携有關于處理巴爾幹及西亞之新協定案。

彼今年六十二歲，雖非純粹的那其斯黨員，然於現在那其斯政權之下，仍被重用於第一線，足徵其手腕之靈活也。前次世界大戰時，彼爲駐美陸軍武官，擔任大胆的諜報機關，頗著功績。其後在西部戰線活躍，升爲少佐，曾任土軍參謀將校，彼今在土耳其，當再敢行熾烈的外交攻勢，對付宿敵英國也。

希臘獨裁官 梅達克薩斯

希臘首相梅達克薩斯將軍，今年六十九歲，一九三六年以來，一身兼攝首外，陸，海，空，文等六相，蓋爲堪與兼攝五相之義首相莫索里尼相匹敵之獨裁官也，彼獲得裁權之直接契機，始自鎭壓一九三六年八月勃發之勞働者政治的罷工，然以開始獲得獨裁權而言。與義首相莫索里尼之法西斯蒂革命稍有相似之處，梅達克斯薩斯將軍，彼時以鎭壓紛爭爲理由，得國王勅許，解散議會與施行解嚴令，並頒布非常政治體制，其非常體制今猶繼續實行。希臘自一九二四年共和革命以來，至一九三五年之王政復古連續發生政變與陰謀，其規模最大者爲一九三五年二月之威尼塞魯斯叛亂，是年十一月，現國王高爾哥斯二世復位，政情始漸平靜，並因梅達克薩斯獨裁政府之樹立，遂暫告安定，梅首相，廢止議會，解散一切政黨。

效義大利，進行建設組合國家，竟以此而與奉爲師表之義大利相衝突者實屬滑稽可笑。

梅首相，原爲熱烈的王黨派，且爲德國兵學校出身之卓越戰術家，世人稱之爲「小摩爾特克」對于政治，亦極精明，故由其個人的政治思想而言，當依從德義方面，然因英國之壓力太强，遂致發生今日之結果，義大利軍，以決河之勢殺到國境，今梅將軍，發出總動員令，激勵國民，謂：「一死報國之日已臨，婦人孺子亦應爲希臘神聖的傳統而戰」，懷去夏德軍取進攻態勢之前，波蘭史密克利元帥，亦曾作同樣的呼號，然而錯誤外交之責任，究不能以鼓舞激勵國民而彌補之，蓋挑撥者應自負其責任，是以希臘，萬一不幸，則其自滅之道，與波蘭無稍異也。

倫敦之張皇

遺失物件以瓦斯口罩爲最多

德空軍之轟炸英本土，日趨熾烈，夙以鎭靜見稱之倫敦人士，亦漸皇張失措，市內遺失物件，日多一日，據十月十八日倫敦每日電報載稱，最近遺失物品最多者，爲對於空襲所最關緊要之瓦斯口罩，當最初空襲之時遺失者，以洋傘，書籍，手皮包等爲最多及轟炸日趨猛烈如今日，如洋傘書籍等所謂無用之長物，想已無人再携之步行，故遺失物之中，已不見此等物之形迹，而以無人不帶之口罩占最多數，夙講體面之英國今已難再徜徉闊步保持其紳士的體統矣。



西南亞細亞之動向

確立在東亞以日本爲中心的共榮圈，與乎建設在歐洲以德意爲中心之新歐羅巴上併行或對立，而與共產主義之蘇聯圈，金權民主主義之美洲大陸。將世界概可區別之爲四大集團。此四大集團之各個互相鬥或提携或對立，又或妥協或抗爭，而決定今後世界之動向。此等推測蓋已成爲今日有識者之定論。然而於歐亞大陸上有不加入東亞圈，歐洲圈以及蘇聯圈，而與此三圈皆有深刻關係之地方，此即所謂近東地方，亦即阿富汗，俾路支，伊蘭，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巴勒斯坦，克拉克（外約但尼亞），阿剌伯等世界古代文明發祥地是也。此等地方將入於東亞圈乎？或將被蘇聯圈所包羅乎？抑受歐洲圈之支配乎？此種疑問已集世界之視線，而成爲今後之問題。於茲一敘該地方之近況，以供讀者之參考，蓋亦非於事無補之舉。

西南亞細亞之範圍

該地方向即用所謂近東地方之名稱以迄於今。所謂近東（Near eart）是歐洲人之稱呼是以其爲近於歐洲之東方。又以日本爲中心之太平洋沿岸地域稱之爲遠東，但就吾人言之，歐洲人所稱之遠東是近東；而近東則眞正是遠東。舊有之名稱對於新興亞細亞實不合體，東亞既以日本爲盟主而勃興而自主。甘心服從歐洲人名稱之時代已成過去。東亞民族對於世界之各地方，即當分別予以自主的名稱。所以吾人對於從來之「近東」當稱之爲西南亞細亞，即以帕米爾嶺爲中心將亞細亞四分爲東西南北，意欲稱爲之西南亞細亞，西北亞細亞，東南亞細亞，東北亞細亞，將如斯之名稱決定爲新秩序下之用語而用之以觀察亞細亞而與向來之觀察有別。然而於茲所稱之西南亞細亞，由於任何地方而亦可說明以伊蘭爲中心。

西南亞細亞之國際政治

西南亞細亞國際政治上之位置，自前大戰之前後即先分的增加起重要性，前次大戰時，以俄羅斯與英吉利之契合，於一九〇七年締結分割波斯（即今之伊蘭）之秘密協定此是以德意志之三B政策（貫通柏林，巴格達，孟買之經濟政策線）之巴格達鐵道，將延及伊蘭，威脅印度，於此威脅前，英俄兩國分割伊蘭，而設中立地帶於中央。是以所謂殖民地分割協定，而脫出德意志之包圍。英吉利之立場本來是絕對的拒絕他國侵略或占領其三C政策（開羅，好望角，科倫坡線）。西南亞細亞之石油以及寶庫印度，因之先與久欲求不凍港於印度洋，波斯灣而與英吉利漸起衝突之帝政俄羅斯間，締結勢力均衡之協定，而欲以之對抗德意志之三B政策。此即上述二分伊蘭協定之所由來，然而帝俄由內亂而崩壞於戰爭之末期，西南亞細亞於戰後遂完全入於英吉利之勢力範圍。於伊蘭地方發見有英國駐軍，但以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間，蘇聯政權擴大其勢力，於所曾稱爲俄領之高加索與土耳其斯坦方面，擴大所謂共產政權。該地方於共產主義之勢力下，漸漸形成蘇聯化，一九二四年英吉利不得已毅然而將駐伊蘭之英兵完全撤退，其間西南亞細亞地方曾以伊蘭爲中心而陷於錯雜混亂狀態。一九二〇年英國先撤退巴庫之駐兵，迫一九二四年伊蘭全土之英駐軍完全撤退後，蘇聯始將以因髏里港爲中心之白色艦隊驅淨，而掌握裡海之制海權。

蘇聯之西南亞細亞政策

蘇聯對於西南亞細亞之外交政策，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之所謂對東洋及東洋之回教徒的宣言中，已有所表示。該宣言之大要如次：

一，對於土耳其，伊蘭，阿富汗，予以自由獨立之裁量權。

一，帝政俄羅斯所曾取得之不正當的特權全部撤廢之。

一，廢除奪取君士坦丁之密約。

一，南北分割伊蘭之英俄密約亦廢除之。

一，今後援助英國壓迫下之阿富汗印度的民族獨立。

蘇聯以上述宣言，試對該方面之英國勢力予以壓迫，迄今在表面上似乎尚在援助西南亞細亞各民族形成國家組織，對於回教徒於此點上，在二十年間尚可謂履行其宣言。

但在與東洋之回教徒宣言下，而與蘇聯領內之回教徒之約法，即所謂對回教徒保障信仰之自由，彙重傳統之習慣之宣言，實際上已等於具文。彼等一切之機能被彈壓，奪去信仰上之自由，禁止集合，並破壞其他一切之傳統思想習慣，而努力使之爲無宗教化，此點蘇聯不得不受出乎反乎之責難。

蘇聯可以說是絕對的對土耳其，伊蘭，阿富汗予以壓力，此即是欲求不凍港之俄羅斯的傳統方策。最近蘇聯對西南亞細亞政策

似乎將再返於彼得大帝之夢，所謂彼得大帝之夢，即第一由黑海以取君士坦丁，而出地中海，第二由高加索出波斯灣以赴印度，第三由土耳其斯坦經阿富汗以赴印度，以此三路線而達印度，則雖無英國所有之金鎊，亦可以大有所為，最近蘇聯將彼得大帝之遺事揭出，而製成彼得大帝影片，大事煽動向國外進展，而鼓舞國民之士氣。

曾於一九二四年以至二八年，三二年，土耳其由蘇聯經兩次借款約四百萬金盧布，因此關係一九三五年以前之土耳其，可視如蘇聯之傀儡或半屬國，在今日則更可視為英法之傀儡。

蘇聯對於伊蘭，自一九二四年以來，以經濟力豐富之伊蘭北部地帶，與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地理上更接近之肥沃的農業地帶為目的，而努力使之置於其經濟的勢力下。所謂伊蘭北部之阿賽爾拜吉揚，比蘭，馬什得蘭愛斯特 拉巴德，后山 等五州。其人口為全伊蘭之六成，農產物又占全伊蘭收穫量之八成。此伊蘭之重要農產物地帶，即是所以育成伊蘭經濟之地方。但地理上則為不能不依存於俄羅斯之地域。伊蘭為欲脫去該地域的蘇聯依存性，而着手敷設南北縱貫鐵道。於一九三八年已完成之。從前由北部農產物地帶用汽車載運棉花類於波斯灣，其行路須三日，今由此縱貫鐵道運輸，則僅須二十五小時，但冬季則被雪所侵襲，故仍不可謂有充分之便利，雖努力於擺脫依存蘇聯，利用波斯灣增進對外貿易，而求活路。然而以中部伊蘭有 沙漠地帶 之障碍，刻尚於 輸送上不能期為完璧，故北部農民如不依存於蘇聯，則不能解決其吃飯問題，是以今日之現況，蘇聯是以多年來貿易上歷史的優位性以臨伊蘭，伊蘭則以種種之努力而欲脫離蘇聯之經濟束縛。

伊蘭方面雖相信蘇聯依照其所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對回教徒宣言無領土野心的原則而尤未敢出於領土之要求，但如今日之時勢，一紙宣言可視為廢紙而棄之，然而伊蘭人於十五年來，其民族意識已完全勃興普及強化且有國民的自覺，軍備之充實，完成其國內統一，充實內政與教育，絕非為前次大戰時無政府，無指導理論者之時代可比，故不能以為蘇聯稍加以強壓而即崩潰，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以伊蘭為中心與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的西南亞細亞四國同盟，締結薩特阿巴特條約，因之西南亞細亞已有橫的連繫，在休戚與共之今日，對於蘇聯之高壓，其抵抗力亦不能出以一國之力量。

伊蘭國皇太子之陸軍檢閱

列薩皇帝之革新政策

土耳其曾偽裝為蘇聯之半屬國，今日又在偽裝為英國之傀儡中，以圖強化自國土耳其從外交上之現實問題不得不取如斯之步驟，以此最有訓練之國，而巧妙的周旋於國際間，然而伊蘭則不斷的受蘇英兩大國之壓迫，對兩國之認識雖有相當之明瞭，但其國民則尚不明世界動向，而且自高矜持為文化國民，多議論而無所事，列薩皇帝則敢然更改此伊蘭之傳統習慣，不斷的努力矯正其國民性，伊蘭有所謂「巴斯法爾德」之語，此語有「後日」之意義。雖然說「後日」，然而至期則又設詞推塞。在我國亦有「明天再說」之語，一切之事，皆以此語而脫延時日。列薩皇帝則斷乎不取所謂「後日」之言詞。據傳某大臣以誤說「後日」而擱置事務致被列薩皇帝呼出而斬殺之。

列薩皇帝身量出衆，率諸大臣以處理國家大事，以迄於今，從來是和平的，富於理智的。以領導從任何方面亦可視為墜落之國民的精神觀之，較之土耳其是漸進的。例如土耳其之一次廢除阿剌伯文字採用羅馬字但於此當然發生許多阻害與困難，伊蘭則不是如土耳其之一舉而改革之，而是從改革教育着手，逐年順序以進行改革。



伊蘭首都德黑蘭之近代工場

伊蘭人口一千五百萬。列薩皇 即位以來，國運逐漸昂揚。已採用徵兵制度，以期強化國力。然而其經濟部門多被英蘇所占據，如有名之石油，全產額百分之八五（約四億元）被英國所占據。北部農產地帶之棉花。大半在蘇聯之勢力下。人種為以古代印度日耳曼為中心，而混有都蘭民族及阿剌伯人。至伊蘭國名之由來，有謂為伊兒汗之轉訛，亦有謂為雅利安（高貴之民族）之轉訛。

註：地圖中之德里蘭為德黑蘭之誤

——本刊論說部——

德國保護下之捷克之軍需工場



斯哥達工場所製之砲彈

在東部戰線之波蘭，及廣汎的西部戰線，實行壯烈的電擊戰而獲得空前輝煌戰果之德國國防軍，其所以獲得勝利者，優秀的兵器，蓋爲唯一原因也，德國工業，尤其軍需工業與國防軍之將兵及後方國民，同樣充分發揮其威力。

著名克魯布，萊因美達爾乃其他多數德國軍需工場，均有偉大之成績，而此種工場，即於因一九三八年三月捷克之保護領化而成爲德領之倍門及梅林（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等地方亦有之，其中最有名者爲斯哥達工場，布拉古鐵工業公司及威特哥維次鐵工場等。

世界最大之斯哥達工場

捷克政府，對華輸出斯哥達之兵器，蓋爲捷克政府重要財源之一。然斯哥達，並非單純的兵器工場，其事業範圍之廣，決非世界任何工場所能比擬，有大型鍛工物及鑄造物之製造，並有製糖工場酪農場，洋灰工場，瓦斯工場及其他各種工場之設施，此工場積極經營者，尙有三和土製之建築物及製造橋樑用之鋼鐵骨組。

斯哥達工場，可製造陸海空用之各種交通機關，如火車，電車，電氣機關車，長途汽車 載重汽車，乘用車，蒸氣式及內燃式輪船，牽引式飛機及各種航空機等。

電氣機製造部門，製造各種電燈電熱工場用之設備，製造高壓低壓之各種電氣裝置，其他細小部分品等之生產，年及數萬。

此種工場，尙有重要的重工業部門，即如上述斯哥達工場，以製造軍需品而知名，該工場製造大砲及砲彈，大砲及彈藥之運搬機，戰車與軍用機，及其他軍需工場用之各種機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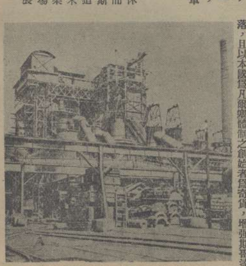
斯哥達，聞名天下，蓋自世界大戰時始，與一九一四年大戰勃發，同時在畢爾聖製出之著名三〇•五生的榴彈砲，壓陷比國要塞，三八生的之榴彈砲，亦爲彼時製出者，其一系統，稱爲「拔爾巴拉」，其他系統，則命名「古多倫」，此三八生的榴彈砲，使用於各戰線而使匈牙利帝國之巨大軍工廠斯哥達，馳名天下。

關於斯哥達工場之歷史

探究斯哥達大工場之前身，係於一八五九年，瓦爾多休塔因伯爵，以之爲設立於寨多里次之大企業之一部分工業而在畢爾聖建立者，一八六六年艾密爾，斯哥達就任廠長，斯氏爲波希米亞人，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八日，生於畢爾聖，迨後，彼被稱爲利塔，福恩，斯哥達列入貴族，生長於波希米亞之一舊家，在蒲拉古與卡爾斯爾哥之工業大學，學習工業後，即在德國各工場，擔任技師長數年，其後在斯哥達工場任廠長時，該工場尙爲職工不足三十名之小工場，逐次發展而成爲匈牙利帝國之最大重工業工場。

一八九九年，斯哥達工場，因得財政上之强固的基礎，改組爲股份式，自一八八六年至大戰後之匈牙利帝國瓦解，則專營製鋼所，遂成爲工場之中心，然此部門內，尙有多數德人技師活動，一八九〇年，開始製造軍需品，其後進行事業計劃，至世界大戰當時，突飛猛晉。

一九一八年以後之時代，法國當局，利用貨幣價値之跌落，且以本國爲凡爾塞體制之創始者爲奇貨，增強斯哥達工



克拉特諾特所製鐵所之鎔鑛爐

場之支配權，【該工場之股分，大半爲法國休奈德工場（猶太資本）所有】，藉以擴充本國軍備。

捷克，成爲德國保護領後，該工場爲德國一大軍需工場而再生，占德國輸出力之重要部門，現在該工場加入赫爾曼戈林工場組織，與德國國內及保護領內之重要重工業公司，取同一步調，擔當德國國防之一端。

該工場，積極經營，不遺餘力，近又設置模範的試驗所與多數近代的實驗室，從事研究一切。

處理貧鑛之布拉古鐵工所

舊捷克領內，除斯哥達工場外，尚有一大工場，即布拉古鐵工業公司是也，該工場創立於一八五二年，素爲追溯「阿達爾培爾特」冶金工場之古老工場，以庫拉特諸附近之煤礦與布拉古西南方努奇次礦石出產爲基礎，此窪地之含有燐質鑛，在最古時代，被特馬斯法所處理，今日所謂特馬斯休特爾者，猶爲庫拉特諾製鐵所大特產物。

冶金工人，如是處理波希米亞方面之貧鑛，數年來一般專門家，竟認爲布拉古鐵工業公司之一大業績而加以定評，此貧鑛處理方法，今被隣爾基塔之赫爾曼戈林工場所採用而大規模的實行。

該公司，合併數工場，以收買及其他方法，收歸自用而擴大之，更在東奧瓦，休列其亞方面，可以獲得焦炭供給之基地，於今日此種企業之下，除上述庫拉特諾外，尚在凱尼希斯霍夫，利布希次，畢爾聖等地，有大工場，製造各種製鋼鐵品及鑄造物，此類製品，運往世界各方面，平時輸出額有全生產之三分之一，然今日該公司，舉其全力，充實德國國防軍之需要。



伊蘭國王因廢止英文而改用伊蘭文之煤油車

龐大製鐵所威特哥維次

距今約百年以前，威特哥維次村，有一煉鐵工場，爲奧爾密次主教所建，發展至今日，已爲世界最大製鐵所之一。

該製鐵所，在國內，確保煤與焦炭之產地，每年得數百萬噸之供給，並在斯洛伐克及瑞典，擁有鑛山，能舉此種高能率之大製鐵所，雖未能在類如捷克，斯洛伐克之狹小領土內，十分活動，但自捷克成爲德國保護領後，與德國重工業部門，互相協力，且於廣大範圍內，可以發揮其全能力。

該製鐵所，因於籌辦鑛石原料，而依存外國，故須以輸出獲得外貨，因此對於輸入原料，輸出必要程度之製品。

由一九四〇年一月之業績觀之，使用第五號熔鑛爐，能力極大，而由現在設施觀之，則已發揮意外能力，據云，一九三九年度，較上年，增進能率百分之五十，但不擴張工場故不能發揮更高之能率。

該製鐵所，除有多數小工場外，尚有工作熟鐵之機械製作所，及其他多數工場，且副產物之處理工場亦甚多。

又製鐵所內，敷設鐵路，長約一四五公里，並有船舶隊航行奧迭河，運入瑞典方面之礦石。

該製鐵所，與德國赫爾曼戈林工場協力，有裨於德國重工業之發展，與大德意志國之興隆，殊非淺鮮。

（本刊調查部）

歐戰片段

英防空氣球飛飄各地

倫敦以防空氣球防德國空軍之侵入，但因德空軍占優勢，氣球已無所用，最近因烈風之故，有氣球四十個，鋼索斷，順西風越英法海峽而東，其中七個，在丹麥，經德國地上部隊發見射落之，其餘則飄零各地，因其繫有鋼索長尾，故各地動力線及電話線等多被鋼索切斷，因而發生混亂，此等氣球繼而出現於瑞典，瑞京高壓線被破壞，斯特哥爾摩中央發電所已不能發電，莫塔拉（瑞典）放送局之天線亦被切斷，現已不能放送云。

比國向德投降之眞相

比國皇帝寥波德三世，以比軍之降服，致遺悲劇之話題於世界，而爲德軍所幽禁，皇帝究因何故而宣告無條件降伏乎，當時法國國務總理雷諾氏用無線電廣播謂：「余茲以一大事件告我法國國民曰，比國皇帝，已放棄對德抗戰矣，此實史上未曾有之奇怪事件也。………」此事遂成世界一啞謎，直至最近，其眞相始漸明瞭，緣當德軍開始進駐比荷兩國時，皇帝曾分派密使於兩首相處，提出「英法聯合軍能否以三十萬兵救援比國，聯合軍有無戰勝德軍之自信力」等數條質問，聯合軍均以「否」字答之最後且謂：比軍如能與德軍相持一個月，則救援可望，而當時比軍抵抗德軍之力，卽半月亦不能，遑論一個月乎，皇帝決心無條件降服於德，其原因實在乎此耳。

英國載十二架機關槍之飛機

德國空軍之爆炸倫敦，日見激烈，義國空軍精銳，亦加入其中，期將英國首都，與以澈底破壞，而英帝國亦以其精製之嚇喀哈里建及斯批特費阿等優秀戰鬥機與之相抗衡，哈里建機兩翼能載機關槍六架，斯批特費阿，則能載八架，而英國空軍猶以爲未足，最近更將哈里建加以改造，合計能載機關槍十二架，操縱者，一按機關槍電力關鍵，則十二架機關槍，卽一齊發射子彈，一分鐘能射出數千發，此機如與德國空軍之美塞休米特機，單機相搏，則必演出空前之空中劇戰，世界對此咸爲注目云。（完）

民族鬥爭的展開

本刊論說部

希特勒總統，以前因爲民族的名譽，在法國作戰終了後，在康皮恩森林的有歷史性的火車裡，和法國講和，一雪二十一年前的恥辱，然而此次或許又被和從前同樣的心理所動，在命斯達市開始爲終結目下進行中的戰爭的講和條約，打算雪辱三十年戰爭後的屈辱講和條約是希特勒總統內心的宿願吧。

總而言之，像德國的聖典「我的鬥爭」所明示的那樣，現在希特勒總統是以日耳曼民族的制霸爲目標而戰爭。

反復的民族鬥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是有政治的紛爭，經濟的戰爭，軍事的對立等等的綜錯交合可是把這些條件，引誘到戰爭的破局，終於惹起不可挽救的悲劇的動機，無論怎麼說，也是民族的鬥爭。在塞拉然服的街頭，襲擊澳匈王國皇太子的塞爾維亞青年，是代表首斯拉夫民族全體的感情。他在一九一二年的巴爾幹戰爭，被塞爾維亞，保加利亞，門的內革羅聯合軍給與土耳其的壓倒的打擊所刺激，企圖和在墺匈王國的日耳曼民族的制霸相鬥爭，結果使這個終於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前次世界大戰以聯合國的勝利而結束，可是現在日耳曼民族欲打破亘二十年之久的盎格羅撒克遜民族所加的桎梏，又以歐洲大陸的制霸爲目標而戰爭。

狡獪已極的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傳統的侵略政策，表面上揭示「平和」「自由」「協調」等美觀的招牌，其實，他的內裡正和這完全相反。對不隨從盎格羅撒克遜的國家，他們的常套手段，不是以鋼鐵就是以恫喝來威脅。

盎格羅撒克遜民族，就是在那國是正義是輿論的時候，他們也不放在眼裡，一直到現在執拗的加以經濟的政治的壓迫，海賊一般的盎格羅撒克遜民族，僅僅對服從自己的民族，費很大的力量，施捨給少許的恩惠和自由，他們就管這個叫做「自由」，並且就是在敢行極侵略的政策的時候，也取「保護」這種美名的防禦的態度當做口號。

英國的極東政策，印度政策，歐洲政策近東政策，都是用這種老獪已極的手段來操縱。

想不到，和希特勒總統的抬頭同時，德國依據全體主義的力量，首先打破了根據於盎格羅撒克遜型的凡爾賽條約的舊體制。一直到現在，在舊體制下，飽嚐「無餘裕的國家」的苦味的日耳曼民族，和新興義大利混然一體，向歐洲新秩序的建設，邁出堂堂的步武。

然而德國和義國的全體主義的進軍，也決不是容易的事。在他們邁進的路途上，有種種的障碍存在。就是欲維持舊秩序到底，不讓盎格羅撒克遜的霸權失墜的英法兩國，遇事便試行阻止德義兩國的前進。

然而妨害國家全體，民族全體成爲一個全體而邁進的德義兩國，到底不可能，現在就很現實的實證着這個。

血比水更濃

這在亞細亞也是一樣。常用「自由」，

「新興德國」的農業政策

國家是民族協同體的手段，這是納其斯的思想，民族協同體是德國人的血的協同體，所以是民族的信仰，意思，行動等一體化的表現，例如產業公會，不是使它合乎它的目的那樣做的團體，莫如說是由於成爲對於人種附以條件的社會的生物學，所構成的一個有機體，那麼民族協同體怎樣出現呢？

是勞動「在經濟的反映上，成決定的是勞動」，像耶斷說的這樣「主張民族的人格而使之發展的就是國民的勞働」

所以不想蓄積財富那樣的事，在這必須看出納其斯的實際的經濟觀，在經濟上，民族協同體可以說是社會的勞働的協同體，我們不是爲一個人而存在，是成一個勞動的協同體而存在。

在那其斯德國，土地和勞働的關係，是不可分的關係，土地是造成我們所說的財貨的素材，換句話說，就是由人的勞働所獲得的東西的根源。就是農業政策，既然算是政策，就不能出了基本的政策觀，然而像英國經濟學者想像的那樣，超過純經濟觀，不單以農業爲對象，以民族協同體全體爲對象，換句話說，不外乎是使民族協同體發展的手段，努力維持農民使農有用於民族全體的發展，這是納其斯的農業政策，想法非常是全體主義的，由這一點看來，也可以說是全體主義國。

「平和」的僞面具，在過去三世紀間，伸張侵略的魔手的英國，不能抗止日本伸展的勢力，現在，從極東一步一步的退後下去了。

可是即已像預想那樣，英國被從歐亞二洲追逐的時候，盎格羅撒克遜，果將逃往何處？最近由以美國爲中心的情勢來判斷，英國逃往加拿大大體是確實的，這也是打算把加拿大和美國變成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天地吧。

像「血比水濃」這句格言那樣，美國將爲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選士，努力維持西半球的霸權吧，可是在稱爲「人種的坩堝」的美國國內，也住有相當多數的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更加千三百萬的黑人也具有不可侮的實力，不一定能像盎格羅撒克遜民族所預料那樣進行。

並且美國揭着「門羅主義」的招牌，自居爲南美諸國的守護者，可是她就是能把握着經濟的霸權，到底也不能得着民族的霸權。

這個原因，就是因爲在歷史上自古以來南美諸國和歐洲大陸有緊密的聯結，所以在民族上看來，拉丁，日耳曼的勢力也非常的牢固。

現在美國不僅以空前的國防計劃奔命於西半球軍事的霸權的確立，更在經濟上欲以一大金融企業的聯合，制南美諸國財政的死命，可是她的成功，不僅是由於西半球自身的經濟關係所能辦得到的，如果無視歐洲，亞細亞的存在，恐怕不會成功吧。這麼看來，在西半球盎格羅撒克遜的制霸，可以說是言易行難，在這，盎格羅撒克遜，日耳曼拉丁諸民族的鬥爭，也不斷繼續的。

在這不可不注意的就是在國際金融界，潛伏莫大勢力的猶太民族的動向。

被德國追出，從波蘭被放逐，又捨棄了法國和英國的猶太財閥，現在像潮水一般逃避到美國，於是和早已在新大陸紮下根幹的美國系猶太勢力相團結，專爭講求和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提攜，還在打算湯他制霸世界的陰謀。

蘇德阿拉伯王伊布恩，蘇德

奮起的阿剌伯民族

其次值得注目的是乘世界的大動機的機會而展的阿剌伯民族運動。

形成訊阿剌伯運動中核的伊拉克和阿剌伯的同盟，在一九三六年成立，同年來在巴勒士登勃發，阿剌伯人排英騷亂的時候，阿剌伯民族四國王，即，蘇的，阿剌伯的伊蓬蘇德王，推外約但的阿米爾王，伊拉克的剌的王，也門的伊瑪木王，互相團結，出頭干涉這問題的處理，和那同時阿剌伯民族 占絕對優勢的埃及，也脫離英國的羈絆而獨立。

像這種，歐洲大戰的結果，分裂成幾個小國的阿剌伯諸國，再將要和昔日的弟兄們握起手來。所以在現在說，他們的國境線也就僅僅劃在地圖上罷了。

阿剌伯民族的漸趨緊密的一個證據，就是在巴勒士登騷動的時候，由阿剌伯人醵出數千萬美金的巨大金額，爲援助從事於排英運動的阿剌伯人，從埃及，也門，伊拉克，外約但，漢志等各地寄送到多數的資金。

阿剌伯人的排英運動，到處都發生，無論在伊拉克，或則在列派能，英國人經營的商店，完全被破壞，在達馬士革結成了反英青年同盟。

一九三五年，義大利開始攻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英國鼓動國際聯盟實行對義經濟制裁。因此兩國關係，異常緊張，大有發展到戰爭的情勢。在那時候，在埃及的首府開羅勃發一大排英運動，在這背後有欲脫離英國羈絆，不可侮的阿剌伯人勢力在活動着。

這種排英騷亂漸形尖銳化，一直執拗的繼續到翌年四月。於是在五月總選擧之際，因爲反英派的窪夫得黨勝利，成立反英色彩濃厚的新政府，埃及獨立的機運告熟，結果同年十一月埃及遂完全獨立。更在此次戰爭，埃及對義大利頗表示好意。

和這相前後，叙利亞也脫離了法國的統治。可是法國人由於白人的搾取的根性，並不讓渡叙利亞國境的列派能這種比較豐富地方的統治權。

叙利亞國民和大部分的列派能人都相信原來屬於叙利亞地方的應當返還給叙利亞。實際上法國也很知道在經濟上，民族上，叙利亞和列派能有不可分的關係。可是法國一

由現食糧 農林大臣 達雷 所說的話，來看一看新興德國農業政策的具體的內容：「如果打算把一個國家，建設成有機的構成體的話，必須由血和土的思想去建設，這件事情必須以農村的人們成爲建設國家的基礎才能達到，就是農 民有下 列兩 個任務：（一）農民必須成爲全國民生命的動力。（二）必須成爲更新國民的血的源泉。

由這件事能成立下列三個具體的政策。

第一，將宗義於健全之土地之農民，造成爲民族協同體之基礎。

第二，依主產力之向上，農業市場之秩序 化，充實 民族協 同體之食糧。

第三，因農民係民族之基礎，故使充分發揮農民勞動之價活動力。

第一個問題就是那其斯的土地問題。大體於德國，到中世期以前許可土地爲家族的財產。可是這家產制度漸漸的崩壞，到十八世紀末，成了農奴的解放。這在承認農奴個人的人的自由這一點上，有社會的意味，然在結果上看來，在土地上，也發見了和動產一樣的財產觀念，土地亦行買賣化，對農民招來不幸，這是血和土的關係的崩裂。

像希特勒說「國民的第一而且最後的代 表就是 農民，指導 國家的任務，在於先把這成爲最重要的國民要素的農民，用所有的手段來維持」。這樣的血和土的觀念，由這種觀念保護農民。於是承認世襲農地，爲扶養一家族所必要之土地之面積，大約其標準爲七陌半，世襲農地不許分割，因爲不許分割，爲使相續人爲一人之

面維持列派能的支配權，一面使同國成爲國際聯盟的一員，爲獲得有利於法國的一票，把列派能從敘利亞切離下來。

這個證據，就是列派能的代表都是法國氣的基督教徒，沒有一個回教徒加入，由這也能看出法 國的眞意。所以夢想聯合敘利亞，列派能，實現大敘利亞國的回教徒的不滿，相當深刻，阿剌伯民族的排法感情不得不更尖銳激烈化。

反英運動擴大

隨同敘利亞獨立問題，發生亞歷山大果他問題，這也是在近東不可輕視的民族鬥爭的一個例子。

亞歷山大果他問題是在敘利亞北部國境山家之克自治州，法國和土耳其的紛爭事件，在這地方占優勢的土耳其人，憤慨敘利亞國獨立，結果置於敘利亞的統治下，得着土耳其本國的支持，向法國要求完全獨立，法國推說須由國際聯盟裁斷這問題而回避責任，結果事態惡化，以至於到了土耳其軍出動的亂局。

這次歐洲大戰，是以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爲目標而戰爭，這種色彩及至漸漸明顯化，近東的民族運動也愈激烈。

尤其是德義樞軸的壓倒的勝利，不能不非常刺激從來屈服在英國勢力下的阿剌伯民族。最近由駐在敘利亞某國外交官所得的情報，也在證明着這種消息。

即伊拉克，蘇的阿剌伯等阿剌伯民族國家，協力支持敘利亞獨立，向在敘利亞的法國當局，要求獨立。

敘利亞的法國當局，在本國政府單獨講和當時，不承認偏丹政府的措置，取繼續抗戰的態度，以後不久變更態度，爾來在偏丹政府下行動，現在已經盛行壓迫在住敘利亞的英國人。

例如禁止徵兵適齡的英國人出國，監禁多數英人，或則拒絕駐比利時英國領事在當地執務等等，不論在什麼事，都妨害英國人的行動。可是爲報復這種反英政策，最近巴勒士登的英國政廳拒絕批准和敘利亞的通商協定。

結果，敘利亞非常缺乏物資，鄰國伊拉克對敘利亞的阿剌伯民族非常表示同情，對敘利亞的法國當局，要求承認敘利亞獨立，以物資的供給當做交換條件。

總而言之，對敘利亞獨立運動，伊拉克和蘇的阿剌伯都從背後在盛行援助，這種情勢在全阿剌伯人之間也漸漸澎湃，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化爲敘利亞獨立運動的中心，白日堂堂在街頭舉行示威運動。又阿剌伯全民族，對因英國的魔手而被捲入戰爭的埃及人頗表同情，要望阿剌伯人的阿剌伯的呼聲，已遍於各地。

東亞民族的使命

好像和這種阿剌伯民族的勃興相呼應，在蘇聯屬土耳其斯坦地方的回教徒韃靼族最近也漸覺醒於復興，中國邊疆地方的回徒也被蒙古族的最近顯著的抬頭所刺激，現在都在等待着時期的到來。

再把眼光轉到南方，印度民族向達成獨立而努力邁進，泰國民也熱狂於民族意識打算擺出舊歐洲勢力的桎梏，荷印羣島的土着民族近年也漸漸自覺爲大亞細亞民族的一員



都蘭斯約爾坦之阿米爾王管下之阿剌伯騎兵隊

現在以歐洲舊大陸爲舞台，正演着日耳曼，盎格羅撒克遜，拉丁，斯拉夫等諸民族的歷史的一大殺戮悲劇，他方，美國乘其空虛而虎視眈眈，假藉維持舊秩序的名義，窺伺對亞細亞達成野望的機會。

處在這時期，爲確立東亞共榮圈，貢獻於世界新秩序是我們東亞民族的使命，所以決心擔當這重大的時局，不要忘了東亞民族光榮的共同責任。

一子相續制度。在這以外的，一直到成年止，有受相續人扶養的權利。又世襲農地不得買賣，也不得作爲擔保。

第二個問題，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達雷宣言才得窺知：

一，健全維持土地。

一，增高農耕的收獲。

一，由間種使收獲在二年間成爲三倍。

一，維持家畜，正當的利用。

一，沒有導入機械的强化，便沒有生產向上的强化。

一，沒有農業勞動，國民就得飢餓。

納其斯黨勃起的時候，德國正在鬧着恐慌，希特勒首先用力於農民之救濟和失業者的救濟，他說「農民和農業者不是企業家」，由景氣的影響中保護農民。一九三三年九月的穀物價格安定法是穀物的最低價格制度，不許在那價格以下買賣，那個方法規定着，在全國設置價格區，依時間和地方各個規定價值。

第三個問題，是衛生設施，娛樂設施等社會設施。因爲前述的恐慌，整理負有經濟的傷痕的農民的負債，成爲先決的問題，一九三三年發佈强制執行猶豫令，因爲還不算圓滿，又於同年六月公布農家負債整理法，由這個，農民在經濟上得到了救星。

現在成功於增產計劃，在食糧上和前次大戰，事情大不相同，在新獲得的領土是不得而知了，可是在實行民族協同體的德國領土，我想恐怕不會發生食糧的困難的。

（本刊翻譯部）

上海白人領袖沙士溫的逃亡



國際上的通用語「沙士溫所見棄的國家的將來，是可想而知的」，說不上這是誰說出來的話，回顧猶太王國滅亡後，從巴勒士坦逃出來，涉渡過特來德（現在的西班牙）巴格達德，孟買，倫敦，再從孟買到香港，上海，將够一千三百餘年的沙士溫家的歷史，也不能說這句話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照猶太社會的話來說，沙士溫家是猶太王達維帖的直系，那麼說來，敢情在百年前逃出巴格達德，在孟買有一個建立名叫達維特，沙士溫，安得，康派尼的商社的，說起來很古，提起來沙士溫就是那着眼在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的鴉片上的達維特，沙士溫。

因鴉片致富的猶太人

成了英國的貴族

在中國却說「一兩鴉片一兩金」。這就是把這麻醉藥喚做白金的別名的原因，栽培那高價的鴉片原料罌粟，英屬印度的風土最爲適當，這連小學生都知道，對利益特別敏感的沙士溫，趕快由英國的印度總督買收鴉片專賣權，繼續的把鴉片運送到中國，獨佔的博取巨利。

在這時，起了鴉片戰爭，前後繼續了四年，結果終於中國的大讓步。在這，達維特沙士溫派他的兒子野利壓私到中國，從中國的官吏方面收買輸入鴉片的獨佔權。野利壓私在上海和香港創立在父親的名字上又加上自己的名字的野利壓私，達維特，沙士溫商社。這樣，稱爲鴉片戰爭的英國史上最醜惡卑出的一章，對沙士溫家給與發大財的好機會。

在這，簡單的把他和英國的關係說一說在孟買有大勢力的達維特，沙士溫的長子阿爾巴特，阿布茲拉，在五十年前，由維克多利亞女皇敘爲男爵。這就是在沙士溫家最初出現的貴族，他是一個非常有手腕的人，不僅獨占了纖維工業界，更在蘇彝士運河的東方，築造世界最初的船渠。

沙士溫家的英國化是到了阿爾巴特，阿布茲拉的兒子的時代才成了決定的。以絹帽代替了頭布，和剃去鬍鬚同時去掉了阿剌伯的方言，成了一流的英國式的紳士。

名字也把達維特或阿布茲拉這樣帶猶大味的名字，換成愛德華，菲律普維克達。尤其是等到愛德華沙士溫和同猶太系的金權者羅斯恰爾特的姑娘結婚，沙士溫在英國財界的勢力，依然大見伸張。

原來在猶太社會，嚴守着猶太女人可以和猶太以外的人種結婚，可是猶太的男子絕對不許可和猶太人以外的女人結婚，這種鐵則現在支配世界之富的猶太人，不僅在發財的方面，更在科學，政治，文藝各方面也出不少人物的，牠的原因或許能從這種優生學的見地可以究明。

這菲律普，沙士溫和厚阿，背利俠才是這次大戰的黑幕的人物，他在保守黨內閣之下，當了約十三年的航空參與官，前後三十年繼續在下院佔着議席，去年，在戰爭勃發前三個月死去，在他葬禮的時候，聽說派遣四名高級將校護衛他的屍室，由這也可以想像得到他由皇室和政府受到多大的信任。

這回說一說東洋方面。在英本國菲律普．鞏固沙士溫家地盤期間，在孟買菲律普的叔伯弟弟維克他，耶律斯正着着的進行建築後來被稱爲「上海的白人領袖」那樣程度的實權聽說僅僅他所有的寶石就是能很容易的壓倒印度諸侯的資產，這還是第一次大戰以後的事。所以他的勢力遠駕乎總督之上，但不僅於此，有一天，他把印度泰晤士報的主筆，喚到號稱宮殿的自宅，宣言從現在起把自己的全財產帶着到中國去。當然主筆問他是「何故？」這東洋的羅斯恰爾特，口邊帶着神秘的微笑，一句也沒有回答。

這是九年前的事，據傳耶律斯以沙士溫家一流的靈智，看透了大英帝國的將來無望吧，這是由現[illegible]所看到的想像的結論，此種結論恐怕不[illegible]的。

汽船到了上海的時候，和他一同上陸的財產到底有多少？雖也不確實知道。有的說是十億英金，又有的推算是三十億美金。總之，這第三十代的青年紳士，從上陸那天起俄然成了「上海的頭目」了。

維克他，沙士溫和上陸同時着手的事業是買收了兩座威壓全上海的巨大的樓房，這就是着名的卡塞，闕公司，和客利飯店，繼而買收阿諾爾得，銀行，不得一年便把中國財界的二大企業放在自己的支配下。

是作戲？是逃亡？

由上海遁走的白人領袖

像諸位知道那樣，「上海的白人領袖」現在已經放棄了上海，從事變前他移到加利福尼亞，買收了落杉磯和舊金山的美國系報過着國王似的生活。萬一就會弄成歐洲大戰的，不，也許會弄成世界大戰的，他看透了這個，也許是在演着一世一代的大戲吧。

這麼想也是過於想像，也許是出乎意料之外，也和其他的猶太人同樣，把美國當做最後的逃避地也未可知。可是怎麼說，他的財產的大部分還像在香港。不，那也許是謠傳，因爲有人說，中國再沒有沙士溫的殘留財產。聽說大部分都移到美國去了。

毋寧說後面這個傳說近乎眞實吧。在九年以前就看斷了英國的將來的他，還對不能扶狂瀾於既倒的蔣政權有什麼所依戀的理由呢？

像這樣，把英國征服的印度的鴉片賣給中國，蠶蝕數百萬中國人的肉體，由精神的腐敗攫得莫大的財富，結局也背向着英國，滔滔的流入美國去了（圖爲維克他沙士溫）

（本刊翻譯部）

即將崩潰的倫敦

某日在火車站的一幕

那天倫敦的天氣非常熱。到了午後，在多數的石造樓房上面，漂浮着縷縷的黑烟。

這是瓦的爾廣市火車站的煤烟薰繞的站台，在嘈雜喧騷的人羣中，有一夥人，在等着由海岸方面駛來的火車。就是那樣的話，這可也得說是非常奇妙的光景。這一幫是骯髒的，放着汗泥味的勞動者。不論看那一個人都是筋疲力盡的樣子，眼睛乾巴巴的像條死魚，脚上穿着開花鞋，每人手上還都拿着飯盒子。

再看另一幫，穿着灰色的服裝頭上帶着一樣顏色的禮帽的紳士們，脚上穿着光亮的皮鞋，腿上纏着短腿縫，手裡握着傘把的手杖，垂在胸前的線上繫着華美的一個片的眼鏡，上衣的左上側，插着花，正是典型的英國紳士的打扮。

火車進站了。並且是兩邊，兩邊火車緊貼的停在站台左右兩側的鐵軌上。不論從那個窗戶裡面都伸出來帶着大陸的泥土而受着傷的乎。敗走兵！——是從但基費九牛二虎之力才逃來的敗走兵，剛踏上渴望的倫敦的一瞬間。要這麼一看，不用說，就能明白這些出迎的羣衆是兵士們的父母兄弟們了。

在那時候，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就是，紳士們一齊走向左側的火車，勞動者們一齊走向右側的火車——截然的分成了兩夥。那光景就好像異種人或則是仇敵的樣子。一方面，從火車下來的兵士們，仔細的看一看雖然是一樣的骯髒，可是一看就能看出素性的程度怎樣，左右兩邊車在明瞭的區別着。

不大工夫，這兩幫人，都各自攙着靠近的兵士，先向驗票口去。自然那些勞動者們是拖着疲勞而笨重的腿，回到悶熱的屋子裡另一方面是坐着等在火車站前像開汽車展覽會樣子似的各式各樣的自用汽車。

正當這些人們在驗票口前混成一幫的時候，發生一件使傍觀人愕住神的一個場面。那就是——一個勞働者油泥的手掌，觸到某紳士的衣服上，自然那並不是故意的，而是因爲混雜所致的，立時紳士一閃身，用非難的眼光嚴苛務射着對方，同時拿出薌手怕來撣了撣觸着的部分。當場目擊的筆者，可是以爲能發生什麼事件而在瞪目張望着。可是……並未發生什麼事。僅僅是當事的勞働者紅着臉，很不自然的向紳士一鞠躬。

勞働者出身的「光榮的歸還」兵士們，當然也看着了，可是他們臉上也並未顯現什麼異於的感情。都默默的走上回家的道上。

受壓迫的勞動者

諸位聽到這件事，將起什麼感慨呢？

如果在柏林發生這種事的時候，不用說能夠惹起什麼了。無論是勞働者，或是紳士不都是一稱爲國家犧牲着生命而戰爭麼？那些兵士們惡戰苦鬥之後，筋疲力盡的好容易得着回到祖國的一瞬間——就是手工做的怎麼好的服裝，稍微弄髒一點兒，就能忍心作出這種侮辱同胞的行爲。

由這個事實，筆者不得不對英國勞働者那種悲慘的非人的境遇，洒一掬同情之淚。

他們早就喪失了理性和社會正義的觀念，完全被紳士們所壓倒了。

日下他們都被酷使在曝於德國大空襲下之倫敦的防備上，肩負着不堪支持的重責，有少個身體也不够那稱日，夜都補酷使着。

神經戰爭——德機不分晝夜的繼續轟炸——

每遇這轟炸便逃入防空壕。在那是悶熱的空氣。晚上也睡不好，充血掛着紅絲的眼睛的勞動們，黃昏時候工作終了以後還被逼到街上，去收拾被破壞的街道或工場。是獸默的，愚笨的，像牛似的執拗和無智。與其說他們是人莫如說是牛。不然決不會在瓦的爾廣火車站發生那一幕。

晚間。進卡得利，沙卡斯的小巷。

是威斯特，愚得的戲院或高級電影院將要開場的時間。不久，漂亮的羅路斯，羅伊斯停在街上，從裡面下來兩臂支着斗蓬的「紳士」們和身穿豪奢的皮帶領大衣的「淑女」們。從下車的地方到戲院或電影院，雖然是很短的距離。可是必須得經過這汚穢的小巷。

另一方是這小巷的住民。這些人們是窮人裡最窮的人們，到了這時候，都各自站在自家的門口。

在他們的前面，紳士們用着脚尖，淑女們提起衣裾來走過去。不用說。是恐怕自己的高貴的衣裳，觸着這汚穢街道的水坑或貧民們。在這時貧民們的表情是怎樣呢？都一齊的像怕什麼或害羞似的，驚驚慌慌的翻着上眼皮，茫然的望着。

帝政時代的俄國作家所寫的，東西多有這種光景。（自然，俄國的紳士比這强的多）受壓迫的，被踏踐在脚底下的，悲慘的農民的樣子，他方，像另一個人種似的，超出這些悽慘的紳士！

這正是證明着，英國的社會已經得了動脈硬化症。立刻能使人直接的感到這國家已經衰老了。像這樣的老大國，到底不堪受青年大陸的狂風。英國在固守着傳統的『紳士道』的期間，不知不覺敝的上了「向但基之道路」

紳士竟做些什麼

英國——尤其是倫敦是紳士特別多的所在。

紳士——這本來面目到底是什麼？這是映照大倫敦的外表的光線。（有光必有影的法則，在這也忠實的表示着！）可是，在這都市，當位紳士，眞不容易，某一位英國的大學生，和筆者，關於自身的事情，感慨的說出下邊那樣話來。

「我在牛津大學已經二年，自己說雖然有些不相當，我是一個很有運動天才的人。父親是陸軍少將。我能得着充分的學費，又把我送到外國去遊歷過。由我自己的口裡說出來雖然不好，我想我自己是智識份子，誠實，也頗懂得禮儀。容貌也並不怎麼太醜。就是象徵着英國紳士的灰色社交服，我相信也能穿着很合適。任憑這樣，也不把我列入校內的紳士俱樂部裡………」

筆者覺着很奇怪的，問一問這個理由。他的回答是這樣。

「在我，僅僅是但沒有來歷的門閥。在我國的舊大學裡，沒有這個，便不能被人當作紳士看待。最好的例子就是麥唐納。他身爲首相而得國家最高的榮譽，可是因爲是勞働黨出身，終於沒得訪問牛津大學」。

那個紳士，現在在德空軍的大轟炸下，

竟做些什麼？

倫敦所蒙受的轟炸的損失，到底不是能用簡短的文章能描寫盡的慘淡情形。情報省對世界公表的消息在隱蔽着這個眞像，這件事，如果是有想像能力的人，誰都能明白。大倫敦——誇爲不可侵犯的倫敦的運命，現在就好像已近黃昏的夕陽了。而且英國的紳士還依舊沒忘一九一四——一八年的舊事，妄信着以爲採取固執的戰術，不久又會回到盛時。這也是因爲不知道歷史的變化。

再加他們那些紳士，竟講外表。「什麼僅僅德國的空襲，就能狼狽麼！」

這就是英國紳士的悠容不迫的態度所表示的！——到處都充滿着這種空虛的樂觀主義的裝飾，相傳某貴族正在視察市中的被害狀況的時候，突然聽到空襲警報，急忙的避難到最近的防空壕中，可是恰好正是午後三時喝茶的時間，所以便命令從人拿過紅茶和點心來用，像這種揷話，與其說是大國民的矜持，莫如說是虛僞的裝飾。

英國紳士，就是怎麼被人逼到窮途，不愈陷於窮途愈頑固的固執「紳士的身份」。

這種事情，由今年夏天英國的避暑地和例年一樣的繁雜就可以明白。照實說，他們決沒有那樣悠長的餘裕的。到了十一月至三月間的獵狐季節，還照舊都出去。招待同志夜會，園遊會，乘馬，觀歌舞劇——因爲這些全是「紳士及淑女」的義務和裝飾，所以無論倫敦是震撼在什麼樣的猛炸之下，還依然去做。

尤其是在六月的歌舞季節，穿着夜禮服戴着禮帽出現在歐遍特加殿，歐偏拉，算爲是紳士最高的義務，這事在今年還在忠實的保守着。

筆者在前面稱英國爲動脈硬化的老人，是僅僅的一片惡罵麼！

大英帝國崩壞的聲音

由來，一個人若有動脈硬化症的存在表面上像很頑固，常虛張聲勢。可是本體却非常脆弱，這用任何方法也不能遮掩這種事實的。佛蘭達斯的大殲滅戰是最初的大打擊。在這英國就半身不遂了。這次的空襲倫敦，可以說是致命的打擊，最後的一口氣也要被人扎住。

這麼一來，即使傲慢不遜的英國人如何虛張聲勢，也不能把街市的漸漸被破壞，和精神失常的市民的興奮掩藏起來吧。

筆者有一天到街上偵察空襲下的市街。走到斯特蘭路的汽車站一看，因爲前夜的空襲，破壞的七亂八糟的幾座大樓房還在燃燒着，救火夫和警防團還在拚命的救火。

在汽車站等候汽車的人們，大驚小怪的參觀着。在這時候來了一個巡警。這巡警大概是常年在這站崗的，像剛喝完咖啡回來似的。看他那樣子像不眠不息的樣子，紅腫着眼睛，他向等待汽車的人們這麼說。

「往博物館去的和往×××去的（這〇〇〇設驗眞）不通了！」

這些人們立刻動搖起來。

「那麼怎樣了？什麼時候能開通呢？」

「不知道」像這種不像平常英國巡警所說的非常粗暴的話，這也是因爲不高興吧

「若着急，坐地下鐵道去」

「若着急、坐地下鐵道去……」——這句話是從早晨已經說了幾百回了麼？他一面說着一面踢着脚底下的破碎玻璃片。

在那時候，突然對轟炸感到恐慴的避難民，坐着載軍貨車過來了，巡警好像就和貨車的主人相認，立刻和他搭話

「嚇，你也逃跑麼？」

「唔，打算先到肯特的親戚家去，你那兒怎麼辦？」

「僅僅妹子把小孩送到鄉下去了，身爲官吏總得澈底尊守義務的」

晚夏的海地公園。到這裡是眞涼爽。柔和的下午的陽光，使樹木和花草的綠色交相掩映着，是爲的和耽於「高級」賭博的紳士們對抗？在這好像一些也不感到空炸的恐怖的淑女們，散着步，或則偎倚在椅子上（看不到小孩子們）今年流行的魅惑的縮髮配上黑茶色的衣裳，這種女人，以前還在散步道上或咖啡店裡，現在僅僅能在公園裡了。

在遠方，雖然聽不到飛機的響音，可是却能聽到高射砲的聲音，一走到街上，無線電在不斷的喧譁着。

「……昨晚，德國轟炸機編隊由戰鬥機保護着，欲空襲我本國，但尚未至倫敦，即被活潑的高射砲的彈幕所擊退。其中二，三機雖由倫敦之高空飛行盲目的轟炸，但被害甚微……」

和從前一樣，還是僞宣傳。這敷衍一時的放送剛完，立刻就能聽到邱吉爾的憂鬱的呻吟。

「這一星期，才是我們大英帝國最重大的時期……國家在期待諸君的奮鬥和忍耐」

重大的時期，不用說是指着德國陸軍的上陸作戰。


倫敦住宅區域被德軍所轟炸之遺跡

香港大鑿防空壕

香港現在大受風聲鶴唳情勢之威脅，而有大事建設防空壕之舉，由現在世界防空言，其最受空襲之地，西有倫敦，東有重慶，香港近亦仿照重慶造防空壕矣。

香港防空壕司令斯齊爾，波羅斯中校，最近由空路飛赴重慶。視查該地防空壕，聞已決定在香港掘作能容一千人之大防空壕，又當日機爆擊廣州時，其房屋上曾覆以竹製之防禦物，此次波羅斯中校亦在重慶研究此物，咸謂此物對於榴散彈尚有相當效力，至對於直擊彈則無效力可言，總之，香港目下需汲汲於防空壕之築造，島內山陰各地，不分晝夜，均有多數勞工拚命鑿溝掘穴，富有之家，則多於自宅內，專心致意大造倫敦式之防空壕云。

海國雜錄

光緒三十一年歸人代辦西班牙國使事時午飯後無事與黃介卿通譯官閒談歐洲最古之共和國爲聖馬里諾國。乃一千五百餘年之古國所稱世界最古之獨立共和者也。界乎歐洲意大利大陸與半島之間，位於亞卑尼山之東麓，面積僅三十二方里，人口約九千餘，自耶民紀元四世紀以來，即獨立行共和政體。爲世界最先之共和獨立國。近世紀以來，已在意大利保護之下，內政雖仍獨立自治，而對外之名義，則不能與獨立國相提並論，殆即所謂市府國家者也。又云澳洲新西蘭南北兩島之間，有海峽，名（枯克）南岸有港，名曰（彼陸羅）港之外有神魚，其來何自，居此幾何年，人咸莫能測也。然各國之船長之來往此港者，靡不知之。群呼之爲神魚，已有三十餘年矣。此魚不知何因輒於輪船相習每一輪抵港，則魚必遲諸數里之外。以爲嚮導，數十載如一日，風雨晝晦無間。附近之各港輪船，頻仍出入於此者。其船長於抵港之先，皆能確指神魚出現之時之地。屢試皆驗。該魚長可一丈六七尺，作淡灰色，狀類鯨魚，恒蹦氣水面，故人習見之。初咸呼之爲小白鯨，後奇其行，即以神魚稱之。此魚獨行港之內外，未嘗有伴。出見之際，魚背上亘翅，出於水面數尺許，群議其喜與輪船爲緣之故。或言輪船之底，恒多螺螄之屬，盤結其下。該鯨與船摩擊而過，鱗翅與輪底相觸，螺螄等均皆紛墜，彼乃得從容吞食也。如世界水族，能受議院議決案之特權保護者，惟澳洲之爾此魚也。澳洲議院有人建議，不准捕捉此魚，將來枯克海峽，或爲此魚長養子孫之所。亦不得加以損害，違者以五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之罰金，議案已獲通過，永著爲例，又云余代理西班牙國公使時，該國有鬥牛之戲，爲國家盛會，最爲殘酷。是日國王延請各國公使，本國文武各官暨命婦夫人等，該場如演馬戲之場者，四圍以白布爲垣，正面羅列椅櫈十餘層，國王偕后暨各外使，以及本國文武官員並女賓以品秩次序列坐之上下。屆時開幕自上場有人牽出牛一隻，脊背上披金銀刻絲花紅錦緞一方，燦爛光彩奪目。隨之一人而出，頭戴鑲金花錦之帽，身著鑲金花錦之衣，手持短刀一柄，與牛相鬪，來往撲觸，約有數小時，即將手中刀插入牛背而去，復有一人衣帽與前同，凡易四五人或五六人皆以刀刺之牛背，鮮血淋漓，牛力盡乃斃矣，另換一牛亦如之，亦是四五人刺斃之，更有牛將人觸傷者觸死者，慘不忍覩，余有口佔一絕云，舞樹歌臺接酒樓，繁華畢竟屬西歐，雲鬟霧鬢人如玉，結伴聯翩看鬥牛

又云有凱爾堡者，地居俄羅斯屬之波蘭，（克蘭老）地方相距甚近，全城盡在地底，居民三千餘口，皆窟穴窟鹽塊之中，地本絕佳之鹽礦，民即在礦中工役，開闢後，各就鹽之空處，以次施工，建屋分居，逐漸成市，遂有鹽城之稱，蓋建築樓臺，俱就地取資，即以礦中石堆壘而成，且雕鏤精工，畧不苟簡，中有教堂一所，尤爲各處之冠，樓臺高峻，院宇寬宏，潔白明淨，表裡透徹，日夜到處皆燃電燈，光明澄澈，更爲奇觀，十餘年前俄皇御駕親臨遊幸，嘆爲得未曾有，幾疑身在水晶宮中，特賜寶石鑲嵌十字架一座，供奉神前，該地中終年凝寒，不知有傳染之病故居人恒有壽至百餘歲者，又云俄羅斯西伯利亞之西部，有多木司克府醫院，中有一老人至院就醫，自云年已二百歲矣。聞者莫不異之，然有三代與之相稔者，皆知其年齡爲不虛也，且所有一切契據，如婚約等類，皆可作證云。此老人喪偶後，未嘗續娶，已鰥居一百二十四載，有子一人，年九十五歲而亡。孑然一身精神矍鑠。耳不聾，目不昏花惟兩足不良於行。故往來出入，常扶竹杖一枝而已，又云美洲之西部加鏬寬尼省，有蜘蛛一種，土人呼之爲活門鬥。蓋其物能自就地掘孔，以爲巢穴吐絲爲門，以伺飛蟲故云穴口徑一寸許，隨蜘蛛之大小以爲衡。深約一尺有餘，斜曲而下，凡孔道之旁，地燥土堅之處此物尤多。隱藏巧密，頗難物色，穴中周圍，徧布絲網。洞口以蛛絲捲泥沙爲門，與土色無異，幾使吾人目力所不能辨，門上亦有絲索與內部相聯絡，時而微啓，蛛即掩於其後，蠅蚋飛過輒突出攫以爲食。區區微虫心術之巧，藏身之固，亦云至矣。然猶不免於慘死。其敵爲一種飛鳥，俗呼之曰巡街鳥往來路側，專事搜剔，恒以長喙啄蛛，十得之八九，蛛穴之制，斜行曲入，故紆折以避鳥啄，而往往突如其來，退避莫及，眞可謂又一螳螂黃雀之喻矣。又云：法京巴黎等處各郵政局向均設一通信機關，專爲過往客商，行蹤無定者，留寄書郵，俾抵埠時，自往認領藉免此往彼來，無從投遞之弊，其法至良，其意至美也。不意至今日，此等處所，竟成癡男怨女之情書總匯矣。法國風氣遂因而大壞，家庭感情，亦於以大傷，豈創此者初料所及哉。法國雖爲自由之邦，而父母監察子女之權極嚴。於未婚之女尤甚，故平日男女相會，頗不易多得，怨女曠夫，不免用是悒悒彼此書札往還，恐遭父母詰問，遂相約假郵局通信機關以爲機關。漸至相習成風，故游人行抵法京，每至郵局通信機關取信時，必見無數妙齡女子，羣集其中，各以預定暗記詢其信之有無，竟有昂然直問者，亦有忸怩羞出於口者。狀態不一，擁擠殊甚。使他人往往守候久之，方始得間而入。觀此，亦可想

見此風之盛矣。且有相約私逃者，父母患之，羣起訴於警察，故警察已實行干涉，即以警官數員駐於郵局通信機關，凡遇少女來此，即隨之入內，俟其取得信後，復送之歸家，必詢明其父母是否容其假此機關通信而後退且亦有由郵局自行反對者。警察有時輒亦聽之：而男女依然多自由私配者也。又云美國紐約有第三十六街，有禮拜寺一所，多年古刹也。此寺結構雖小而聲名極大，乃以自由結婚著名於世界也。寺中住持某君，年老邁而性慈善，凡有男女前來乞求註冊婚配者循例付訖規費，無不悉如其請，遂使有情人盡成眷屬，雙雙歡謝而去，從不細加盤詰，人皆便之，其門如市，一般秘密私婚之可憐蟲，尤趨之若鶩，更不審其年貌，亦不問其家貲，不特美人樂就之，則歐人渡大西洋而至此成禮者，亦不乏人，按其冊籍，伶界中人之結縭於斯者，尤較其他處爲衆，蓋私婚之人，大抵有難言之隱，不肯告人。故不憚跋涉利用此寺，然此種婚姻，必難持久，大抵中道脫輻，自願離異者，亦以私婚苟合者爲多。所謂歡喜寃家，豈主持其事者初料所及也。今之此寺住持霍頓，有鑒於此，幡然變計。特宣告於衆曰：自今以往，本寺結婚章程，均以他寺一律。無論男女苟不能將確實年歲，以及父母認可之據，一一證明，使人滿意者，本寺皆不予成禮，若無父母者，當以尊長親屬或保姆爲代，男婚女嫁必須彼此相當，不可遷於遷就。致貽後悔云：自霍頓氏改章之後，一月中因證據不全，未能滿意，而不予註冊贊禮者凡二百五十五起，又云：德意志聯邦皇帝，威廉二世者。今世界中第一英明雄武之主也。任事勇敢，喜爭先著，高掌遠蹠，手腕敏活，英斷果決，不假顧忌，雖爲立憲皇帝，而其霹靂手段，自外表觀之頗似專制國君，其實不然，但觀其上年之宣言，可略見一斑，蓋彼雖於家庭父子之間，亦極尊重自由，界限分明，毫不侵佔也。皇

之言曰：朕子納妃，必聽自擇所愛，但願永偕好合，立予冊封。決不以牽涉外交，見好友邦之故。使之勉强成親。況此事關乎男女畢生之悲樂。較之恩榮爵祿爲尤重。斷不能絲毫假借也。且世之男女，皆有自擇配偶之權。朕之太子衆子。亦何必獨異哉。云云蓋歐洲各邦，頗有戰國風氣。往往兩國相親，則從而聯姻。以致愛情淡薄，不能白頭相終而撒克遜王妃，甚至衝突離婚。此其最近之徵，德皇殆亦有鑒乎是。又云：上海洋場十里，爲西人勢力範圍之地。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而賭禁森嚴，查察綦密，故地方衙役，亦無所施其包庇之技。惟華人新年，及春秋兩季，西商賽馬之期，則例得弛禁數日徇俗也，初泥城橋以西，爲中國自轄之境。黠者每當賽馬之日，公然於此開場聚賭，以收漁人之利，彼以爲西商賽馬亦賭也，彼而可賭，則此亦何嘗不可以賭，當時西人以權力不屬，置而不問，華官耳目不及，亦不問，既而西人展拓租界直至泥城以外諸地。每逢春秋賽日，仍沿曩例。寬其賭禁，於是各種賭場，蔓延至泥城橋以東，而南京路皆是矣。爲害之烈，不可勝言，中外士商人等商之工部局，遂下令禁止，即禁之後，又屆秋賽之期，有某甲意存嘗試，貪其厚利，乃租定某處西屋一幢，以三日爲期，當付租銀六千兩蓋一室之中可設賭臺十餘處，每一臺之費，日收二百餘金，詎格於禁令，術不得售，始懊喪欲死，則已無及矣。又云：摩納哥國在法蘭西國之西境，固一世襲之小候國也。在地中海沿岸，法國東南，與意大利國邊界相近處，全國疆土不過八十餘英方里，人口十二萬六千餘，全國軍隊，一百二十六人，有市鎭三處，日摩納哥，日公達孟，日孟脫加路，其地形狹而長，東西可三四英里，南北半之，全鎭皆有建築，毫無隙地，並無農業，而專以賭博著名於世界，輸贏極巨，歐美各國之嗜賭者，咸趨之若鶩，蓋所不禁也，

國之候日亞爾培，以一八四八年生於一八八九年嗣位，有正副領事各一員，駐紮英京倫敦，英國亦派有正副領事各一員，及教士一人駐其國，又云：曾聞考古家溫格來博士近覓得古書一種，爲巴比倫王，項來貝氏所定之律，實最古之法典也，該王生於紀元前二千二百五十年，按之彼教經典，實與猶太人之祖亞伯拉罕同時，編考載籍，實可謂律法之鼻祖，較之摩西之律書，猶古五百餘年焉律計二百八十二條，制度頗極詳備，爰摘譯數條於左：以見上古西國律法之一班矣。一婦人售賣解渴之物，既收代價，而不與人以相當之品，則當投之於水，一爲人婦者倘事事浪費，或雖不浪費，而不勤於操作者，本人可以退休，毋須償欵，惟非艱於生育，而丈夫無故出妻者，則贈嫁粧奩當盡數歸婦，一休退未婚妻者，男子當償以相當之欵，一鰥婦之有子女者，非邀地方官之批准，不得任意再醮，按西歷紀元前二千二百餘年，實當中國夏紀，而中國唐堯時，已定五刑，據此則中國開化之早益信矣。且唐堯時五刑沿用至今，不失本意，而無投諸水等奇刑，則文明亦自我中國開之矣。觀於第二條。則婦女奢靡之風，亦非彼族古代所尙也。又云俄羅斯最近爲禁止接吻，稠人廣衆之中，如火車電車犯者罰鍰十金，接吻於孔道者罰鍰三又云：西方各國當十一十二世紀之時，廟宇之建築最爲極盛。廟制競以古代聖賢塑像排列廊廡，以爲美飾，日久風雨剝蝕，神像輒退色損毀，須時施堊漆，俾壯觀瞻，久之頗畏煩數，始創製圓形木板，加於像神之首，聊蔽風雨。而板之大小，率視像之巨細，以爲衡，有意大利之名畫師祁亞篤者，少時本鄉村窰子也，未知其由，故效在聖賢像，輒繪一圓形於神像之顚，形如桶蓋，後之畫家，益以意爲之，每作神像，輒加圜於頂，而略變色澤爲中深外淡，而有光芒，其後遂以此爲神人之別，傳至於今，莫敢師承也。(完)

史話遺聞

中日親善史話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隋唐以降，交往頻繁。經千餘年以抵今日，是以兩國之人文風化，多相同之處，而成爲親善之基礎者也。若由隋而上溯，至紀元三四世紀間，雖亦有往還，然求之正史，語焉不詳。余今於留學期中，竟發見千五百年前一段史話。

距大阪市二十餘華里之西北方，有地名池田，爲一三萬人口之市，當阪急電車之衝，交通甚便，背山傍水，風景亦佳。市之東北隅，帶岩山麓有神社焉，名伊居太神社，所祭者爲穴織大神，穴織大神者，乃三國時吳國之女爲吳王之命，隨日使來此，傳紡織之法，風行全國，朝廷以其功甚偉，死後祭之爲神。蓋日本各地均有神社，其祭神皆功在國家德及民衆之人也。

余赴該社參拜時，承以伊居太神社緣起見贈，其所敘甚詳，玆將其中穴織大神事蹟一段，譯而出之，聊供史學者研究了資料，下亦可乎？

溯神代時之我國，人民衣食，豐足無缺者，皆由天照大神以降諸神之所賜也。其後垂仁天皇時，有自新羅國歸化者，開國外交通之端；至神功皇后征三韓，往來逐繁；應神天皇採用外國之文物尤廣，以皇子菟道稚郎子師於王仁焉。天皇於殖產興業之道，更多方研究，聞大陸之吳國，精裁縫之術，乃遣由中土歸化之阿知使主並其子都加使主爲使，往求女工，時應神天皇三十七年丙寅春二月也。

二人受敕命後，渡至高麗國，乞於其國王，高麗王乃派久禮波久禮之二人爲之嚮導，順利至吳，故稱「吳」爲「クレ」者，乃紀念二人之名也。

吳王喜兩使之來朝，賜以種種物品，並就多數女工中，選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人與之，如是，阿知使主遇山海萬里之長途，由海路歸國，於四十一年安然在筑紫着陸，因該地胸形大神之請求，以兄媛留於其地，率三女至攝津之武庫浦，時當二月，會聞天皇駕崩，阿知使主驚悲交集，由豬名湊上陸赴都，奉之於次代之仁德天皇，完成其使命。天皇念其功，以豬名湊之地下賜。阿知使主乃建機殿於其處，大興機織之業焉。

按舊記載，阿知使主使吳時，隨從四十二人，皆漢姓氏。其中十二人爲阿知使主父子之從臣，十二人守穴織之機殿，十二人守吳織之機殿，六人掌田穀收納之事更有水手八十四人，護衛其地。仁德天皇奬養蠶之術，勵紡織之道，集各地婦女從二姬學，於是二姬之名日張，而綾綿之織物亦日出不窮矣。

仁德天皇七十六年九月十七日穴織卒，壽百三十六歲，遺骸藏於梅室。今呼梅畔；吳織旋亦卒，藏遺骸於姬室。天皇思功姬之功績，於其地建立神社，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行鎮座式，當時穴織神社在小坂田（川邊郡神津村）其後移於此地，此里舊名吳織，後改伊居太。伊居太卽池田，考之地勢，池田或係豬名川墳平之地也。其後桓武天皇延曆四年改造社殿，正中二年，後醍醐天皇賜以「穴織大神明」之御筆，曆應二年足利尊氏修造殿堂，慶長九年，片桐且元奉豐臣秀賴公之命，大興建築，文化十四年，復加修繕，卽今日之神社也。

—王樹鋒— （完）

貂蟬畫傳 十三

任率英繪



及卓回室，蟬仍臥床哭泣，如煙籠芍藥，雨洗海棠，卓用好言安慰，蟬即述布之如何無禮又抽劍假意自刎，卓苦苦勸阻，對蟬之要求百依百從，反悔備所提讓之事。

掌故軼事

過學軒談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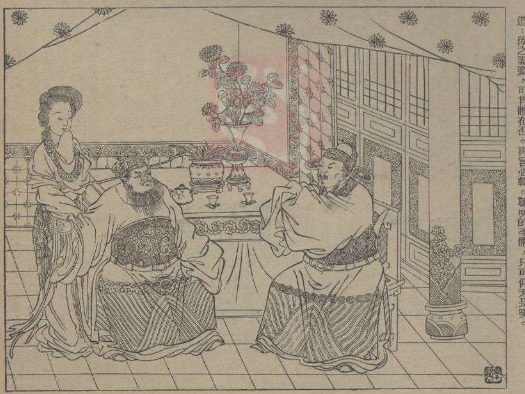
述大

袁世凱罷位後，一般留學生，挾策干祿，逢迎倖進，因而得意者，實繁有徒，四大金剛上八仙之談料，殆無日無之，袁素傾心星相家，帝制自爲之念，即由於天津瞽者王子楚之一言戊申罷官後，極懊喪，在彰德時，曾密遣人赴津，命王卜休咎王按其八字，詳細推算，乃曰勿慌，三年後，必再起，握全國之大權，位在軍機以上，惜不克有終耳，使者返，述所言，袁口雖不以爲然，心固樂甚，袁氏世世榮顯若甲三保恒等，壽皆不永，未有能逾五十八歲者，故民四之際，帝制派積極進行，深符世凱之意，新聞界之薛大可，以京滬兩地之亞細亞報，鼓吹文字，剌剌不休，人皆呼之爲袁世凱御用報，四川顧鼇，字亘六，前清時，以報律草案，提交資政院通過，演說達三小時之久，精力可稱過人，律中束縛力甚大，各報咸示反對，于顧更深銜之，資政紀事中，故意排爲訛字，誤鼇爲鼈，各報所登者，幾成一致，自是，乃呼之爲顧鼈，洪憲事起，顧欲邀華袞之榮，不惜奔走之力，籌安會澈夜密商，顧思慮周密，發言獨多，實爲一時炙手可熱之人物，世凱嗣伏天誅，攀龍附鳳之徒，無不銷聲匿跡，薛顧亦赴滬中，八十三日之皇帝迷夢，心膂股肱之臣，祇待異日見於戲台上矣，南北之冶遊家，莫不有其枕中密，浮浪之徒，久游花界者，每以潘安之貌自許，而以鄧通之財驕人，擅房中術，能小殷勤，有閒工夫，亦是唯一之條件，故嫖經中，潘，驢，鄧，小，閑五字，幾爲冶遊家之口頭禪，嘲薛顧者，遂有一聯云：「顧鼈薛大可，潘驢鄧小閑。」見之者喜其對仗工穩，無不鼓掌稱快。

× × × ×

先兄詩峯天資聰穎，十歲能詩，才思極敏捷，愚兄弟師事海陽徐先生，先生在北京設帳最久，端午樵端仲綱弟兄，均出其門，授吾讀時，兩鬢皆白，年七十矣，一日，值鄉友來，亦博學而久躓於場屋者也，攜吾等同學五人，聆採菊仙劇於慶和園，飯於楊梅竹斜街萬福居，酒酣，先生顧吾等而言曰，今日與老友同飲，意興極佳，吾自一上聯，汝等能對之否，衆微笑，無一言，蓋不知其難易也。先生亦笑，乃曰：清風來故人，先兄略一思索，即曰，明月隱高樹，闔座鼓掌稱快，嗣在塾中又以畜池魚圈閣屬對，先兄對以出谷鳥嚶嚶，先生大激賞之，歲巳亥，先生回里不出，及今思之，情景宛然在目，而師弟，皆逝世有年矣。甲辰後，先兄赴日留學，兼理報業，留學界及國內頭腦清晰者，多與之交，雖政見有不同，而無害於私誼，故袁世凱欲置先兄於死地，竟賴湖南楊度之一言，歸於無事，當日北京人士，負笈東遊者，乃文乃武，各從所學，警察憲兵，由人自擇，有名恒月峯者，在東京入憲兵學校，不知者多謂與先兄爲弟兄，月峯文筆頗佳，才識俊裕，歸國後，入步軍統領衙門，歷任長官咸倚重之，識先兄最久，極相得，殆文字交而兼道義者，吾曾有一上聯云：「恒詩峯一恒月峯，對月吟詩，詩中有月。」迄無下聯以離工穩也。

（完）



十四

李儒見卓又提議將蟬賜布事。卓宮怒道。此事萬萬不可。儒又重諫，卓變色答道：汝之妻妾，可肯贈布否。再言必斬。聽明的李儒，只可仰天長嘆。

談雪專頁

雪與人

趙羨漁

依著天然的季節，再按溫帶的氣候而論，雪是愈入冬令，產量越多，尤其是我們中國，尤其是中國的內部，中國內部的中部，但有時也還例外，在春天往往也有，不但早春時候，可見到瓊瑤滿巷，便到了晚春天氣，也不免蒼煙谿破，飛出了成羣結伴的飄飄玉龍，趁着萬竈將要趨炎附熱，先給發劑清凉散，却彷彿天公有意，來預先警告一番，好免得熱中之輩，禍至于『不戢自焚』這春雪的意義，比冬雪還要切緊。歷來的雅人碩彥，這樣描寫春雪的，尚不多見。左不過對景生情，由俛仰天地，而順明歲時，寫寫自己的遭遇，誇誇眼底的美景。給人間的紅塵之上，添一些點綴而已。處在山林的隱逸之士，或者還感想到潔淨精微的妙旨，來表表春雪的奧竅與其價值。若像那紆紫拖金，蟬貂縣玉的卿士大夫們，既然高據廟廊，江湖久成隔絕，好一個黃扉紫禁，處處是利鎖名韁，論起趨炎附勢的場合，當然要以朝廷之上，爲大全實庫了。除非是『連翩耀庭前，視之如浮雲，』的高士，還能于『田廬長揖。襟抱朗朗』地，作一個鷄羣之鶴。那麼『應制』一類的作品，不用說春雪，便是多雪，也會化冷爲熱，表示到炙手可熱，不然的話，鳳隨鴉侶的結果，被環境軟化了的，白圭沾上青汚，表現出去，也不會潔淨精微，求其不辜負好春好雪的，那眞難了。我有位葭莩老輩曹拓菴先生，他是徐花農侍郎的高弟，他倆的交情，竊乎在師友之間，當他官居道員的時節，有一次去赴某提督的宴會，正趕上雨雪霏霏，當時在座的嘉賓，便乘興拈題分韻，他的詩草交了頭卷，大家也都擊節嘆賞，我最愛他的煞尾兩句，覺得他雖以富宦出而爲宦，但却能爲人類設想，「崎嶇世路壇應遍，從此前程盡坦途。」請看這寥寥十四個字。立意有多麼正大？存心有多麼仁厚？我以爲要這樣寫雪，無論春多，總多對起那造化的主宰了。我以爲有這兩句好詩，已然可以名世，便進而讓他傳世，這也够了，倒不必連篇累牘，萬語紛臚，而作者的品格心田，也足和那晶瑩的好雪，互相輝映了。他本是曲園的再傳弟子，而又私淑了隋園，他自述詩中，有過「多半言詩主性靈」的好句，他的淵源可想了。我以爲謝家兄妹的『散鹽空中差可擬，未若柳絮因風起』句雖然妙，但也祇形容了，雪的本身。這與曹先生的兩個好句，雖同樣未明時令，但比比氣局的大小，却還是後來居上，讓古賢當有遜色了。現在爲說下雪，既要識冬春之界，我們若就時令上著眼，試把前朝遼代的佳什，檢出來較論較論，再沿著『唐詩晉字漢文章』的俗例，自然要先提李唐。李唐一代的寫雪之什，打開了全唐詩一看，正是『目不暇給』式的盈千累萬。可是稍恰人意而且出在公卿裡的，似乎要以黃滔與曹松，爲其上乘了。因爲他倆一寫早春一寫晚春。早春離多天近，是不免迴顧的，晚春離夏季近，是不免前瞻的。一個要淡肅殺之氣，一個要迎生發之機，兩家所遇不同，感想也自然各異。黃滔既官坐御史，詩又是和人之韻又是獻給當朝的宰相去看，下起筆來，自然就較爲不易了。至于曹松，那便是偶于遊賞之際，發爲自遣之章，任情流露，不受任何拘束了。而且一個是寫在雪時，一個是寫在雪後，由於境遇的各別，風度還能一樣嗎？我們分辯明白，自然還是以詩爲證。黃的題目，是和吳學士對春雪獻衆令公次韻，詩是「春雪下盈空，翻疑臘未窮，連天寧認月，墮地屢兼風，忽誤邊沙上，應平火嶺中。林間妨走獸，雲際落飛鴻，梁苑還吟客，齊都省創宮，掩扉皆墉北，移律愧居東。書幌飄全溼，茶鐺入旋融，奔川半留滯，疊樹互玲瓏，出戶行瑤砌，開園見粉叢，高才興詠處，眞宰答殊功。」黃的這篇大作，在爾體詩裡，乃是排律，音調自是鏗鏘，細細玩去，却還不免歌功頌德的『應制』風味。但有他那開頭兩句，對于春雪，尤其是早春之雪的分際，總算够了。我們曹的曲江暮春雪霽一首，共祇五言八句，而筆底的豐神胆力。便不同了，「霽動江池色，春殘一去遊，菰風生馬足，槐雪滴人頭，北厥塵未起，南山青欲流，如何多別地，却得醉汀洲。」這樣底實地描寫，天眞直抒，卽景爲言，決不許絲毫官氣，摻擾其間。這和那『看到山腰變積雪，原來春色在梅梢。』的描寫假雪，比照之下，空靈眞實，都足爲好雪生色，都足爲『晚春』的好雪生色。詩得千古，雪也千古。現在又要見雪了，鴻雪因緣，從古卽重，最妙是快雪時晴，王右軍早經領略。替世人饕揭不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我們想到了古督，簡直想夢見古雪。古山古水，卽便與現狀相同，古代建築風物，總與現今不同。古風十足的古人古境，當他被雪照撐的晨夕之間，比較而今的洋場踏雪，料想也會有別。孟浩然要生在現代，也未必都市安身袁安要晚生千載，也許還寒山臥雪。祇可憐塞外收羊的蘇武先生，不幸出世太早，若在如今，萬萬不至吞氈嚙雪，然而他同宗一姓的眉山先生，卻是門若素雪，享到無上淸福。雪是同樣被人利用，利用的人們，倒是有幸也有不幸，這不明例嗎？然而雪總是絕妙好品，你看自古及今，甚麼雪膚啦，雪藕啦，物件但借爲名，處處是表示漂亮，此外像雪糕雪番，這又是書不勝書。而且同樣遇了雪天，就會禍福大異。李愬借雪的光，會成了不世之助。同時吳元濟受雪之害，便又會把身家性命，斷送了個一乾二淨。這類情形，不曉的有過多少，雪與人類的關係，豈但是『肥潤田禾，賜給民食』便算嗎？至于雪的專典，還古也便無須說了。就說唐朝以後吧，宋史禮志所記的雍熙三年玉華殿雪詩，玉海記的端拱二年瑞雪歌，嘉祐二年賞雪宴，慶曆三年的紅雪絳雪，以至于傳燈錄裡歡迎達摩老祖的神光立雪，好些個雪的故事，攷起來又是長篇。總歸這些事蹟，多出在嚴寒的多時，總不似春雪的風味。來得隽永，祇可惜前哲已萎，連我相熟的葭莩老親曹先生，現在多久作古人，此後雪便更好，老知音已然減退，眞不勝有今昔之感。(完)

詩中的雪

黃薏

我很喜歡讀古人詠雪的詩，因爲詩中的雪與我們平日所見的雪不同，我們所見的僅一地方之雪，而古人所詠者多爲我們所未曾見的，且作者的情緒各有不同，我們所得的印象也就大爲相異了。我幼年在私塾中就常讀唐詩人李欣的「古從軍行」，所以印象極深，我總覺沙漠地方的大雪，的確要比我們這地方的雪好看的多。李詩云：「白日登山

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讀此詩輒引起人悲傷的情緒，又岑參詩描寫雪天之寒冷也有獨到之處。云：「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卽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猶着，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描寫雪天之寒冷，讀之眞如有涼氣襲來。又盧綸的詩描寫雪夜的景況很好。云：「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我們可以意想得到空闊的大沙漠一夜飄飄的大雪之恐怖的氣氛。柳宗元的這首江雪，却又有飄逸之感，一壓不隱眞彷彿一位清高的隱士，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寥寥二十字把雪景寫得是何等的清絕。如果我們是一個出門遠行的人，早晨在荒郊遇着雪我們的心情要怎樣呢石召詩云：「荒郊昨夜雪，羸馬又須行，回顧無人跡，鷄鳴第一聲。」把行人的辛苦描寫得淋漓盡致，陸地上的行人遇雪覺得淒苦，但如果在舟中遇雪，却是一樁有趣的事，宋楊萬里的詩云：「船人長安恰五更，歸人都喜近臨平，陰晴天色知何似，篷上惟聞掃雪聲。」安閒的逸致油然滿紙。雪天對於隱士的生活是極恰合的，所以雪夜訪友成爲隱士千古的佳話，詩中描寫隱士的生活也多以雪天爲點綴，如淸人趙關曉的踏雪詩云：「踏雪訪山樵，山樵踏雪去，一路草鞋痕，尋入松深處。」隱士是衣食豐足的，所以不怕冷，於是「雪滿山中高士臥」時常被人憧憬着。明人徐熥也有一詩描寫隱士雪天的閒逸云：「十里青山古木平，半溪殘雪夕陽明，小橋流水門深閉，但聽雲中鷄犬聲。」這是何等的清高寂靜。雖然是同一樣的雪，可是在一般無衣無食貧民却不能有這閑逸的心情，明人姜坤的大雪詞云：「城中斗米錢一百，鷄豚塞巷木棉白，徵租下令雷霆急，老父賣兒衙頭立，老嫗關門掩面哭，冬青樹倒壓破屋。」這樣的雪在一般有錢的人看來是大〝風景的。冬天的雪又與春初的雪不同，春雪是不寒的，楊萬里有一詩描寫春雪，我覺得非常的可愛，冬末春初之時的微雪是令人可喜的。詩云：「梅於雪後較花多，草亦晴初忽發芽，河凍落痕餘一寸，殘冰閣在柳根沙。」此詩畫意盎然，使人讀之不忍釋手。

今年寒冷較晚，但願雪少落幾次，等到春初再下雪，使一般貧民少感些苦痛，這是我惟一的希望。

（完）

雪的詩話

左卷施

單純和樸素的美是感人最深的。俗語說：「如要俏，身穿三分孝。」穿孝服的婦女往往更顯得俊俏。在京戲中「虹霓關」的東方氏，「大劈棺」的莊子的妻，總比穿着紅紅綠綠的花且好看些，也許就是樸素美勝過其他一切美的原故。雪是最純而最白的，所以它的美也最能感人。當我們看見如火如荼的徧山的紅花，或者看見一望無際的綠野雖依也起一種美感，但這美感中常常會伴着慾望而來，不如看見大雪後的琉璃世界，只有單純的美感，並不引起些許的慾望。這種純潔的美，使人萬念皆空，幾乎連自己的存在都懷疑起來。在道家或者說能見道心，在詩人或者說富有詩意，但我相信，這不是一般飲酒賦詩自命風雅的賞雪人所能領略到的。

自古及今詠雪的詩太多了。什麼傳爲佳話的「撒鹽空中差可擬，未若柳絮因風起」一類的詩，我都不愛，推其極也不過是狀物的佳作。又如唐人張打油，據說他是作打油詩的鼻祖，所作的雪詩：「江上一籠統，地下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雖然這詩在狀物中別出心裁，不落窠臼，却也並沒有耐人尋味的地方。因爲這些詩都沒有性靈。倒是唐詩中的「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我覺得這詩可愛。這像雪天的一幅白描畫，畫出來讓我們各人去領略這雪天的意境。詩人畫這幅圖畫像捨不得用墨似的，只將一張白紙蒙在這一片段的大自然上。並不用力，也不弄巧這才是詩的上乘。

我在新詩中見到的詠雪詩，還記得兩句但都不記得是何人所作了。一句是「雪啊！你爲我填滿了世界上多少的不平啊！」又一句是「願你填平了人間一切的坎坷！」這都是用雪來借喻的，是出乎題旨的。我也不愛我總覺得這些詩有些故意造作的氣氛，越尋味，越會使人作嘔。古詩中有「雪後無陋巷，」的句子，這是人人所能見到而人人所說不出來的，雖是忠實的描寫，却能忍人所暑。這比上述借喻體的詩，要覺得可愛些。也許這是我的偏見，但我的偏見是有原因的記得幼時每天到一個露天的廁所裡去出恭。當冬天下過大雪之後，就連廁所裡平日齷齪不堪的地面，也舖了一層像玉屑般的白雪。那時我總是怕破壞了這地面上純潔而不忍去出恭，常常望望然而去，以致肚子發痛，苦不可言。所以後來看到「雪後無陋巷」的詩句，想到幼時的故事，覺得詩裡意思已先得我心，就格外有好感了。現在住在大都市之中，用的是抽水馬桶，已免去雪天不忍就雪地上出恭之苦，但大都市中的清道夫，不使街巷中有積雪，未免大殺風景！「雪後無陋巷」，更不易見到了。

（完）

雪道兒——滕六

——硯齋脞談之一——

硯齋

在一瞬又一瞬的工夫，會記得還未曾把紡綢汗褂忘記了的時候，忽唰一下子會「黯心黃葉滿階前」了！

再則，朔風迎面而來，凍雲冉冉，月令上曾說「天地閉塞而成冬」，眞有點這個樣子。會連帶着步履兒有點兒難行，敢則是要穿着帶有棉暖性的履物似的，於是市上在皮大衣的高掛商店之中以外，鞋店中會靈巧的逢時擺上了棉鞋。——怕不已經有人照顧過了。

多，是沒有什麼可述的。古人的文章，都是偏重在室內的，溫暖如春，所以就有什麼獸炭正紅，芙蓉帳暖的字樣。而室中的供設，也只有迎春花，與水仙娘子正在發展她們的雌威。當然的，是這樣，當那冬風凜冽，把暖室一開，撲人熱氣，厚厚的窗幕，室中燃着極度的火爐，燈光明亮，一切一切的裝飾與室中人的打扮，假如 都趨重於 深艷色的，那末，更顯得室中比室外有天淵之別，有誰不終老於是鄉呢？

雖然，室內可以隨時製造與變化。說到室外就不能了。冬景，固然冬陽十分可愛，如果向陽曝暖，比什麼都舒服。然而，另外如果在陰天而下雪的時候，或者比曝暖還要有趣。童年的擲雪球，開雪仗，堆雪人，堆雪獅雪老虎等等，自然不在話下，那是一剎那間的過去，現在已是血氣方剛的時候，無法再享受那些天眞未鑿的把戲。

小窗獨坐，室暖如春，窗下飄飄然落下雪來，鵝毛羽扇 似的飄滿了大地。銀裝世界，另換一番氣象。眞個是「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黃承彥所吟的詩句，竟無人再爲之賡續或爲之減少，末句的「獨歎梅花瘦」，在無意之中，把大雪的形態，用五個，字來描畫無遺。

雪，是潔白的，是代表一種晶瑩的玉的表現，又偏偏下在這派悶的冬天，不容你不有欣賞的精神與讚美的意致了，文章中的描寫，當然不一而足，清人劉嗣琯的「箏船詞」中有「珍珠簾」與「玲瓏玉」兩詞，都是詠雪的，但是一個是詠「雪影」的，一個是詠「雪聲」的，都是虛無縹渺之間的取意與列題，並且依照詞調的名稱看來，令人有恰合詠雪的觀感，現在把兩詞錄下：

「江寒小閣留香住，拓窗紗，認取天涯來路。頂松正微茫，定幾番煙霧。十二闌干空際迴，忽飄到，化人仙步。延佇，正羅襪凌波，立殘翹鷺。想見折簡當初，有梁園賓客，舊時詞賦。小坐佛堂深，恁一燈紅炷。聽說碧城千萬曲，又無數，風姨迴護。吹度，待補入纖毫，即成紈素。」——「珍珠簾」（雪影）

「碎踏瓊瑤，想門巷一徑深深，竹梢漸折，墜來清響難任。莫管階前凹凸，依袁安臥處，傾耳希音。誰使，笑陶家，茶沸不禁。料得寒江罷釣，有漁翁一笠，儘意孤斟。氷著參差，誤人間，宮漏沉沉。還疑灞橋驢背，恰無數，尋詩客到，斷續高吟。且閒坐，入空堂，遲彈玉琴。」——「玲瓏玉」（雪聲）

小說中我認爲寫雪的，第一即是儒林外史中第三十八回，說郭孝子入蜀尋父的故事，在路上山凹裡一個小庵裡借住，窗子外邊忽然一片紅光，推開窗子一看，只見前面山上蹲着一個異獸，那異獸名羆丸，和尚道：「這便是雪道兒了。」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三尺多厚。」和尚稱異獸名爲「雪道兒」，一眞是異稱，但是却見得十分典雅。

第二是老殘遊記中的申子平因爲老殘的書信，入山去 訪劉 仁甫。路 上因虎跌下雪崖，那一 段文 字描 寫得十分生動。本來雪夜，就十分峭塞，再遇猛虎出現，那就又十分危險了。申子平見着璵姑以後，又與黃龍子談話，玄理秘談，十分奧妙。黃龍子和璵姑要筍吃，璵姑却說：「前日正想去挖，偶然忘記，被滕六公佔去了。龍叔要吃，自去找佔六公吧。」這 無形是 說現在 筍被雪所掩，故意要說雪先佔去了，十分俏皮。考「出怪錄」載：「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出獵……，今祈於東閣巖四，巖四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不復獵矣。天未明，忽風雪大作。」雪六，是雪神名，主司降雪。這兩種小說所稱，一是「雪道兒」，一是「滕六」，拈來作爲題目，却有些雅趣，因是才拉雜寫了，這樣的一 篇。庚辰十 一月初九日。

（完）

雪天偶感

江寄萍

「大雪滿天地，胡爲仗劍遊？欲談心裡事，同上酒家樓。」——鄭板橋詩。

在白茫茫的一片像銀裝玉琢的曠野上，口有一個漂泊的人踏着瓊瑤碎玉向前走着，心中焚着一腔愁悶之火，何處是他的前途，那一個人是他的知己，看看天地一色，四野空闊寂寥，自己眞是太渺小了，這是更會引起人的「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一粟」之感吧。我幼年之時讀水滸傳到「陸虞候火燒草料場，林冲雪夜上梁山」的一回，便鬱結在胸中無限的悲憤，當時不自主的滴下了幾滴同情之淚，英雄無用武之地，被小人欺侮得如此，的確是可憐亦復可歎的。

雖然是同樣的雪，可是能成爲兩個獨立的世界的。現在寒風刺一場大刺飄下，說不有定多 少無家可 歸的人，眞會令人感到風雪的無情，我曾讀過一首詩，作者的姓名亦忘去，不過好在也沒有關係。詩云「不獨君嗟我亦嗟，西風北雪殺南花，不知月夜魂歸處，鸚鵡洲頭第幾家？」描寫雪夜無家可歸的情緒，極使人掬一把同情之淚！大雪飄飄而降的時候，可以造成兩種不同的情緒一方面是悲，一方面是喜，悲的是一般無衣無食的貧民，喜的却是一般富人，因爲他們可以由於下雪而得到許多有趣的事。在明人楊循吉的「蓬軒吳記」有記下雪的一段：「景泰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尺。比曉，城郭塡咽，民居被壓。欹側者覆，縛茅在穿，棟樑之綃而瘠者咸折。通衢委巷，僵而臥者，比比皆是，突而烟者，十二三而已。郡守龍右汪滸以爲祥，命搏雪爲獅，相持府治東西高高可盈丈，嵌兩睛以亘軸，齒毛爪鬣，設色而爲。汪喜溢眉宇，合府衛羣僚相宴賞，張燈爲市，紛優爲戲，簫鼓聲徹明始息……」一方面是歡樂，一方面是愁苦，這便是兩個很明顯的對比。一般人說袁安的臥雪是清高，但我認爲他仍有能臥雪的環境，至少他是可得溫飽，若是像林冲在風雪山神廟的時候，感覺自己的前途茫茫，或在像「蓬軒吳記」中所記的那般饑突中無煙的人，恐怕就是想清高亦清高不得了。環境之能左右人的品格眞是可怕的很。

冬天也是最能引起人的悲哀的情緒的，昨天忽然降了一場大雪，眞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清晨起床之後，打開窗帘一看，一團一團的白雪在空中飛舞着，四外都是寂寞的，門口賣東西的一個也沒有來，歲月蹉跎轉眼之間又到一年的尾聲了，我到天津來經過了許多的雪天，一年一年的過下去，自己已經步入了中年時代，可是一事無成，依然

故我，總感覺有點淒愴的心情。從前在北京的故園同弟弟們堆雪人的情況還歷歷如在目前，可是這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現在兄弟遠在他鄉，各為衣食奔走，大有「骨肉流離道路中」之感，想起來從前堆雪人的遊戲，眞是太可寶貴，太值得紀念了，窗下無謂，翻讀梅花草堂筆談，其雪夜一段云：「小飲周叔明第，雨霰紛集，歎念疇昔，此時便着屐登山去也。歸擁手依，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遂酣臥，遠鷄亂啼，紙窗如晝，啓扉諦視，則雪深數尺矣。昨歲鑷和臥病，予亦倦游，窗外玉塵，無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賂，檢之篋中，墨痕未舊，忽忽又一年往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宦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峯語錄，有雪示衆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嘗，啓窗猶看玉琅玕。」讀之覺得一縷淒楚情緒襲入我的心頭！

外面的雪越來越大了，就連平常在窗下覓食的小麻雀們，現在也一點踪影都沒有了，這是多麼苦悶寂寞的環境呢！在這樣靜靜的窗下，奇以回憶一下自己的往事，我想到我初到社會尋求職業的一幕可憐的情景，也是這樣臘多的時候吧，我輟學被父親逼迫着到煙台去謀一個小事，可是到了那裡那個機關已經結束，我便一個人住在小客棧裡，可是川資均已用盡，只等着父親在家裡給我寄錢來，心裡淒涼愁苦眞是無法形容，自己的行李是單薄的，偏偏下起大雪來，客棧的飯也停止了，到街上買食物更沒有勇氣，只忍耐着饑腸碌碌的在木板床上滾了一夜，這時才感覺到家庭的溫暖和慈母的可愛，時常和自己打鬧的弟妹，現在却非常的惦念他們，想立刻飛回家去看看他們，可是自己猶如籠中之鳥，在異鄉受到陌生之人的欺凌，不由得熱淚便滾滾而下了！在客棧裡悶住了一個星期，家裡的錢才寄 到，方能 安然返家。現在想起從前的事眞會令人啼笑皆非了。十幾年前的事一瞥便過去了，自己已經有子女，猶如小燕子一般，草草營巢，也成立了一個家庭，可是父親已臥於黃土，兄弟遠在他鄉，現在的家庭與從前的家庭完全變成了兩種環境，看見自己的孩子在庭院中摶雪球便想起自己童年的事，還要像從前一樣同着兄弟輩在院中摶雪獅子玩，恐怕是不可能的了，童年的心情是隨着無情的歲月一去而不復返了，老杜的詩說：「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淸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這很可以作我的照呢！

（完）

漫談雪

胡　秀

俗傳唐伯虎遊山，遇見一羣文人賞雪。唐伯虎走去要酒喝。那文士都是酸溜溜的，看他的舉止不俗，便以雪為題，要他作詩。唐伯虎便不假思索的吟道：

「一片一片又一片。」

文士們一聽都要忍不住笑，他也不變繼續吟下去：

「兩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

文士們幾乎笑出聲來，他最後一句是：

「飛入梅花看不見。」

末了一句便把全詩振作起來，文士們又都鼓掌稱讚。後來請教了姓名，才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唐伯虎。

唐伯虎所詠的雪是南方的春雪，而不是此地的大雪。我們試想荒漠的塞外，一望無限，都是白色的雪，氣象是多麼偉大雄壯，那纖巧的句子，是用不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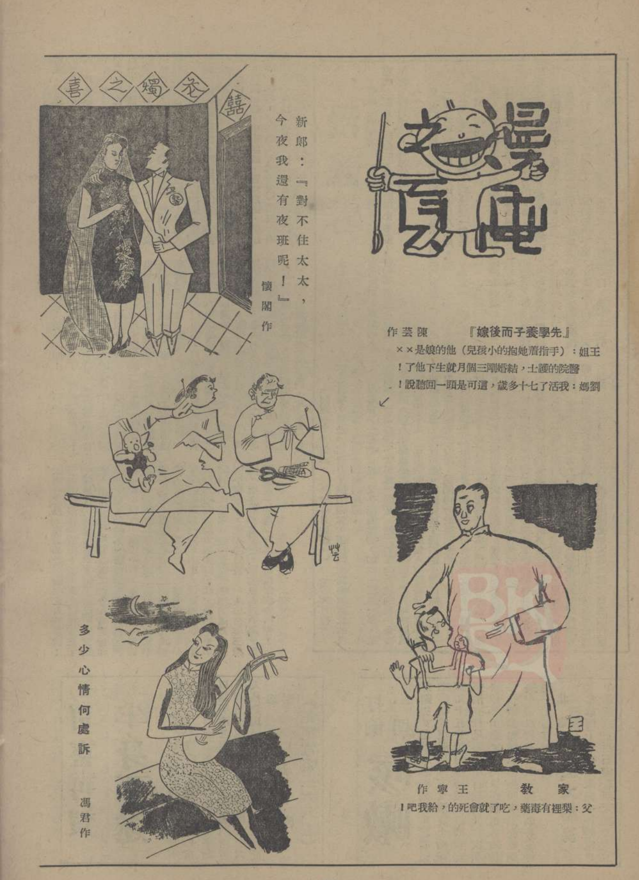
雪後天晴，若是遇到一場明月。在塞上，那是如何的雄闊淒涼。我們只閉上眼睛望望一片無邊際的平原，上面舖了白色，天空沒有纖塵，月光冷冷的鋪在大地上。這樣的景物，那名士唐伯虎未必能即景作出詩來吧！

「回東峯發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只是形容月夜雪，不是眞雪，只是沙地被月光照的像雪，這已經充滿淒涼悲壯的况味，若是眞雪，那更是如何的雄闊！

但雪在另一種場合裡，又是極溫柔的，如同「恍然一夢，仙飢似雪。」這雪雖不是眞雪，而是（她）的飢肉，她的飢肉是多麼細膩呢。詞人却說她係雪。這雪是臘多麼溫馨？雪有時確是溫馨的，當着多天，在溫暖的閨中，和你的愛人圍爐談話，窗外的雪花打着窗櫺，細碎可聽。簡直變成了琵琶娜，彈出甜蜜的調子使你和你的愛人的心房，跳動得合於牠的節拍。

長城邊壯士騎射的雪景，和梅花旁折放的仕女是不一樣一的山村里的高士，賞雪賦詩，和獨釣寒江雪的漁父心情也是不一樣的。從前有一句俗語說：「大雪紛紛下，柴米油鹽要長價。」心里盤算着柴米油鹽的人，絕沒有飲酒賦詩的心情。

雪景常被小說家作背景。中國小說如水滸裡的林冲風雪山神廟，用雪景襯託一個的無家可歸波落的英雄，紅樓夢里寶琴立雪是用雪景襯託一個美麗的少女，又為舊劇南天門，用雪景來襯出落難的主僕逃走的困難。至於西洋故事，為賈克倫敦的野性的呼聲，自始至終沒有離開冰天雪地；托爾斯泰的復活末後也用着西伯利亞的大雪，雪在文人的筆下用處是很大的，除了蠻荒的作家用不着牠。



花燭之喜
囍
新郎：『對不住太太，今夜我還有夜班呢！』
懷閣作
『先學養子而後嫁』 陳芸作
王姐：手指着抱她的小孩兒（他的娘是××
醫院的護士，結婚三個月就生下他了！
劉媽：我活了七十多歲，這可是頭一回聽說！
多少心情何處訴
馮君作
家教 王寧作
父：梨裡有毒藥，吃了就會死的，給我吧！



『四喜』
（1）久旱逢甘雨（2）他鄉遇故知
（3）洞房花燭夜（4）金榜題名時
─旭初─
結髮夫妻
高炳華作
摩登冬防
─文君作─
受窘三部曲
王戟作
幼而學也
則有塾師之欄
方其婚也
乃逢河東之吼
壯而行之
又有上司之怵
藝術家：這是我平生的傑作我要用它救濟災民。
收款員：但你的作品當不了災民的飢寒呀！
─成伯華作─
賑災收款處

我的中國丈夫

美國瑪格萊脫女士作　朱心心譯

第二章　在上海

我們在上海住在公共租界，物質上的享受與美國一樣。惠福交給『阿媽』。這是在美國找不到的。

我到了上海之後，便開始過中國人的妻子的生活了。

他問我：『你在中國過得慣麼？不同的習慣，不同的人民，你覺得怎樣？你想家麼？』

『我一切都過得慣。』我答。『你說我想家，爲什麼，長慶？這里不就是我的家麼？』

長慶在上海教高級英文，並擔任國際法教授。

我們三位主人，長慶，惠福和我，雇了三名僕人：阿金（Ahching）。阿林（Ah Ling）。和阿寶（Ah poh）。

阿林專管買東西，做廚房裡的工作；阿金操作家中雜役，並到外面送信；阿寶就是阿媽，領小孩，做我個人的私事。

我自已在晚上爲長慶整理文稿，有時還助他寫信，他常呼我爲他的秘書，我們倆在中國的第一年中，可以說是一對眞正的配偶。

我和我的丈夫說：「我差不多已經是中國人了。」我穿中國女人的衣服，這種衣服穿在身上，我自已也覺得非常美觀。

我記得有一天，伍廷芳博士看見我穿上中國的衣服，很感興味的問我：『你歡喜穿這種衣服麼？』

『是的，我眞的喜歡穿他。』我答。

後來長慶在上海過得有些厭煩了，他和我說：『美國譬如一英氣勃勃的靑年，中國則好比是一位龍鍾不堪的老婦人！』

我說；『老婦人麼？這是一位聰明伶俐的老婦人！』

這時他極端贊美西方的文明，爲雖然是西方人，却反而從心裡贊美東方的文明。

不久長慶生病了，但並不沉重，沒有多少天，即恢復健康。長慶病愈之後，我在和他閒談的時候，無意中問他：『萬一我們兩人中有一人不幸，那時將怎末樣才好呢？』

他朝我直瞪着眼，半響不語。他臉上似有憂鬱的表情。然後他發言：『這事我不敢說。我心裡還沒肯轉到這一層念頭。我只知道我們現在是一刻也不能分離的。』

不知爲了什麼，我心裡 老是不 知不覺的發愁。然而我也不敢直訴我的衷情，恐怕傷動了他的心。不過我的神氣，他似乎有些覺察，他有一次執住了我的手，說：『不要那樣胡思亂想。我們應該想到白髮偕老才對。』話雖如此，自從他那次病後，這種幻想的影子。始終沒有離開我的心頭。

現在我們搬到法租界來住了。房屋更覺寬敞，陳設也更華麗。並且多雇了兩名僕人，一人是包車夫，一人是新來的阿媽。

剛還入新屋不幾天，長慶接到他父親寫來的一封信，這是我們倆結婚後他家裡人第一次給他的信。信中約他回家一行，因爲他的母親頗想念他。

『這是修好的表示。他們還不知道我和你已經同住在上海了。』

『你一人先回去一趟罷。』我說。我覺得修好是最好的，爲他計，修好是再好不過的。我目覩中國家庭的生活，團聚的意義就是圓滿的示表。他因爲我的緣故，以致和家庭不睦，未免罪孽深重，所以我勸他回家。

『我要將我們的事去告訴他們，』他答『這是我的一個好機會。』

長慶當時覆了他父親一封信，告訴他們我也在上海。相隔沒有幾天，他回家去了，懷着滿腔熱忱，使他家庭對我表示好感。我也希望他們知道他的兒子和我這樣一位外國人，對於他們並無妨碍。

他去了六個星期，信札往來不斷。有一天清早，他忽然回來了。

『你母親的身體好麼？』我第一句就問他。

『我母親身體很好，並且極願意和你見面。』他答。他又問我：『你願意去不去』

我想了一想。我使這樣答覆他：『我去是願意的，不過我的意思，以爲不如姑且等一等。』

在中國的家庭中，長子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在他的父親之外，長慶就是一家之長。而他的妻理應陪 伴他的母 親，如形 影之不離。中國人多說男婚女嫁。爲什末這樣說呢因爲男婚是娶一新人進門：女嫁是女兒嫁出娘門。他的母親得一媳婦，比之得一女兒尤其歡喜。他可以替 代他接待 賓客，料 理家務。將來婆婆千年之後，長媳婦是一家的女主人，什末事都由他管理。同時婆婆也都願意媳婦陪伴着他，以娛晚景。

我在中國住了不少日子，漸漸的有些東方化了，心裡也願意到長慶家裡走一趟。

他又告訴我，他回家以後，他的母親曾和他說，他要有一位賢慧的媳婦陪伴着他。照中國的習慣，長慶還可以娶一位中國女人做妻，使他住在家裡，使他在家裡做媳婦，他的母親特地以此徵求他的同意。

我聽了不勝其懷疑，心下暗想，中國富人娶妾，是極平常的一樁事，甚而至於妻和妾同住在一家。這時我的心頭躍躍地跳動。『你——要——？』我最後這樣斷斷續續的問。

『你問得太奇怪。』他說。『我們倆的感情這般好，我能娶 妾破壞 我們倆 的感情麼？我已經對我的母親明白表示過了，我一生祇能有你一人做我的妻，我決不娶妾。我親愛的，我和你二人始終如一，將來我們二人白髮偕老，決不容第三人來。』

從此我對長慶的感情，又更深一層。

此後長慶的家中時常來信，並且還問候到我。

長慶病後，身體太弱，他的母親頗掛念他。一天上午，他的母親大約是爲了掛念兒子的緣故，到上海來了。適逢長慶不在家，我急急忙忙下了樓，穿上中國衣服，爲要博得我的中國母親的歡心，雖然有些窘，也是沒有法子的。

我和他初次見面，他不會說英國話，我也聽不懂他的南方話，二人面面相覷，默無一語。

第三章　做媳婦

我學中國人的禮節，用雙手置在胸前，微笑着，彎下身子，行了個見面禮。我的中國母親立刻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並且向我走前一步，移動他的纏小了的脚，向我回了一個禮。但是我們二人不能談話，只是面面相覷。雖然如此，我們二人却都能互相會意，以姿勢替代說話。他比手勢問我，我的丈夫

在那裡。我也以手勢指着外邊告訴他，他已出門去了。

我聽到門鈴響了，知道長慶回家了，我急忙去開門，並且告訴他以這個好消息。

他們母子二人以南方話交談，我一句也聽不懂。他告訴我，我們的母親預備在這裡住六個星期。但是我和他鎮日價做啞子戲，用眉眼，用手勢，有時相對而笑，或搖頭，或點頭，或轉睛，以互相達意。

他帶來了很多禮物，給我的有一條中國金鏈，製作精緻，我帶在頸項上，增加不少光彩：給惠福的有十多套小衣服。其餘盡是食品，裝在罐頭裡的有魚肉與蔬菜，還有新鮮的水果，如龍眼，荔枝，蘋果等物，美不勝數。

我和他在家中無事，以縫紉消遣光陰。他能用脚踏的縫紉機，像頗熟練似的。我們三人，長慶，他的母親和我，又常常到中國飯館去吃中國飯，他看我用中國筷，又能吃中國菜，他心中的愉快，自不問可知。

有一次，當我們用膳時，我穿的是美國的衣服，不過我仍用中國筷揀菜吃飯，旁桌的人都很注意我們。有一位青年婦人用我丈夫那個地方的方言說：『他一定是一位教會中的女人』。母親聽到這句話了，立刻對長慶說：『長慶，媳婦恐怕不慣吃中國菜，你問問他，要不要換一份西菜』。長慶當時把這兩句話都翻譯給我聽了，於是我知道我的中國母親，並不隱諱有我這樣一位美國媳婦

母親喜歡看中國戲，因爲上海有幾處好的戲院，所以我們三人又常常去看中國戲。

母親很喜歡他的小孫子惠福，時常將他抱在懷中，教他學話，並以小孩喜吃的東西給他吃。

母親臨回家時，對長慶說：『這實在是中國人的家，家中有一位中國媳婦。他雖然是西洋女人，却一切都是學中國的。我沒有到這裡來的時候，我做夢也想不到有這種情形，現在我親眼見到了，我覺得異常愉快』他同時邀我們到老宅裡去小住。

長慶的父親，這時正出外視察他的商業家中事全由梁夫人一人主持。

我們的母親走了之後，我們的第二個孩子亞福（Alfred）又呱呱墮地了。本來我們二人已定下計劃，將作登山之遊，至是不果行了。我產後在家中靜養，趁這個靜養的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學官話及長慶家鄉的南方話。

第二年的冬天到了，我們的母親催行的信也跟着來了，他邀我們到南方去過冬，於是我和長慶便決定回到老宅去，預定在那兒住半年。

我們辭退了僕人，祇帶了阿金和阿媽回去，這時已是初冬天氣，長慶的氣色不甚好看，又常常咳嗽，上海冬令的氣候似乎太冷不如回到溫和的他所習慣的地方去。

我們坐船回去，還未到家時，我又生下一個女孩子，取名麗雪（Alicia）。因此途中略有耽擱，再度鼓起勇氣回家，至則高樓大廈，並有花園池塘，見到梁夫人之外，又與春娟夫人（Madame Spring Time）相見，他也裹成了一雙小脚，穿着繡花小鞋今年芳齡十七歲，是梁夫人第二個兒子的媳婦，此外還見到一位張夫人（Madame Chan）。他的一雙脚瘦小極了，而步行甚速，我的丈夫在背他的面時告訴我：

『差一些兒，他要做我的岳母，假使沒有你的母親替代他！』

我現在明白了。『他就是麗英的母親麼？』我問：『現在麗英到那裡去了呢？』

『他們都不肯明白告訴我，』我的丈夫說。『不過我從別處聽說，張夫人剛從新加坡他的女兒那裡回來。我想麗英或許也已經嫁了人了，或許也像我們一樣。已生下三個孩子，也說不定。』

不久，長慶的弟弟麟慶（Lin King）也回到家裡來了。他和春娟夫人的感情。眞是說不出的甜密，雖然他們倆的婚事是由兩家的父母包辦的，並且他們倆在婚前一面不相識，可見風俗之轉移人心，東方的人，東方的事，畢竟和西方的不同。我和我的丈夫說：『我們的孩子將來長大了，我們要叫他們都婚配中國人。』長慶沈思有頃，然後問我：『我親愛的人兒啊。難道他們不學他們父親的榜樣麼？』

我的中國話到現在還是說不好，仍不能和長慶家中人多接談。

新年到了，長慶和我以及兩個男孩子，都穿上中國衣服，闔家歡天喜地的過了新年。

新年過了，我的丈夫要動身到北京去做官。一天，他輕輕的向我說：『我最親愛的人兒啊，我和你現在要分別了。』我聽到了這句刺心的話，淚珠兒不由得撲簌簌地掉下來了。

他立刻和我接吻，並且對我這樣說：『不要哭，不要哭，哭則我不走了。』他取出他的手帕，輕輕拭乾我的眼淚，反而求我：『對我笑一笑！』於是我就笑了。

長慶在家時，我和他朝夕談笑爲歡。現在剩下我孤單單地一個人。現在我是一個人在長慶家中做兒媳婦。做眞正的中國兒媳婦陪伴長慶母親的生活現在算是已開始了。

（未完）

本刊新年特大號徵文

舉辦文藝作品大懸賞

逕啓者：按出版界慣例，每逢新年必有「新年特大號」之輯，現民國三十年已轉瞬即屆，本刊亦未能例外，故定於三卷一期上出一新年特大號，但爲使內容更爲充實及引起讀者興趣起見，屆時將篇幅擴充至七十餘頁，除特請各地行政長官及各界要人撰述「我對今年的希望」和爲切合時令輯一「談蛇專頁」，已請各特約作家撰著以臨三十年之蛇年外，並舉辦文藝懸賞大徵文，希各界愛好文字者不吝珠玉踴躍惠賜，是所至盼！茲將條例簡刊於后諸希公鑒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啓

文藝懸賞大徵文

徵文之類別：一、短篇小說　二、劇話劇本

應徵須知：

一•字　數：短篇小說：以一萬字左右爲合格。話劇劇本：以獨幕劇爲限。

一•賞　金：一等一名，各一百元　二等二名，各二十元

一•截止日期：以本年十二月十日以前寄到者爲有效。

一•揭曉日期：本半月刊新年號上。

一•發表日期：除新年號上各刊一等一名外，其餘陸續發表。

一•凡應徵者必須書明眞實姓名及詳細通信地址。

一•應徵函件封皮上註明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文藝懸賞稿件。

一•不錄取稿件，附足郵票者均可退還。

寶山袁秋巖六芳草堂詩

詩重性靈近於天籟

詩話

詩經大序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是與「詩言志」之「尚書」所記相同。而後人片言隻句所擬之詩之定義。均屬於文字歧異，大體皆同。故楊鴻烈於編著「中國詩學大綱」（商務版）中，所記之「詩的定義」將羣書議論紛乘，而得其自撰之結論，爲詩之定義其言曰：「詩是文學裡用順利諧合帶音樂性的文字和簡練美妙的形式，主觀的發表一己心境間所感現，或客觀的敘述描寫一種事實而都能使讀者引起共鳴的情緒。」此語良是，但古人亦已有先見之言，即袁子才之主詩以性靈爲重之說也。性靈，即志之擴大之意，尚書所記之「詩言志」，殊覺其既賅而博。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所謂「言志乃詩人之本意。」又謂「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烟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此意即近於性靈之說。性靈，發乎天籟，心所思之，詩所言之，故李杜之分即在乎此。太白之「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子美之秋興八首，均寓其個人之性靈在其中。

手邊偶翻及淸袁秋巖「六芳草堂詩」一卷，家刻本也。其詩未及傳，但句中尚有天籟之意存。今錄一首。

綠沈翡翠博山鑪，深淺眉痕十樣圖。雙界烏絲書卍字，籌分紅豆戰樗蒲。三生艷福銷完未，一杵元霜搗爛無。淡煞靈心明似鏡，傳情都在語含糊。（無題和雪村韻）

讀其句雖側近淺艷，但其語意，則無縫天衣，性靈之概，溢乎紙上。

（梅花龕客）

詩云子曰

讀曲偶記

牡丹亭一曲，艷絕人寰。加以還魂復合，尤增團圓之想。杜麗娘固可稱爲尤物，死歿於園亭，園亭爲之生色。生前遊園復驚幽夢，直使讀曲之人爲之共鳴。湯臨川撰曲時，或恐麗娘孤單，故不僅遊園一場，即以春香，並於學堂一場，完全由春香爲主角。但今之舞台上，伶人搬演，因以全副精神，灌注於春香身上，故直將麗娘儻諸閒散之列，或非臨川之原意耳。

前記遊園驚夢，謂爲牡丹亭中之精華所聚，除此兩折外，愚以爲即以拾畫叫畫爲最。「拾畫」列曲中第二十四齣，「叫畫」，列二十六齣「玩眞」。此兩折之情意，淸人曲中只洪昉思之長生殿中「埋玉哭像，」其工力似乎可敵。以情論事，柳夢梅閱離之頃，睹跡廢園，雖昔年有同夢之境，但地變人非，焉知黃土壙中，即夢中人瘞骨之所。況乎斷井頹垣，恰符前兆，縱姹紫嫣紅，依然開遍，然過去之朝陽美景，不復遑於眼前矣。

「拾畫」一折，柳夢梅乍見園門，用集唐四句以形容之，便見傷離病感之心未少折也。其句云：「流鬪仍是玉闌干，（王初）四面墻垣不忍看（張隱）想是當年好風月，（韋莊）萬條烟罩一時乾。（李山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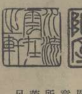
「拾畫」中「錦纏道」一曲，如「斷烟中見水閣摧殘，畫船抛躲冷鞦韆尚桂下裙拖。又不是曾經兵火，似這般狼籍呵，敢斷腸人遠，傷心事多。……」此段詞句處處與「遊園」相照。處處埋藏一個杜麗娘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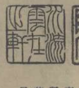
「玩眞」一折中「黃鶯兒」一曲，乍見小像，所描寫之意，頗見逼眞之態。如「甚威光不上蓮花座，再延俄，怎湘裙直下一對小凌波。」再讀「驚曉序」一曲中，向丹靑何處嬌娥，片月影光生毫末，似恁般一個人兒，早見了百花低躲，總天然意態難摹，誰近得把春雲淡破，多敢他自已能描會脫』。柳夢梅說明畫像姿態之時又是一首黃鶯兒，如「客影落纖娥，動春蕉，散綺羅，春心只在眉間鎖，春山翠地，春煙淡和，相看四目誰輕可，恁橫波來覷顧影，不住的眼兒睃」此種描寫，竟是將杜麗娘喚出眞眞，地道將「叫」喚出來也。

（劉雁聲）

記陳漱石所治印

聽寒





治印，以能脫去塵俗，固步步得宗古人，但又步步不爲古人所拘，斯爲上品。印文，其字形不一，亦因之所治之印態互異，有此四字治爲印章，觀之絕妙，刀法章法均臻上乘。後之者欲摹而仿之，以其所另擬之四字，如樣而治，則難得其工妥蓋字形不同，則韻味迥不相似，亦猶之削足適履者，每難得其妙。

京門有陳漱石氏，能治印，余識之於偶，請其製一小印，驚其妙，屢屢求之，今齋中所藏牙石不下三十方，均漱石所治也。漱石氏，系世族，未冠即浸於印譜之中，從師於梁燕蓀先生。先生即昔年與吳南愚（岳）同設肆於勸業場，顏其室曰「縹湘館」者。縹湘既畢，即另設「印痕樓」南愚之封翁蓁翁先生之意也，並爲之書額。今則更爲燕古山房梁先生猶篤愛其鐵筆。

漱石氏刻二十年之久，所爲不求其過爲人賞，但能舒其所懷，以遂其志，故念來年斤斤於此，貌誠愨而堅毅，每得一印，必審視之數四，固未以其所爲換得解餓符也。

本期爲之介紹數方，以見全豹之一斑。





驀山溪（梅）

洗妝眞態，不假鉛華御。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黄昏小院，無處著清香，風細細，雪垂垂，何況江頭路。　月邊疎影，夢到銷魂處，結子欲黄時，又須作廉纖細雨。孤芳一世，供斷有情愁，銷瘦損，東陽也試問花知否？

梅之爲物，雅淡勻潔，故庾嶺鄧尉，號稱梅藪。且夫月移花影，人在闌干，一種清氣，撲人襟懷，纏綿於此闋以梅爲骨，以情爲案，寫出嬋娟有意。而天涯淪落，旅况銷魂，宜乎有客子衾單試問花知否之問也。

又

草薰風暖，樓閣籠輕霧，墻短出花梢，映誰家，綠楊朱戶，尋芳拾翠，綺陌自青春。江南遠，踏青時，誰念方羈旅。　昔游如夢，空憶橫塘路。羅袖舞臺風，想桃花，依然舊樹。一懷離恨，滿眼欲歸心，山連水，水連雲，悵望人何處？

固然，桃花依舊開千里，海角天涯是一家。不必斤斤以家山繫念而羈旅之悲。然處於「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之際，亦復有魂銷鄉關，徒增遺恨之致。况乎如此詞所謂「綠楊朱戶，尋芳拾翠」，際於「綺陌自青春」與「踏青時，誰念方羈旅」之時，當然有「山連水，水連雲，悵望人何處」之感。矧游子思鄉，與日俱深，當更有「一懷離恨，滿眼欲歸心」之意矣。烏乎！讀罷此詞覺與少游滿庭芳之「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邊孤村。」之句，有相呼相應之勢，且秦詞此闋下半又有「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黄昏」之句，是與元寵此詞更有相關相應之處。讀之彌增感觸。

相思會

人無百年人，剛作千秋調。待把門關鐵鑄，鬼見失笑，多愁早老，惹盡閑煩惱。我醒也，枉勞心，謾計較。麤衣淡飯，贏取暖和飽，住個宅兒，只要不大不小，常教潔淨，不種閑花草。據見定，樂平生，便是仙了。

此闋應與「撲蝴蝶」詞並看。「撲蝴蝶」詞見上期。兩詞均以勘破情關，還破人生爲目的。撲蝴蝶詞尤以春花沉醉爲解，此則直欲白日飛仙，是詞中之另一種見解，而爲一般普通詞中所無。徵諸樂章詞中固甚難見也。上半闋所謂「我醒也」一語，下半闋則均是此意。至於「樂平生便是仙了」之句，尤爲人生一棒喝，宜翻復讀之，則詞中能感人意，其功效當不在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以下也。

品令

乍寂寞，簾櫳靜，夜久寒生羅幙。窗兒外，有個梧桐樹，早一葉兩葉落。獨倚屏山欲寐，月轉驚飛烏鵲。促織兒。聲響雖不大，敢教賢，睡不着。

此詞得黄葉滿堦，旅人夢裡心驚之意。「夜久寒生羅幙」一語，固是寫景，但古人詞句，先得其意，余選此詞時，並嘗此味也。况又有窗外梧桐，敗葉早落，是秋深冬日之象，讀之寒生背間。（硯齋）

〰仲君選散曲〰

元姚燧雙調新水令（冬怨）

姚燧，姚樞從子，字端甫，少從許衡遊，以眞知實踐爲事。爲文閎肆該博，有西漢風。冬風勁厲，獸炭新紅，散曲選之首，特錄端甫此曲以實其候。

梅花一夜漏春工，隔紗窗暗香時送。篆消金睡鴨，簾捲繡蟠龍，古鳳髻中又啼覺半衾寒。

【駐馬聽】 心事忽忽，斜倚雲屏愁萬種。情懷冗冗，半欹鴛枕恨千重。金釵剪燭燒獨紅，膽瓶盛水寒偏凍，離思擁，掩流蘇帳暖和誰共。

【喬牌兒】 悶懷雙淚擁，恨鎖兩眉峯，自從執手河梁送，離愁天地永。

【雁兒落】 琴閒焦爨桐，簫歇秦臺風，歌停天上瑤，曲罷江東弄。

【得勝令】 呀，書信寄封封，烟水隔重重，夜色巴陵下，秋風謂於東，枕上歡娛夢，飄蓬，天涯悵望中。

【沽美酒】 醴濤傾白玉鐘，羊羔泛紫金觥，獸炭添煤火正紅，業身軀自擁，聽門外雪花風。

【太平令】 悔當日東墻窺宋，有心教夫婿乘龍，現如今天寒地凍，知他有誰人陪奉。想這廝指空，話空，一步步脫空，巧舌頭將人搬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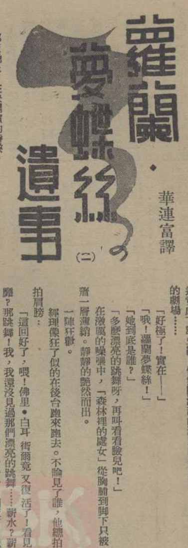
【水仙子】 朔花掀到楚王宮，凍雨埋藏神女峯，雪霰打碎桃源洞，冷丁丁總是空，下湘簾翠靄重重，寫幽恨題殘春扇，敲鬱悶聽絕暮鐘，數歸期輸偏春蔥。

【折桂令】 數歸期偏春蔥，魚深潛鴨綠寒江，雁唳殘羊角旋風，碎寒金照腕徒黃，展香爐藏煙近黑，守宮砂點臂猶紅，散風雪一天騰擁，悶雲雨何處行蹤，途路西東，煙霧溟濛，魂也難逢，夢也難通。

【然　尾】 這寃情算有千鈞重，見時節心頭氣擁，盼的我眼皮兒穿，則問他負心的可憐。



名畫家周懷民近作



羅蘭·夢蝶絲遺事（二）

華連富譯

那天晚上，在快開演的時候。

曼謝蒂呢？

這個大謎，看起極安定的劇場的態度來，像引起了無限的興趣似的，陸續擁擠進來的觀衆，都一齊。

——羅蘭夢蝶絲！

——羅蘭夢蝶絲！

的道念着，互相奇異的交換着眼光。

但在一個鐘頭後，這疑惑變成了滔天的激動的暴風雨。

舞踏「森林裡的處女」的一個場面——

蒼鬱繁勃的大樹林裏，伴着鳥的歌聲和葉的細語，一位世上鮮有的美麗的處女在跳着「生之喜悅」的舞。這時候突然襲來了可怕的暴風雨，樹葉飛散着，小鳥逃去。但這「森林裏的處女」，在這大自然的威力中感到新生的魅力而雀躍起來。

不久，暴風雨過去，樹稍捋起一輪明月。處女隨着月影追到溪間。

浮在溪流上的影子，曾伸幾次手而想將它撈起的她，終於完全脫掉了衣服。……剎那間，這像大理石彫刻成了似的美麗的肉體，毫不躊躇的跳進溪裏。

在捧着的兩手中，有着月影，處女狂喜了，從溪流到岩石，從岩石到溪流，處女緊捧着月影，放着聲狂跳着。

——不知汚垢的裸體女神，若生在人間才能知道的大自然的魅力。

…………。

幕靜靜落下。

在鴉雀無聲的觀衆席的一角，不知誰喘了口粗氣，誰知這竟成了導火線，俄然間湧起的激動的暴風雨，搖振着廣大的劇場……

「好極了！實在——」

「哦！羅蘭夢蝶絲！」

「她到底是誰？」

「多麼漂亮的跳舞呀，再叫看看臉兒吧！」

在激厲的噪嚷中，「森林裡的處女」從胸脯到脚下只被着一層薄綃。靜靜的艷然而出。

一陣狂歡。

經理像狂了似的在後台跑來跑去。不論見了誰，他總拍拍肩膀：

「這回好了，喂！佛里•白耳 街爾竟 又復 活了！看見麗？那跳舞！我，我還沒見過那們漂亮的跳舞……薪水？薪水甚麼的多少都行呀，給多少也沒錯。哈哈哈！明天了，只明天一天，全巴黎的聲氣都會集到這裡」。

他像說夢話似的叫着

戀的漩渦

果然。

巴黎又沸騰起來。

爲了突然出現了的這個女性，會捲起騷然的激動的市民羣衆，眼巴巴的等待着開場，在佛里•白耳街爾院的門口，竟擺着長長的行列，等她的豪華的馬車一出現，人們都歡呼着圍了起來，口裡喊着羅蘭夢蝶絲的名子。

黑蒂跟在旁邊，打扮得孔雀一般的羅蘭，對這些羣衆頻頻撒着嬌嬌兒，一面挺露着天禀的風度，悠悠走進劇場。報紙上更錦上添花的宣傳着。不知何時，曼謝蒂的風傳被街頭的人們忘得淡淡的了。

繁華的布爾瓦爾•得•司脫拉斯布爾街上，羅蘭的新居裡，成天價堆着人們送來的花環的高山。劇場裡，馬車裡，在她的周圍，總會堆着各種高貴的禮物，甚或弄不淸楚是誰送來的。

在這樣狂熱的卷渦裡，羅蘭依次的發表她獨特的舞蹈。接着「森林裡的處女」的是「和星說話的女人」。及待「戀情」上台表演時，竟被稱爲神技絕品，繼續了四十五天的滿座，造成劇場創辦以來未有的記錄。

在這不知幾萬的崇拜羅蘭的巴黎人中，歷史家只選擇了兩個人：一個百萬富豪碧由佛爾伯爵；一個叫阿爾曼特，得飛不列爾，也是個貴族的青年。

羅蘭翩翩喜歡這青年貴族。端麗的面容，優雅的身腰，從星一般瑩晶的眼瞳裡細語着「無言之愛」時，羅蘭的熱情的血妖野的沸騰起來了，但在這個剎那，緊緊抓住羅蘭的理性的，是超越了一切問題的「錢」一個字——黃金世界！

孔雀女王的生活，不是全依仗着錢嗎？錢的威力，能使一切從醜陋變成美麗。有着無限的財富的碧由佛爾老伯爵，把佛布爾，散，街布爾曼的豪奢的別莊，和一輛漂亮的馬車也無端的贈給了她。只要在這兒一住，就會被說爲巴黎第一流人物，羅蘭在這別莊上開放了沙龍招待紳士淑女以來，一躍而爲社交界的女王的，都是老伯爵的「財富」的力量。

——肉體是有形的，愛是無形的。

這是答答的低語着的羅蘭，夢蝶絲的理性。

每夜，老伯爵總是訪問別莊，等待着羅蘭的歸來。

一同吃夜餐，便是僅少的「被允許的特權」的老伯爵，打聽打聽一天裡舞台上的事情，成了唯一的安慰，接着輕輕談一會兒話，在羅蘭伸出的手上接個吻，便寂寞的默默而歸。

羅蘭打開寢室的窗子向外瞭。

在那兒阿爾曼 悄然倚着 窗子站着，這個可 憐沒有「財富」的青年貴族，沒有禮物，只摘下了帽子：

——可愛的羅蘭，今晚安靜的休息吧……

默默行完禮，欣然回去了。

不趁心願的戀愛！

「阿爾曼！——」

幾次想這樣呼喊出來的羅蘭的熱情，終又被理性冷醒的壓制住。

二百萬法郎的項項

「羅蘭——」

是往日沒有的沉思着的老伯爵的臉，平常，握住伸出了的右手道聲「安息吧。」默默歸去的老伯爵，今晚却緊握那手，用顫動的聲音招呼羅蘭。

呀——

她的敏銳的神經，霎然消滅了頰上的笑靨的時候。

「我……」故做鎭靜的老伯爵的手，哆哆嗦嗦的抖顫着低下了頭，勉强的說道：

「坦白的說了吧，羅蘭，你能不能和我結婚？不，當然這一程子我的誠意你是特別明白的，以後一定也是那樣，還

決不是一時的高興，我的名譽，我的財產，都貢獻給你，我已經忍不住再把「我的唯一的希望」的你的身體的展露在萬人眼前了，自然，藝術是尊貴的，即且對某人說來是有意義的生命，所以我並不說叫你捨棄了那種可貴的生命，但把自已最心愛的影子，每天晚上在萬人眼前——」

「明白了，伯爵。」

羅蘭連自已都曾吃驚的冷然的回答着。像那樣燃燒在胸中的青年貴族阿爾曼的影子，在這瞬間已像夢幻般的消失了去，所剩的冷冰冰的理性，對老伯爵的乞求，像望不能這一聲似的爽然回答了。

「我，對您的厚意總是深深的覺得快樂。好的，我很喜歡這麼辦。」

「唔，那麼，你是答應了？」

「是的，我很喜歡……伯爵！」

像閃電似的，在伸出的兩腕裡接着雨點一般的吻，老伯爵蹣蹣跚跚的倒在沙發裡。

× × ×

巴黎全市又在沸騰着。

一切報紙上，把「巴黎的新娘」的羅蘭，夢蝶絲的結婚登載了一大面，因爲新郎是法蘭西數一數二的富豪，而且又是差得像孩子爸爸樣的老貴族，於是都在興味的焦點上熱熱鬧鬧的寫畫着，竟使這風聞僅在一日之間，從沙龍的一隅到咖啡店的留留落落，像電流一樣的傳遞了全巴黎。

不僅此，老伯爵當做婚約的禮物而贈來的眞珠頂項，竟是在巴黎再不會找到第二個的，價値二百萬法郎的珍品，這大大的可驚的事情，又使全市民睜圓了眼睛。

但這段新聞的報道，在同樣巴黎的屋頂下，投射着銳利的眼光，有一個漏出惡意的笑聲的人，這事情不但伯爵和羅蘭，巴黎街上沒有一個人曾覺察到。

這人叫霞砮砮，打巴狼。

黑暗魔王。

霞砮砮，打巴狼！

他的存在也過於有名了。

他是住在巴黎那兒的「黑暗魔王」。警察當局曾宣佈過有密告其根據地者賞金五萬法郎，但這無形的怪盜，像幽靈一樣的出沒着，在他經過的地方，甚至不留一個指紋的痕跡。把所有的犯罪，用「不可能」三字抹清了的這個人的存在，在歡樂之都的巴黎，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二百萬法郎的頂項！……」

在自語着的霞砮砮，打巴狠的嘴角上，浮着會心的微笑是一個尙在中年的，帶有滿身神秘的，容貌森然的男子。

「說甚麼富豪，盡力蹂躪男人吧了！爲了個女人，竟化上二百萬法朗買頂項……」

這人下決心的點了點頭，影子一般的悄悄溜出秘密的臟窒。

其夜。

現在公然任誰也不怕老伯爵，擺出了誇耀門第的貴族架子，滿足了熱情的擁抱和接吻，急急走回家去。

上了床的羅蘭，像忽然想起了一份心思似的，連忙下了床：

「對啦，我把那個人忘了！」

「那是大概今天晚上也會來的青年貴族阿爾曼！」——可憐相！………

在心裡自語着的羅蘭，想起爲了最後的回憶，當見面說幾句話……於是去扭轉庭院的門的把手。

靠在門上，有一的男人的影子，迅風一樣的溜進來：

「不許動——」

伸出一隻手，眼睜睜的瞅着她站定。

「呀！」

險些叫了出來的羅蘭夢蝶絲，看見閃閃發光的短劍的鋒刃，竟嚇呆了，蹣跚的倒在床上。

「羅蘭夢蝶絲！」

是冰一般刺骨的冷冷的聲音，這男子低笑着。

「果然是個美人。可是 我不希罕這個，快把頂項 拿出來！」

「咦？」羅蘭狡黠的抬起頭來，睜着富於吸引力的妖冶的瞳子。

「我不會上你的當。美麗的瞳仁對我一點用處也沒有。快拿出來，那頂項，哦，是那個嗎？……」

棚板上，在開放着的小箱裡，燦然閃耀着奪目的眞珠的光。

「啊！辦甚麼——」叫着的羅蘭，忘掉了恐怖的想要跑來，這瞬間——

像一顆砲彈般的跳進一個人來了，驀然從側面使足力氣將霞砮砮，打巴狠猛擊了去。

黑暗魔王也會疏忽的。正在和女人說話的身子，被一種意想不到的暴力一推，咄嗟間，踉蹌了兩三步跌在那兒。却好兩肩之間重重的碰在鐵製的床角上，哼了一聲便暈迷過去

短劍丁郎郎的落在地上。

扯下窗帘的引繩，將僵伸着的手脚一圈一圈綁起來的青年貴族阿爾曼，對這意外的結果自已覺得非常興奮。

「羅蘭——」一聲招呼。仰起美麗的臉。

「呀！是你嗎？」依戀的羅蘭的眼裡，閃着非常感激的淚光。這淚珠，一時冲破了幽秘在心頭的戀的堤壩：

「阿爾曼——」

隨着超越了理性的熱情的叫喚，緊緊擁抱着的兩人的身子，深深的埋在床裡。

一陣接吻的暴風雨。

夢嗎？

不是夢。現實，阿爾曼全身的血液沸騰起來。凌亂的穿着睡衣的羅蘭的肉體，溶化在他的兩腕裡，幾乎窒息了的愛的耳語，能供給一切的女人的肢體……。

「喂！別中了魔呀！」突然從地上發出惡狠狠的聲音，嚇得兩人連忙離開：

「？」

向着四隻吃驚的眼睛，倒在地上的霞砮砮，打巴狠投以粗野的嘲笑：

「怪可憐相的，這兒還有一個男子呢！把這兒的事情結束完了，再做那個樣兒怎麼？小夥子——」

「…………」

「哈哈哈！別哆嗦呀，沒出息，綁着還害甚麼怕。喂，你勝了。早把我推出去。可是，你知道我是誰？」

「…………」

「不知道，若知道你們就不能動手了。好好記着，我叫霞砮砮，打巴狼。」

「甚麼？——」

「哈哈哈，女人倒不怎的吃驚，好胆量！爲了迷上你這胆量，我把我的身子送給你。喂！把我領去，只要通報了我的住處就會得五萬法郎，若把本人拿去，一聲不知也會加倍領賞。絕好的一筆欵子呢。可是，喂！你們可要知道，」用力撐起了被綁着的上半身，銳利的眼裡放着賊亮的光。

「到那時候，這張嘴會一句不剩的都說出來，把現在的樣子。」

（未完）

文藝



新娘（上）

徐舒

在結婚禮堂上，男女來賓的千百對眼珠都給新娘網羅在她的頭紗中去了。只有雲青的一對眼珠是例外，他從許多來賓的背後隙縫中瞥見正在緩步進行的新娘，不由自主地流下兩滴淚水。

愛麗在雲青的身旁輕輕地把他的衣袖掣動一下，這事雲青正從黑色的外衣中抽出一塊雪白而帶有一些濕痕的手帕來。

「這是喜事啊！」愛麗低低地向她說了一句以後，便示意他閃到禮堂側面的一個邊門外去，那地方是一個洋台。

「是啊！這正是喜事的開端」他跟她閃出了禮堂，接着便一聲冷笑。

鋼琴上奏着柔和的婚禮進行曲，每一個節拍婉轉地從空中傳到雲青和愛麗的耳邊，雖然這時候他們已經閃出了禮堂。事實上他們站立的地方，不過和禮堂只隔開了一重絲絨門帘，要是他們撥開門帘的一邊，稍微一抬脚跟，准可以窺見新娘的全身。

晚秋的風帶着一些涼意向她們吹來，下垂的門帘毫無抵抗地直向門框內飄去，等到風漸漸地平息，門帘也就回復原來狀態，但禮堂內靠着這門邊放在一隻花几上的花籃正把門帘的一邊絆住了。

愛麗很隨便地在露出一角的花籃中抽了一朵康納新，順手把絆住的門帘拉過，然後用兩隻指尖去解除花托上的鉛絲，並且把花梗的一部份折斷了而丟在地上。

「雲青，」她拈了那朵康納新對他說，「在一塊黑色的中間堆上一些粉紅色，無論如何活潑而妙曼的。」說着她把那朵花綴到雲青的衣襟上去。

「但是滿天的黑雲掩沒了月亮的光華，一兩顆星的微光絕不會使人感到牠的偉大。」他這麼說着，愛麗髮上的香味直向他鼻孔中鑽去，他無意識的對她頭上看去時，她已經開始移動脚步而離開他的胸前了。

「在沒有月亮的黑夜，我不信星光不是枯寂詩人的安慰。」她微微的笑着，似乎對於她的話滿不在意。

禮堂內的琴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的，從門帘隙縫中透出的是不很清潔的聲音。雲青似乎不去辨別那些字音是演說還是祝辭，儘管低着頭去拈弄襟上的那朵康納新。他覺得黑色的外衣正有些像陰暗的夜色，康納新固然是絕美妙的粉紅色的點綴，但愛麗決不是他心中的月亮。

「隨便什麼事總是達觀一些好，」愛麗看他不響，仍舊微笑地對他說，「人生即使不是迷夢，無論如何是很滑稽的。」

未忘草

一・寫意章

我有淡憂如你細髮的
柔長
相思亦嬾的
你臉上常是挂着緘默
呵
告訴你落葉盡葬埋了
你眼睛一般光耀的夏
天吧
而你會描下三秋
霜葉照山紅呢

二・訴

我失却過多少個夜晚
如你底眠之戀
一彎月，一片風……
都曾嵌在有你底畫中
六月雨夜常如你脚步
踢醒了我少溫暖的夢
你若問天還很早呵
我却在園裏尋花瓣上
底露珠了

三・描思

從此你去了過客
享受另個世界給你底
歡樂與哀愁
水裏有溪畔人底影子
看落花飄去了
而抬頭望天到遠處
起造第二個高的樓呢

四・擬近酒

「你是說什麼事都不必認眞嗎？」

「正是。沙士比亞寫巴潭姆的頭勿而幻爲驢形，一覺醒來，恍忽迷離，這不是很滑稽而具有深意嗎？」

「深意」，雲青出乎意外地聽她說出這麼奇特的話，似乎覺得她的智識和理解力和她的年齡不相稱停了幾秒鐘他才繼續着說：

「不錯，意義確是非常深刻。但是，假使我是巴潭姆，那麼蒂妲妮亞有沒有醒過來呢？」

「醒過來了，她正穿着結婚的禮服呢！」

雲青聽她巧妙的措辭拉起正在禮堂上站着的新娘來掩代她的地位，頓時像着魔一般地又覺得悽愴起來。

愛麗很覺得後悔似地儘看着他的一對含有淚珠的眼睛，她想她唯一的希望是勸他減少一些傷感，所以把巴潭姆的故事借來作譬喻，不意他咄咄逼人地提起蒂妲妮亞，如果她承認她正是仙人國的皇后，那麼這話怎樣說得出口，並且，男女之間是常有一重幕布隔閡着的，假使雙方要辦到互相澈底明瞭的地步那重幕的撤除，是要男人負責的，她原是別的少女一般，要是大胆地去撤除那重幕布，除非她貶降自己的少女尊嚴，但是自己話已經說出了口，把他趕回悽悵的包圍中，畢竟是違反她本意的過誤事件。

秋風微微地展動了她的旗袍角蔚藍的天空浮着幾片低而薄的輕雲，忽然飄下來幾絲微雨，下午的太陽光却是很分明地有一半照在那重門帘上。

「下雨了」她的意思好像立刻跟着雨點飄落到地上而給塵灰吸收了去，絲毫也沒有痕跡，一團活潑的神情重新從她的眸子中發散到雲青臉上時，也似乎也覺到手上和臉上已着了幾點雨水他旋過身讓愛麗走在前面，鼻孔中又透進了一陣她髮上的香味。

「婚禮完了。」她踏進了禮堂說。

「完了也好，天下决沒有不完的事。」他一手放下了門帘。

地板上可以看到的是五色的彩紙屑和紙條並且還間雜着一些高粱綠豆，新娘和新郎離開禮堂大概只經過一分鐘，雲青緩步地踏在紙屑上似乎想從那上面辨覓新娘的鞋印

「走快一點，這樣子要給人家懷疑的。」愛麗看他的神態實在鬱抑不堪，禁不住伸過一隻手挽着她的胳臂順勢推迫他。

「懷疑，淺薄不該慢慢地走嗎？」

「淺薄？」她做夢也想不到會聽到這種極端的冷酷話。

「正是。」

「嘿，男子的心！

「你在猜我恨她嗎！」顯然地他很了解愛麗的意思。

「不是嗎！」

「告訴你，你不是男子。」轉過眼珠向她重重地看了看，他想她竟是一個十九歲的姑娘，她的理智還够不上判斷他的是非。

「可是你也不是女子，你曉得新娘的心上已經沒有你的影子了嗎？」

「但是我却不希望她再把我的影子留在心坎上。」

愛麗恐怕一個不小心，又會說引起他傷心的話來，所以不再和他爭執。在踱出禮堂以後，她才對他說。

「要不要去看看新娘，也許她的心上很難受呢！」

「大概不會吧！」

「爲什麼？」

「你不用問，你去看見她便可以明白了！」

「那麼一同去。」

「你忘記了你剛才說過的懷疑兩個字嗎？」

「你眞是一張濯 膏用的蠟片。」她笑着獨自向右邊的一條甬道中走去。向前走了幾步，她忽又回轉身來，迫上他面前說：

「你可別再傷感，不如到你自己的空房間中去休息一會，我隨後就來。」

「你去罷！」他想這小姑娘或許在提防自己，很有些不放心的樣子。

從一架晶瑩光潔的鏡子中，雲青看見他自己兩夜沒有好睡的憔悴的顏色，和略帶一些微紅的眼珠，彷彿是小病初愈的模樣。他扳轉自來水開關，放了一盆熱水洗一回臉，在一張小圓桌上抓過一隻女人用的手皮包，拉開了皮包口，揀出了胭脂在鏡子面前數一些在頰邊，其次是敷粉，最後塗上口紅。他覺得這種化粧手續似乎是最準確不過的，因爲他有一次曾經強替蒙茜化粧着玩笑。這雖然是三年前的事，蒙茜那時候只有十六歲，但在她的回憶中，簡直還在眼前。他移動腳步走到靠窗的沙發邊，讓半個身軀躺着，無意識地凝視着牆上的一架鏡框，那上面鑲嵌着一張不知名的少女畫像。突然間那張畫像活動起來，她身上披着薄如蟬紗的衣着，一轉瞬間已換上了新娘的服裝。他完全忘記了坐在只有他一個人的空屋中，彷彿正坐在新娘妝台一邊，她的姑母正在對他說：

「雲青，這兩天很辛苦你，等一會讓一對新夫婦當面向你道謝」

「謝他？」蒙茜這時候已經披上了頭紗，把一雙雪白的手套放在她膝上，「我們還是謝你罷！」

「謝我嗎？」她的姑母歡喜得笑起來。「那倒不必，不過我的心事總算完了，儘對得起你泉下的父母了。」

雲青呆呆地看她一眼，他想這位年老的半紳士式的太太畢竟聽覺是糊塗了。

門窗動處，愛麗跟着女儐相——新郎的妹妹——走進房來。

「時候快到了，你再洗次臉罷」愛麗站到蒙茜的背後輕輕地說。

雲青便從椅子上立起來，想走出去避開她們。

「到那裡去？」蒙茜很注意地叫住他，「你定心地坐一回」。

他默默地回到椅子上坐着，心中却在怪她未免不近人情，她一走出房間便是李家的人，何必爭這幾分鐘的團聚，拉着自己受罪。

「不再洗臉了」。蒙茜回答愛麗。

「那麼再撲一些粉罷！」說着便去拿檯上的粉盒，這時候新郎的妹妹正拿起預備給新娘捧着一束鮮花；蒙茜的姑母正在換衣服。

「雲青，你看應該先敷粉還是先敷胭脂？」蒙茜說着眼睛裡飽飽地含了淚水，顯然地她並沒有忘記三年前他強替她敷粉玩笑的故事，而在給他一個暗示。

「假使你今年是二十歲，那麼你可以先敷胭脂；但是你實在只有十九歲，便不得不先敷粉了」。當然，他想這句話是絕好的回答，除了蒙茜以外，別人決不會明白，因爲蒙茜如果到了二十歲，足了法定年齡，便可以反抗她姑母支配她的婚姻，和他自已結合。現在事實上既然和姓李的聯姻，自然隨便什麼事都得去順從姓李的人，先敷胭脂或先抹粉，原不過是譬喻而已。

「無論如何我總牢記着是先該敷胭脂的。」飽含在她眼眶中的淚水，跟着她哽咽的聲音流下了，愛麗怕她的淚水沾濕了禮服，很敏捷地把粉撲在她臉上抹着。

「好好的爲什麼難受起來？」蒙茜的姑母像慈母般地走過去一手拍拍她的肩膀，一手還在扣襟上的鈕子，「你的婚事雖然時間匆促，但我却始終沒有肯潦草一些，你有什麼不滿意，儘管說罷，我總希望替你辦到。」

「哥哥是很好說話的，」新郎的妹妹也走過來，却沒有放下那束鮮花。「敷粉塗脂是我們的事，決沒有問題。」

愛麗聽她這麼說，禁不住笑出聲來，她想這小姑娘連人家的隱語也聽不出來，新郎大概也是忠厚人了。於是她湊到蒙茜耳邊向她說：

「千萬別再流淚，尤其在走出這房間以後，你明白嗎？」

蒙茜微微地點點頭，任憑愛麗替她抹乾了淚痕，和重新撲了一些粉。然後她握住了愛麗的一隻手，有意地把小指 尖在她 掌上搯了一下，同時抬起眼睛對着愛麗，而慢慢扭轉頭頸向雲青看去。愛麗迎着她的視線，跟着她 轉到雲青身上時，立刻會意似的把頭一點，好像她已經領會了蒙茜的意思。

雲青從回答蒙茜的問話以後，故意在玩弄着妝檯上的粉盒。他再也沒有勇氣去看她們，很勉強地支持自已坐在椅子上，直等到蒙茜給她們擁出了房間，他才像一個被赦的囚犯 般地 跳起 身子，恢復了自由。但是抑壓不住的熱血，立時在他的心上沸騰起來，於是他大踏步跨到房門口伸出一隻手想出去拉蒙茜背後拖着的頭紗。兩個大約只有六七歲的孩子正平平地捧了頭紗的角，愛麗在一旁引領着，差不多快要跨出房門了。雲青的手在孩子的頭上伸過，一個孩子頓時覺得她的小身體給什麼東西擋了一下，便向一邊讓去，接着便突起了一對小眼睛呆呆地帶了些驚慌望着他，頭紗的一角已脫離了她的小手而落在地上。愛麗來不及回頭，用力把雲青舉着的一隻手拉住，自已身體便貼在他的胸前，向後退了兩步，回轉身體皺了眉尖對他說：

「幹什麼？」

但是雲青沒有回答。

愛麗再展開笑容娶緊對那個孩子說：

「快走，紗拾起來，快跟着

那時你再來
月光清白並有着
聖處女過靜雋的臉
玉盞——葡萄酒
像胭脂盒裏那軟絨撲
子
便輕抹紅了你底雙頰
空氣也氤氳着一脈纏
綿
無一絲怨艾繞着心片
不是嗎你那時的笑
亦鬆快似一首淡美詩
章
而後你便倦如一支綿
羊
乃少牽掛思索地睡下
了

五・偶筆

你還不懂得珍惜着
一個秘密像孔雀的尾
屛
誇耀在人們底紅唇上
只不過是個淺地笑吧
想肆意的哭似被棄的
孩子
於無人往來天地之一
角
誰來學慈母手地撫摸
呢
乃變成更大的冷酷了

（劉夕草）

走？」說着她跑過去攙了孩子，抬起剛拖出房門外的一角紗，塞在她的小手裡。

雲青像泥人一般的站着，他想眼前遭遇着的一切，也許不是現實而是夢境，但如果自己正在夢中，那必須快一些醒過來。他神經地轉了一個身，恰巧面對着妝台，一抬眼便從鏡中看見了他自己影子，並且，在台上他看見剛才雯麗抓去的粉盒。伸出兩個指尖，他拈了粉撲湊近鼻孔時，一陣紫羅蘭已透進了鼻管。他覺得這麼清楚的事實，決不會是夢境。

「又在幹什麼？」雯麗已經重新步進房間，而站在他身邊問着。

她看他軟綿綿地做作，和數分鐘以前在自己身後拉蒙茜頭紗的狂態，完全不像是他平常的性格，她認爲這決不是好現象，所以頓時記起了蒙茜搯她手掌的暗示。

「你說，這是不是夢？」他原不提防身旁忽然有人說話，等到看見是雯麗，便這樣地問她。

「如果是夢，那麼我們已經在夢中三天了，但是蒙茜給他的姑母送到這裡來和姓李的結婚却並不是夢。你要是不信，我們到禮堂上去看！」說着，她皺了眉尖在搖頭。

「我想，這，原不像，夢！」他覺得心中一酸，千種怨憤已化爲淚水，一連串地流在衣襟上。

「這是男子氣概嗎？」她正色對他說，「男子的淚好像專是爲了女人而揮灑的。」

「如果你我易地而處，遭受到這種心事，未必不會一些也不傷感罷！」從外衣中他拉出一塊手帕，自己拭着淚痕。

「傷感，我不懂，我只當是一幕喜劇。」她很爽脆地說。

「我可辦不到，請你離開我，讓我獨自在這裡罷。」

「什麼？」她的笑容又展開了「讓你獨自在這裡嗎？笑話！」

「那麼你說我該怎樣？」

「人生有幾次結婚？」

「一次。」

「所以我們應該去看他們結婚去，既然他們結婚畢生只有一次」

不斷的回憶影片般地映在雲青的腦膜上，等到門外起了一陣彈指聲，他眼底幻象才開始消散。他仍舊凝視着壁上的畫像，似乎想找回蒙茜的影子，但門外的彈指聲已經變爲急促地搥擊了。他懶懶地從沙發上站起，走上前把門拉開。

雯麗跨進房間便發現他面上的白粉和脣上的口紅忍不住笑起來說：「你眞想做女人嗎？」

他不大明白雯麗爲什麼儘向他臉上看，更不明白她說他想做女人，於是很懷疑地向她看，默默地沒有回答她一字。

（未完）

拍賣場和夜

謝人堡

夏日，天體移去了正午的惛熱，馬路上望不見是有他合擁擠象，我獨自在一邊市房的蔭影下面走，這天是吹着微風，但微風似乎也是失却效用的。有用的還是揩汗的手帕子。

我在手帕掩護之下，我便發現了一個胡同口兒，隨着電柱掛起一個方旗——旗是用若干藍色白色小方塊布縫起來的，於是旗子會告訴我口兒裏是有臨時拍賣行的。倘有朋友不認識這是拍賣招牌的話，一定會把它誤解爲「估衣舖」的布匾吧！不過「估衣舖」的門前，只高高掛着一兩件舊衣，就很恰當。這不是一種招牌「象形學」麼？但什末事情都有一種相互抵對性的。

等我走到那胡同口兒，我發現墻上貼着一張廣告，上面寫好拍賣的時間和地點，甚而還臚列一些珍貴物品的名稱出來，但看來看去，尋不出任何拍賣的目的來。

我本不想參觀這奢華的拍賣場實際也許因爲錢包不能爲我作臉。終是由於好奇心盛，我便順意去探望一下。

在我一進拍賣場的大門，我望見這裡的人，已是鼎沸可觀了。固然馬路上熱得不見行人，也許行人們都早已轟集於此，認爲很有道理。

這裡的顧客大半都是上等人，紳士，貴婦人，嬌傲的小姐，不過經一番仔細查視的結果，也却有不值錢的人，不值一顧的人。拍賣員對這種人連臉皮都不抬，可是他們參觀得也似十分出神。

我在大致繞遶一周，對於一切貨品也都相看一過。由於屋中擠得過於悶和熱，隨着我便走出來，徘徊院中，我偷偷聽見有幾個人在暗講，有的說，這被拍賣的產業的主人是爲債所累；有的說，主人因爲什末什末，而潛逃了；也有的說，這主人是患急病逝了去，衆說紛紜不一而足。其實果有這般好事的人，在拍賣場中還要研究研究這物品的主人。可見天下人還有一點人心。

這拍賣的物件，多半都是奢華女人用品，除去幾尊佛像和禮佛具大批的古玩與高貴木器外，簡直很少男用東西。冷眼看去頗類法國茶托女瑪絡豔特底遺案一座，不過不會讓人看出像茶花女房間那樣充滿着穢態與淫逸的闊綽罷了。其實我們也決不能冒然說這物品的主人翁便是茶花女底化身。

在這生活亟端困苦的時代裡，一般平常人居然能夠擁有這般過頂的奢華事實，却認爲是一奇蹟了。

在這拍賣場中，我曾一度拿起了一座小黃銅香爐，接着，便引起拍賣員底高聲：「宣德年！」「宣德年！」我於是趕緊放下，恐怕是有汚這「宣德年」。「宣德年」其實倒未必値錢，唯有他這一喊「宣德年」就恍若復辟，價値連城！「宣德年」復不了辟，他們也鬧得天地爲之一顫。

因爲，你想站在這棹子上的拍賣員是如何的洋氣呢！大聲喊着價碼，大聲喊着世界混合語。目的是在使那國人都不能聽得儘懂，這也是一種優越藝術。

後來，我才發現了這東西，在一個掛畫下面的長方桌上，上面擺着若干鞋子鞋下拉長了數件鑲着刺繡花邊的瑰麗旗袍兒，從袍角的一端，慢慢地，似不固意地，狼籍地露出了這東西——兩個詩集；

嚇！兩個詩集！

我最初沒敢猛然拾動，我唯恐那些瞪破了眼珠子的拍賣員們瞅見再嚷起「宣德年」來。於是我便沉默着，可是有的顧客們便不免誤會我是在觀賞這些衣服和鞋子，其實我還固意把臉望着這些鞋與衣服，不過目光却早早瞟在書本子上了。

我細看，是詩集，不錯！再細看，不但是詩集，而且還是名詩。嚇！這還了得！這物品的主人翁居然還是詩友，雖然我不能斷定說是詩人，我却能在暗暗冥想一切，於是鼻前脂粉香也出現了，把室內高騰的臭味逐去。我便憶起了「古色古香」那名詞，古色早已映入眼簾現在香味居然亦闖入鼻中，好大的幸福呵？這幸福。

遲延許久，我再不得不把書本拾出，請拍賣員先生過過目。結果那副具豐眼的拍賣員與我去索「佛郎」，或「先令」什末等等，只說「一塊」！這回倒很乾脆。

沒過五秒鐘，「一塊呀！」「一塊呀！」「One Dollar 呀！」「One Dollar！」「一塊！」「一塊！」

接着，一個女郎一把手接過去，看看書皮書裝，翻了翻，便又遞給那個人了！說着：「一塊兩毛五！」

這拍賣員緊接着又發作似地：「一塊二毛五！」「一塊二毛五」「O-Twenty-Fie哥！」「O-Twenty-Fie哥！」……

我說：「One-Fifty！」

「先生，多少？」

「One and Fi-f-ty」

「呵——?」

大家默默不語: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

「賣啦!」

「多少錢?」我尚意反問着。

「先生!O-Fistai!」

於是這兩本詩集,便改換了新主人了。我將它放進口袋裡,一邊一本。對那女郎說:「對不起!」女郎似乎現出企望心,我過於愴悴和失禮,我便走出門外了。

這房間可把我熱壞了。熱得我像感受籠蒸發一次似地,於是我那能不敢快些離開那裡。

當我又重走出這胡同,那高高貼着的廣告已經撕毀了。大概許因顧客已多,有飽合患,隨着就不再見廣告了。

我於是又回復了我底散步。我一壁在時時繆心這書,有時還要摸口袋。掏出來:看看!再安祥地放了進去。

走着,走着,走到一座草地裡。我忘記是已走出多遠了。回首再望,早已不見拍賣行的大旗了。連那吹搖拍賣旗的微風也停止不再吹擺。

我坐在草地上,我感到疲倦了麼?不!我因坐在草中,我喜歡欣賞草原那幅景緻。我慢慢把詩集掏出,我在閱讀,我看起第一行,呵!很好!看第二行,很好,第三行第四行……有無限好。再看第二篇,呵——。第三篇,呵——?我心裡也在慨歌了。

繼續看去,彷彿有繼續不斷的景緻出現了。這景緻是什麼?待我丟下本子,合頭冥想,這景子便在草地上,我很憫然。我又好像沉入迷茫不可分化的夢境中。

夕陽到來了!夕陽那種金質屑似地光輝掛滿了萬象。萬象都陪着她在同一的席面上,高高幌起金質的杯,傾倒着無威的酒漿。這酒漿彷似甜的,但一杯兩杯品嚐下去,也是酸的,苦的,辣的,是一切味感,正如捉摸所至。

我如此幻想下去,但廟宇裡的鐘聲驚回了我這蝶膽小夢。我拭起眼睛,打着呵欠,我唱起來了。可惜我底歌聲拙笨,遠不如樹幹上小鳥的啁啾聲。

眼前的牛羊羣也咩咩吽叫了。牛羊踏平了若干土邱,土邱裡面許會藏着坟墓的。但現在只有野草,不再生長繁花了,也再無人到這來灑淚,夕陽的光輝,照在任何植物上,都顯着嫩綠油油,好像一切生靈都年青了,但實際却是暮氣高翔一切一切都在她底掌握中。

那土邱從前也許是村莊,也許是鬧市,也許是墳園,但也許是戰場,不過那些已經偃息了,一切都被踏平了。上面又重長出了野草,一天天,一年年,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是娶牛羊走在上面吃着甘草牧人遠遠扔着鞭子,躲在一邊睡覺去,或是唱小曲,或是偷喂牛乳吃,草上的蛾蝗飛舞,發着些微小的低弱的音聲,那音聲也許是唱,是哭,是狂叫,是吶喊,不過誰能懂得那些呢?它們一向是與人類表着隔閡,於是也就不能共歡喜與共悲哀了。

太陽不知是甚末時候落了去。小白蛉子們都鬧着我底烟火亂動。遠方的鐘聲尤其清晰得很!飄散着幽沉的步子,幽沉,幽沉,幽沉……慢慢也都寂靜下去。

我乃返回了原路,我很驚惶地走起。

半小時後,又重踱蹌於馬路燈下,留心着前邊拍賣場胡同的標旗是沒有了。而且胡同裡是深邃和悠暗,在佈着令人不可捉摸的神密與恐愕。

再走,便可望見熱鬧如熾的城市的景氣了。

囂聲,臭味,誘惑,攻奸,錢……

這和野草上面的東西是成如何的對比呢。

夜深,我又重翻起那詩集子,代表那囂聲和野草的一切一切,都在詩行中可以找到,而且記得翔實可觀。最後寫萊說:「向不醒的世界去作預言的喇叭罷」!於是這有力的喇叭曲,果是響徹耳邊,幽揚幽揚地,鑽進耳鼓,鑽進靈魂,但依幽揚地,我在冥想這做夢。

(完)

街坊

(五)

六郎

街坊沒有撩小三兒的舅舅也沒有來。往後即便來了,大概也只是看看小三兒衣裳就走,用不着甚麼屋子,可是人家大利的舅舅來了,並且住下。

讓二嬸向大利打聽,舅舅是來看媽媽的病。二嬸因爲不知道她媽媽病,覺得自己很短禮,但大利說媽媽是受點夜寒,吃了碗片湯出點汗好了。舅舅也打算走,並且打算接外甥女去住兩天瞧瞧姥姥,可外甥女不願意去,因爲姥姥老不許出門,嫌悶的慌,這回是她商量着叫二利同乾妹妹去有乾妹妹跟着姥姥既不能多留住,二利也不致於悶的慌舅舅又不傷面子,媽媽也喜歡。

二嬸很以爲然,覺得大利這手才是八面鋒,處處不得罪。

九連環

媽媽病了——拉痢疾,四利一人侍着,大利還那麼出去,三利還那麼睡,二嬸看不過去,時常到後院照顧照應,看四利那樣子,很可憐,有時也幫他個忙兒。

大利知道了,把四利申斥了一頓,因礙於二嬸的勸解,過了不幾天,合別人借了個孩子來,比四利靈多了,很能幹活。只是關係不明二嬸也懶怠過去問。因爲大利已竟傳染上痢疾,不便再傳到自已,囑咐小三兒,躲着四利,街坊暫時的斷了往來。

一天臭他媽進去,坐了半天才出來,二嬸繃不住了,自己不能不過去應酬一場,她過去,那母女正對怔着,病還不見好。四利把馬桶提到裡屋去,大利沒顧得跟二嬸說話,跑進去。

「這幾天好點吧!眞是,姑娘怎也病了。」二嬸說。

怔着,沒有答覆。屋裡,大利叫四利去買白糖。

「二嬸!」大利在屋裡,是病着的聲音。「您瞧!這怎麼好?我姥姥病了,病得很重。」

「呦——」二嬸吓一跳。「這怎話說。顯的二利她們沒回來哪!——去了橫快小二十天了。」

「有二十天了。」大利的媽說了話。「我正不放心,誰知送信來了,說病的挺重,現在連方都不管開了。」眼睛一紅,躺下了。

「嗐!」二嬸也難受。「得了!姥姥那麼大歲數了,也不用着急!」

大利出來,對着那關係不明的孩子。「拿出去!」自己到牀上。「您看!我們娘兒倆又病着,這多叫人着急!」

「不瞧一瞧去麼?」

「那哪能不去!」大利的媽放下槍,坐起。「我想先帶四利去……」

「帶四利幹甚麼?您不會先把表弟帶回去!」大利說。

「表弟是誰?」二嬸糊塗了。

「眞的!病的都顧不過來了」指了那關係不明的孩子。「就是他——過來!見見,這也是姑媽。」關係不明的孩子,馬上關係明了。

「那四利怎辦?」媽媽說。不放心似的。

「不要緊!您來信,我同他去。」

媽媽還有些不放心,沒說甚麼四利回來,大利叫他去刷鞋,又託付二嬸,萬一要走了,可多給照應

霽，二嬸自然不會推辭，到晚上，大利的媽，同着關係已明的孩子，坐車走了，因爲得住兩天，把行李捲帶了走，還帶了些隨手的東西，合給二利她們換的衣裳。

車才走，大利從裏院跑出來，很着急，告訴二嬸，「您瞧！烟藥忘了。」

「到姥姥家再買，還短的了」

「不是！姥姥家沒有傢伙——再說也沒人去買呀！他們全不抽，知道哪兒有賣的，這一晚上怎辦」

「頂…怎辦？」二嬸也沒了主意。

「找個人送去，或叫他們打發個人來取。」

「也好。」二嬸想了想，覺得取來是辦法。「等他們來呀？」

「等他們可晚了。」大利急着「您想，到那先說話，還許哭一陣想起吃藥，得十二點；再打發人來那得甚麼時候？」

「那哪頭怎麼知道呢？」

「打電話」大利告訴她，「姥姥家是借米莊的電話，號數是…」

二嬸沒用心聽，根本知道自己這手活差事，雖然，知道打電話是個最省錢省道省事的玩藝，發了愁「誰打去呢？」

「甘脆！我去吧！」大利下了決心。

「也好…」二嬸只有順口答腔囑咐了一句，「可快點回來！你不是好着！」

「快回來，也許碰上有事，僱個來回車」。大利出去，「您把大門關上點！不差甚麼您到後院瞧瞧火還沒點上，別叫四利給放了火！勞您駕！二嬸，我這就回來。」

二嬸到後院去看火，火已經滅了。心裡放下去，到屋去瞧四利，屋裡空空的，木床一架，小桌一張椅子五把，很輕鬆的站在屋裡，上面收拾了個乾乾淨淨，到裡屋，一架木牀，一堆磚頭，犄角不少盒子與爛紙，二嬸很奇怪，都收起來，大利回頭在哪兒睡呢？

「四利！四利！」二嬸嚷，沒聲出來。心裡有些發毛，往墻頭上看了一眼，怕是賊給捲包會。到南屋，南屋破坑上睡着一條死狗，二嬸知道是三利，推了一把，死狗蹦起來。揉着眼。花啦一掉在地下。

二嬸怔了，蹦起來的是四利，不是三利。「三利哪？」她覺得這是個奇蹟。毛腰把地下的東西拾起是個九連環。

「他到西屋睡去了！」四利說，打了個哈欠。

「啊！」二嬸的頭髮有些紮撒起來。

十刹海

這兩天二嬸心裡都亂了，怎也測不透街坊是怎回事，四利傻睡了一天一宵，起來吃了二嬸一頓飯。跟小三兒一邊去摘九連環。姥姥家在哪兒？四利不知道。二嬸眞急死

臭他媽向二嬸打聽二丫頭回來沒有？老摩登的病好沒好？二嬸告訴他老摩登回了娘家。

臭他媽一怔，沒說甚麼。

二嬸也一怔，說不上別的。

沒兩天事情傳開了，都向二嬸打聽，有的說二嬸家裏搬進來的是胡仙，有的說不是正路人。二嬸也有些疑，摸惑不清倒底是怎回事。只有小媳婦看出來，二嬸的街坊萬不是好人，准是暗娼，要不就是拐帶人口的，不介怎會媽媽三十來歲，女兒二十多呢，況且孩子們不挨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腦袋頂屁股，二利就是頂着三利屁股下來的，模樣誰也不隨誰，這麼好幾個月，老見不着家裡爺們，這就不像正經人家。

小媳婦背着臭他媽還有一片鐵證，證明這家子是拐帶人口，不過上次因爲這事吃了回虧，這時還有些不敢張嘴，萬一不是這麼檔事，豈不又是個沒臉，只對幾個至好的念叨着，說二丫頭從前偷鞋，誰不知道，怎那麼巧會認了乾親，認乾親有一面兒的麼，乾媽還能疼的那麼血乎，管作衣裳，打首飾，還甚麼？再說外院那老梆子，偷鞋是他嚷嚷出來的，認乾親是她拉攏上的這可我那麼想，要不是她，她幹麼對二丫頭那麼好？有時黑更半夜她送二丫頭回來，不爲圖利，誰肯早起？還有——臭他媽也昏君，人家瞧姥姥，二丫頭去的那門子，一去去了快一個月，不是麼，（小媳婦聲特別小，事情透着機密）上回臭他爸爸回來，跟臭他媽直拌嘴，風颳過來一耳朵，大概是碰見二丫頭在十刹海坐着車，跟着個男的，臭他媽說是二利的舅舅，扯淡！連姥姥的影兒也沒了，那兒找舅舅，瞧吧！有個熱鬧。

聽的人都先後想了想，覺得有理，都偏服小媳婦的眼光，二丫頭要不是叫拐走了才怪！

這話又傳出去越機密越鮮的比風還快，臭他媽先找了二嬸去，問明白了再跟小媳婦算賬。

二嬸全不知道。

臭他媽心裡發了慌。死釘釘問二利的姥姥家，她要自己找去了。

「二利的姥姥家在哪？」二嬸重了一句。「我還打聽呢。知道他到底有姥姥沒有哇！」

「您這是甚麼話？二嬸！」臭他媽翻了臉。

「甚麼話！原本麼，你問的着我，我叫你們二丫頭去的？」二嬸也並不維持和平，指着四利。「連我還找塊活病呢。」

臭他媽氣頭上，奔過四利去，一把奪過那九連環。「你姥姥在哪兒住？說！非碎了你不可！」

四利怔着，心裡覺得連媽家在哪還不知道，姥姥家還能提。挨打有經驗，挨碎甚麼味兒？還沒嘗過只好等着。臭他媽乾瞪了他兩眼，他反有些納悶「人能一瞪就碎麼」

巡警來了，把臭他媽與二嬸帶了走。

便衣來了，把四鄰們全盤問一翻。帶走了四利與九連環。

巡警籍出來的口供是這麼擋事二丫頭走失，請求查找。

便衣問出的是這個，上次拿九連環走失的幼童既非是這個拿九連環的幼童，只好另爲緝緝。

案子沒有辦着，誰也不肯擴大其詞，往身上找病。但是過了些天官面上把二嬸後院的東西取了走、四利送到救濟院。報上登了這麼一段新聞——

「最近發現嚴令緝捕。

綹賊學校

內分黑錢白錢騙拐等科

已獲一名餘均聞風逸去

據本報特訊……云云。」完

小說家和人羣

胡　秀

小說家慣描寫一種乖僻性情，和漫畫家畫人像時專畫特點一樣。有人說却爾狄更生的小說裡，所描繪的人物，個性都有一點過火，彷彿不是一般人應有的性格似的。這說法並不完全對，在人海里浮沉的人，不會知道人海里的怪狀的，小說家是立在人海里而能用客觀的眼光觀察者，因此在他的筆下的人物，好像都有些怪氣了。

賽珍珠夫人說：「小說家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街上」，居於街上是最幸福的。街上是騷動着的，在那兒有男有女，他們都沒有如彫刻樣的表情的心，這些男女都是醜而且不完全的，不是完成的人，此外從何處來向何處去都不知道，但他們是民衆，是人，因此立在藝術的彫像台上，比什麼他們都持有無限的優先權。」這就是說街上的人羣，雖是庸庸碌碌的，却常是小說家筆下的好材料。

不是「街上」的人，寫入小說中便會離開了現實。像一般神怪的說部或俠義之類，也許有人寫得很美麗，但究竟與人間隔膜的。



蛇化女人的故事

—由雷峯塔說到濟慈的列美雅

洪偉明

中國的神話有許多是和希臘的神話不謀而合的地方，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文學原是不分畛域的。山岳多的國家，他們的神話，多是關於深山中的；距離海洋近的，他們的神話多半是海神河神之類的。神話本是文學的開路先鋒，在沒有文學之時，却先有了神話，最初的神話僅是簡短的傳說和記載，漸漸的才有了趣味和系統，漸漸的演變和蛻化才能變成健全的文學形式的神話。

蛇化爲女人的故事，在中外都有這種傳說，而是都是悲劇，說人與蛇化的女人相戀，其中却被一個道法高深的法師來作梗，把很好一場婚姻打散，使我們對於破壞好事的法師發生十分厭惡的心情，而對於那半人半蛇的女子却發生很大的同情，警世通言中的「白娘永鎭雷峯塔」，那許宣與白蛇相戀的故事，却是我們很熟習的，許宣與白娘子本是一場很美滿的姻緣，而偏偏有那種喜歡多管閑事的法海，這法海也許就是社會上所謂僞君子一流的人物吧？除了雷峯塔白娘的故事之外，錢泳的履園叢話中還有這樣一段記載，云：

「清乾隆初年，湖州歸安縣，菱湖鎭某姓者，以賣楡爲業，納一妻美甚，而持家甚勤，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子作此生活，飢寒如故，非長計也，子如信我言，自有利益，夫聆之，遂棄舊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大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且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於床，驚叫反走。回視固母也。因告於師，師固村學究，以禍福聳聆其夫，妻知之，謾罵曰：『吾家事何預先生。』是夕忽不見。」

這個村學究雖然沒有像法海那樣的法術把蛇壓於塔下，但他的這種破壞人家的好事，也正可以代表一般社會上假道家者的態度。

在西洋呢？希臘古代神話中，就有蛇女的故事，後來經過英國短命詩人濟慈的藝術之筆，把這段故事又發揚光大在日本文學批評家廚川白村的一篇「西洋蛇性之淫」的文章中，有談到「列美雅」的事，列美雅便是一條五彩燦爛的美蛇，她與普遍的女人全同沒有異樣，因爲受罰而成爲蛇身，這一個蛇化爲麗人，時常嘆息自已的孤獨和生活的凄涼。後來她得了女神的幫助，把蛇身完全脫出，而變成了非常美麗的女性，她因爲性的苦悶，而同一個美男子李俠士相戀，李俠士是一個文武拔萃的男子，當他和列美雅初見之時，便一見鍾情，他立刻跪到列美雅的脚下，說出他相思之情。列美雅也因爲年來的累積的戀慕之情，於是二人便回一所很美麗的家裡。幾個月的快樂的日子，像夢一般的過去了。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在充滿了薔薇香味的庭院，並且夜鶯的歌，宛若反響二人的戀愛的細語的時候，愕然聽得走過街上的許多人聲了。自從快樂的同棲以來，到現在把世界拋却的李俠士，立刻想起來欲把自已的美的新妻在所有人的面前誇耀誇耀的事情，列美雅不用說，强硬的反對這個，可是到底決定設宴招待人們了。不過規定着獨不許招待那令人討厭的老哲學家亞波亞斯。過了不久就到了招待客人的時候了。宴會之日，李俠士的親戚和知友皆被招待，集起來大有些人了。列美雅也盡其魔術，佈置美滿佳肴，凝思着裝飾花枝的時候，那末被邀請的老翁亞波羅尼亞斯也來了，李俠士無法，只得歡迎，那晚上如美女的神那樣的列美雅，是再沒有比這個事覺得更痛苦了。客人滿口一致讚美如女王的列美雅正當歡聲滿堂，宴會正甜時，冷然的哲人亞波羅尼亞斯凝視着列美雅，執着顏色蒼白的列美雅的戰慄着的手，擁抱她的李俠士雖然很奇怪，可是這美女之呼吸，俄而斷絕了。

「蛇！」哲人這樣喊着，在她喊出這聲音的同時，美女列美雅的踪跡也渺茫不見了。這是多麼殺風景的事！這哲人的多事，眞是令人可恨！這哲人亞波羅尼斯與白蛇傳中的法海有什麼兩樣，他把白蛇收入鉢中，壓在雷峯塔下，破壞人家的好事，讀者眞是不能同情他的，想不到在中外的文學中寫這樣喜歡多事的法師，却是如出一轍的！完

重到北京的觀感

蘋君

在余尚未返回華北之前，即已憧憬舊京景物今當倍勝於昔；久別重見的故都，似已蒙時代的賜與，而給人們以感激的微笑。

吾人今已獲得劃時代的認識，同時亦似乎已得到劃時代的進步。此認識維何？即感覺：若缺乏嶄新的精神，簇新的活力，决難支持新時代的到來，更難肩負新國家的鉅任。本來新生命的誕生與育成，都有其極繁艱的階段，以及不可排除的『潛在阻力』。到現在，這種『潛在阻力』與各樣困難，都已化爲陳迹而次第廓清。此其中，由於國人自覺，自省，自拔，自新者，可居其半；而獲助於友邦之提掖冏勤，與夫友邦人士之謙衷相濟者，亦居其半此吾人今日獲臻『至善』之域，律以飲水思源之義豈能無謝於中？

世界是進步的，人類與社會亦是進步的，古舊的生活方式，不適合於新生命的要求；或者未來的情勢而爲先知先覺者看到較深一層非從新檢討不足以資應付的時候，則吾人惟有摒除一切障礙，努力吾人新理想新主義的完成。在反動派的謬念，完全基於個人的權益，而忘却全民的福利，他們的理解爲意氣所朦蔽。可憐蚩蚩羣衆，就在朦蔽的氛圍中度着苦痛的歲月。吾人若個別的詢問每一農民或商民，可以得到簡單的普遍的一個答案，即是：『死固可惜，生亦無聊。』此種沉痛的呼聲，當被反動派故裝爲抗戰情緒的高漲。所以新國家的意識，在普遍的中國中，是在半蘊藏着。北京可以說是『得天獨厚』，她很榮幸的安全的早經換上華麗的新裝，漸次奠定新國家的基石。人事的健全，治安的鞏固，市面的繁榮，交通的利便，特別是初來的人們，感覺有安慰，有快樂。

吾人得到安慰與快樂之後，便立刻想到『安』與『樂』的素因；譬如看見寧馨可愛的兒童，必會聯想到他的父母，因爲一種新興的理想，發爲一種新的主義，斷不是偶然而是一個奇蹟。華北已先進入了東亞新秩序的共榮圈，質而言之，共榮圈亦即是『安慰』與『快樂』之母；生活在共榮圈的人民，才配做中華民國的『新民』。

余於返抵北京之後，觸感所及，爰爲述其崖略如此

（完）



第一回 疊鼓唱斜陽春遊人醉 登樓臨大道草長鶯飛

十

你那知道，老七是這院裡第一紅人，每天客人擁擠不動，等閒的人，經年累月也未必能進她的本屋，今天居然把我讓進來，可謂破格優待，九芝兄，你得給我慶賀，說着肩搖腰扭，好似身上有了蝨子一樣，九芝由他口中證實是第一次得入本屋，心中猛又燃燒起來，他深深感到老七的破格優待，和麻皮毫無關係，由她對麻皮的冷淡情形，和對自己含情脈脈的意致，就可以悟到了，但想自己一介寒酸，有何長處能博美人青眼，不要自己疑惑，弄成和麻皮一樣不知肉麻正在想着，麻皮忽在旁推了他一下，附耳說道：九芝兄，這怎麼辦，恐怕今天要不得…………不得了，九芝見他忽喜忽憂，直又犯了神經，就問什麼不了，你今天不是戀愛成功了麼，麻皮苦着臉兒，每個麻子全都縮小加深，低聲說道：就因為戀愛成功，所以怕要不了，我方才想起來，老七今兒忽然特別優待，把我讓進本屋，只恐她別有居心，九芝道：什麼居心，你以為…………麻皮聳肩說道：就是滅燭留髡，我怕她要留着我不放走了。九芝聽着，只覺一股笑氣，直由心底衝了出來，直要大聲狂笑，但怕麻皮不悅，急忙竭力忍住咳嗽一聲道：這當然正是你馨香祝禱，求之不得的怎倒不了。麻皮猛然抱住九芝脖頸，緊低着耳朵說道：我沒有錢呀，連茶圍費還得跟你借，怎能住…………要不然，老兄你就大發慈悲，借給我二十元錢，成全一下，我一世也不忘你的恩德，九芝搖頭道：我那有許多，身上只兩元錢，倒可以給你，麻皮又央告道：你平日節儉，一定有錢就作……好事吧。九芝才說這句，我實在沒有，忽見門帘一啓，月琴嬝嬝的走進來，向九芝橫波一笑，仍躲着麻皮，坐在單人椅上，九芝一看她，又不自禁的心跳起來，想要和她說話，無奈嘴唇顫了幾顫，並沒說出什麼，而且也不知說什麼是好，半响忽想起麻皮所說她在落子館演唱的話才鼓起勇氣問道：七小姐，您是落子館上台麼，話未說完，忽聽外面似乎有人在樓梯上大喊了一聲，隱約是什麼催場，隨有個女僕走入，向月琴道：落子館又來催場，說到了您的場口，再就楔就折腰了，月琴點點頭道：教車夫點燈吧！女僕應聲而出，月琴才抿嘴笑道：對了，我上台，這不是落子館催場來了，九芝聽着，知道她要去上台，自己和麻皮也不能再留了，但仍問出一句要緊的話道：你唱什麼，月琴把眼兒向他一瞟，笑道：我唱大鼓，您不常上落子館吧，麻皮在旁說道：我們陸先生是規矩人，向來不進玩笑場，今天上這兒還是我強拉來的。正在這時，月琴出去一蹓又嬝嬝婷婷走了進來，仍坐在九芝旁邊，麻皮不知怎麼心血來潮，忽連聲誇讚道：你的房屋可眞講究呀，月琴仍裝作沒有聽見，向九芝道，二爺躺下歇歇吧，九芝搖頭道，我並不累，小姐你這樣跑出跑進，上樓下樓，一定很勞乏了，月琴倚着床欄，微伸了個懶腰，笑道，我倒是慣了，九芝聽着，便想趁勢採問他的出身，繼續說道你在這眉月樓有多少日子，以前在那兒呢，月琴道，我進這裡才只有兩個多月，以前在引風館，九芝心想引風館仍是娼寮，就又換個方法問道，您在落子館上台唱什麼呢，月琴道，我唱大鼓，九芝道，你一定唱得很高明，是在這裡面學的麼，月琴搖搖頭，方要說話，忽聽房門外有叫七姑娘，月琴向九芝輾眸一笑，眼中似說請你稍待一會兒再談，就應了一聲，向外走去，過了沒幾秒鐘，又回來了，仍坐在原處，麻皮又說出不得滋味的話道，叫你什麼事啊，月琴搖了搖頭並不答言，九芝知道詢問妓女私事，是不應該的，就打岔道，您請忙吧，不必照應，我們也坐不大工夫，就要走了，月琴道，忙什麼，我今兒還算清閒，只是有個討厭的客，剛從這兒走了，就又打電話來，請我到旅館串門，我最討厭上旅館，就推辭不去，他偏不知意味，還接二連三的催，麻皮這個人出身鄉僻，雖曾時常入花叢，却因經濟所限，對於繁華世界的內幕，所見尚少，他并不知道有好些好玩的人，常在旅館中開個房間，集會朋友，招呼妓女，作長夜飲博之歡是很平常的事，他聽了月琴有客人招赴旅館，只認為旅館只是一男一女不作好事的地方，就在旁大聲說道，你這客人眞是豈有此理，怎能叫你到旅館去，簡直是瞧賤人，你不去對極了，月琴聽着撇嘴一笑道我不懂上旅館怎能算瞧賤人，人家約我去玩玩，或者替打幾圈牌，有什麼不好，我只是不願意去，九芝見麻皮受月琴鄙薄，心中好笑，但還記着方才的碴兒，想繼續向她詢問，就道，七姑娘你每天什麼時候上台呢，月琴看看手表道，快了，就是這時候，方才落子館不是來催場了，九芝道，那你該執公了，月琴道，不忙，就是偶然告天假，也沒關係，我並沒拿落子館的包銀，九芝道，你是落子館的台柱，怎麼不拿包銀呢，月琴道，落子館裡的規矩，當初本沒拿包銀這條兒，只為姑娘到落子館上台，可以掛客，落子館只給上台的姑娘上捐，借她們可以叫坐，這是魚幫水水幫魚的事兒，以後因為有些姑娘唱的好，台底下愛聽，可是這些姑娘端着架子，不肯天天去唱，鬧得台下不願意，落子館掌櫃只可按邀角的辦法，每月給她們一點包銀，好教天天上台，不再脫懶，論起我來，倒可以拿點兒包銀，落子館也常常提起，不過我因為包銀很有限，拿了就得受他們的制，反不如白盡義務，不受拘管，我還是得去必去，教落子館見我的情，落個仁義水甜，九芝聽着，更知道她是個自由身體的紅姑娘，而且說話這樣明白，眞是難得，就又問道，你從什麼時候學唱大鼓，師傅是那一位，月琴聽了，似乎有所感觸，微微嘆着說道，我是從小兒學的師傅……才說到這裡，忽見門帘一啓，跟媽走進說道，七姑娘，周二爺派汽車來了，說他正在天聲大戲院七廂裡候着，程艷秋的紅拂傳就要上場了，落子館又來了人，催您就去，方才上了兩場後面就是壓場的小戲，您再不去，台下就起鬨了，說着又問道，您倒是上那兒呀，大明飯店馮八爺又催請哪，月琴縐着眉頭，說聲眞麻煩死人，我可上那兒呢，說着向九芝一溜秋波，好似在對他詢問，九芝見她如此忙碌，知道不好再留正要向麻皮提議告辭，不料麻皮那裡已接着月琴的話碴兒說道，依我看，怪累的跑什麼，還不如在家歇會兒，給他們個都不去，九芝聽着暗自替他害臊，想你和月琴有何交情，何況她對你十分討厭，你就替她妄作主張，她一個妓女本只仗着應酬和歌唱，維持聲價，圖謀生活，你就敢說教完全謝絕，在家休息，在家陪着你啊，你此來至多花兩元錢，可能借給她的開銷，可見一個天生討厭的人，無論如何不會說出

得味的話了，想着就聽月琴向跟媽說道，那麼我就先上台去唱完了再到戲院，打個轉兒，反正旅舘是不去了，你教拉車的點燈吧，九芝聽着她的話，不啻掄圓了給麻皮一個硬釘好生替他難堪，但看麻皮時，他尚似不覺，也沒有走的意思，忍不住立起說道，秩如兒，我們也該走了，月琴聞言轉身對着九芝道：沒事多坐會兒，我去去就回來，麻皮應聲道：對了，我們就多坐會兒，等她回來再走，九芝不由心中發恨，你眞是不知意味，非得討了沒趣，才肯罷休，可惜自認識了字，連知止不辱都不明白，由此可見你受到虐待，絲毫不怨月琴，我可不能陪你在這裡挨夥計跟媽的白眼，想着就正色道：你不走，就自己坐着，我可萬萬不能奉陪了。說着就戴帽子，麻皮見九芝行意甚堅，知道不能挽回，急忙說道，好走，咱們一同走，月琴不知爲什麼嚇的一笑。向九芝又瞟了一眼，目光中似含着什麼隱意，九芝却猜度不出，也不好問却忽覺衣襟被拉了一下，轉臉看時，原來麻皮不知幾時已踱到身後，趁九芝回頭，就把他拉到屋隅，低聲說道，我沒帶着錢，你借給我好開發，九芝忙伸手向衣袋掏取，麻皮又低聲抱怨道：我本打算等屋裡沒人時再向你借，現在你忙着要走，這戲法兒都教他們看見，我臉上多麼難看，快着快着偸着遞給我，九芝瞧瞧月琴，見她正在對鏡理妝，並沒向這邊看，心想麻皮亦向這種小節上注意，恐怕被月琴看他向人借錢，因而輕視，其實你一付形骸，一身衣服，已然窮氣冲天，無可掩飾，依我看大可不必理會這些，只能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毛病，稍爲減些，雖窮也可討人歡喜，想着就取出兩元 錢遞了給他，麻皮 接過，先放入自己袋內，才搭訕着走到月琴跟前，作臨別致詞道：程硯秋的紅拂傳，眞是不錯，除了梅蘭芳就得數他，我聽過梅蘭芳的紅拂傳，那才叫眞好，嗓子眞是掉在地下摔兩截兒，跪着唱那麼半天，太過癮了，月琴聽着格的一笑道：梅蘭芳還唱過紅拂傳哪，我倒沒開過眼，還跪着唱半天，陸二爺你聽見過嗎，九芝臉上有些發燒，也不答言。只向麻皮道：你是走不走，別儘自磨蹭，我還有事呢！麻皮 連道走走，才由身上取出了錢，放在桌上，月琴這時已披上大衣，走到九芝面前道：我也不留了，今兒太慢待，明兒務必來，九芝見她只向自己說話，怕麻皮難堪，就答道：好，我明兒一定把張二爺陪來，月琴撇撇嘴兒道：我們一塊兒下樓，走啊！她這末句話是向麻皮說的，麻皮正立在門口似乎還等待月琴給他什麼體己，及聞月琴催走，九芝又在後面推他才無可奈何的走出門外，論理作朋友的在這時候應該先躲出去，好讓本主兒跟姑娘作些臨別紀念，姑娘也好施展籠絡手段，九芝並非不知，只爲看着情形，麻皮並沒有那樣希望，又因他立在前面，就推令快走，麻皮出到室外，九芝也要隨出，才一邁步，不料脚上似被什麼東西擋住，轉臉看時，只見月琴正立在旁邊，將腿先斜伸過來，擋住去路，見九芝瞧她，忽嫣然微笑，秋波一轉，舉手作了個手式，九芝不解她是什麼意思，方才一怔，月琴忽推了他一下，就走出室外，九芝心裡迷離惝恍。但脚下很快的跟着走出，見麻皮已走到樓梯口，回頭相待，九芝不禁赧然，他雖不解月琴是何寓意，但已悟到是對自己作着秘密通訊，甚覺愧對朋友，也不敢再看月琴，緊走幾步，隨着麻皮下樓，隨聽身後高跟鞋略略作響，知道月琴也緊隨着下來，因爲精神上的關係，背脊好似受着烘炙，有些發熱，走到樓梯中間，背上又 被輕輕戳 了一下，九芝 更覺察了月琴有意垂靑，暗傳心事，不由神魂飄蕩，心慌眼顫，好容易挨到樓下，才踏着地面，月琴已由他身旁一躍而下，奔到迎面的賬桌旁邊，向那管賬先生說道，現在幾點了，管賬先生答道，還不到十一點，月琴道，哦，都這時候了，煩你告訴我的跟媽，把本屋留着，不要讓人，我十二點準可以回來，管賬先生唯唯答應，九芝這時正走到門口，聽得明白，心中又是一動，但終不敢回頭，和麻皮走出眉月樓，直奔巷口，麻皮和他並肩走着，口中說道，你怎這樣心忙，今天好容易得她特別優待，讓進本屋，又有說有笑，意思極好，咱們多坐會兒還不知有什麼樂子，你偏要回家，這一來把我的機會全躭悞了，九芝聽着，覺得他眞是可笑可憐，但又不便說破，只笑着道，你別糊塗，這樣落個整臉兒，全師而退，也就罷了，你還指望什麼，她還會滅燭留髡呀，就能這樣，你又如何應付，得得，別說了，快走吧，麻皮又道，你是外行，不知她們紅姑娘的行事，只要情顯，還是不在乎錢，今天她跟我多麼有勁，你別看她只跟你有說有笑，那是替我應酬朋友，她若看不起我，就這麼優待你了，看這意思，咱們若再坐會兒他都許不放我走了，九芝强忍 着笑道，倘然她不 放你走，你可敢留下，麻皮道，爲什麼不敢，她旣打算跟我要好，就得替我整擀一切，你是沒有閱歷，我常聽人說這種事，很不希奇，九芝聽得肚裡發脹，幸而晚飯吃得很早，此際已消化殆盡，若是才吃下不久，一定得嘔出來，就笑道，這種事也許不希奇，不過老兒你經過幾次呢，麻皮紅着臉道，我以前雖沒經過，也許今天才要走桃花運，也保不定，九芝聽着，不覺由鮮艷的桃花，想到他醜怪的麻臉，正在忍俊不禁，忽聽身後有車子馳驟之聲，就向路旁一閃，那車子走到身旁，猛然脚鈴作響，九芝轉臉一瞧，只見是一輛嶄新的人力車，上面按設四隻電石燈，光亮耀眼，車中坐着的正是月琴，在這四圍黑暗之間，只車上獨顯光明，燈光都集向中間，照着她的臉兒，直好似一團寶光，映出莊嚴妙相，更顯得玉貌明妝，添了萬分儀態，九芝看得眼中生纈，月琴在車上也瞧見了九芝，向他點點頭兒，又微微轉向後，櫻唇微動，似要說話，但沒說出什麼，那車夫已拉着她飛馳而去，九芝好似被車上燈光照得一陣迷眩，急忙定了定神，方才重向前走，到了巷口，忽聽麻皮說道，你看見麼，車上正是月琴，她還跟我笑呢，九芝心想不會有這種事，不是你花了眼，便是說謊話，但也不答言，只自思索，月琴的前後情態動作，到底是何心意，無奈麻皮走着，仍是刺刺不休，這本是初觀色界的常情，凡是沒有閱歷的青年，和女人打交道，常是神經過敏把女人的一言一動，都看作非常神秘，要加以探討研究，立在平康曲巷之外，常能見到這種人由娼家出來，互相議論，這個說老大對我笑得奇怪，必定有了意思，那個說老二只對我努柾，必是想說什麼，諸如此類，其實在妓女方面，毫無用意，只是平常行動，竟惹得他們當作問題的研究起來，麻皮也是犯了這樣毛病，但九芝也何嘗不是一樣，不過麻皮完全是自己猜疑，九芝却是實有所見罷了，但九芝這時被月琴所給的問題，盤踞心中，再沒心緒聽麻皮亂說，就向他道，對不住，我今兒晚飯吃了酒，身上很是疲乏，不能陪你走了咱們坐車回去好麼，麻皮道，你若覺累就坐車吧，我自己走回去，九芝也不同他客氣，就喊了輛洋車坐上，向麻皮一拱手，便自去了，在路上自己思想，今天意外的遇見這個風塵尤物。但不知她是否就是叔子所見的那人，不過名兒相符又會唱鼓詞，恐怕是不錯了，只於沒從他口中證實，又想她對我大有鍾情之意，第一由麻皮口中，知道他向未進過本屋，今天好像是特別優待我，才破了例，第二她對我顧盼含情，笑語生春，對麻皮却是冷若冰霜，不屑理睬，大有雨露雷霆之分，卽使像麻皮所說應酬朋友，但也不會對花錢客人如此虐待，顯見她故示軒輊，再說她臨行時種種表示，更是出於有意，不過她是要我作什麼呢，九芝想了半晌，還未體會，車已到了報社，他開發車錢，進門直奔宿舍，上樓入室，便展開枕衾，，關門熄燈睡下，以避麻皮回來再受攪擾，睡下仍是廻腸輪轉，思索月琴的用意。

(未完)



十四

大概趙明在夢裡遇見了可稱爲香的事，他剛一睜開眼睛，看見建華，不由得驟然的狂笑起來，突的從沙發上躍起，早把手裏拿着的煙掉在地上。

建華以爲趙明伸了什麽魔障，他很奇怪趙明，爲什麽從沉睡中驚醒便如此模樣。尤其他是被人取笑的，怎能笑人呢！他有些不解，雖他在揣度趙明的變態，而並沒有停住他的笑。

「建華！建華！你可把我笑死了！」

趙明笑得前仰後合，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都笑得擠在一處了，那些黑紅色的圓點在他臉上不斷的變換着。

建華聽見趙明說自己可笑不免有些懷疑自已，他想「難到自己也被他人戲弄了？」

他用手便在自己的臉上亂塗一陣再把手放在眼下一看，一堆黑 紅色的顏色竟在手掌上，他纔確定自己也是一個被人取笑的。立時世人俱有的自尊心，撩起的憤火，他要馬上發作。他認爲這 種事是侮 辱他的人格的。他含著怒意的問道：

「誰給我弄的這樣？」

「我！」站在老李身旁的孫梅麗停住了笑，身子一扭，似乎下面還有「怎樣吧：」

建華聽見孫梅麗輕脆而甜的語聲，再一看她那嬌媚可愛的神情，他那股憤怨早已消失了。心裡本來要大大的説一頓人世的大道理去斥責她。而他嘴裏祇說：「啊！孫小姐眞會惡作戲。」倘覺得有些碍口。他繼而又對着趙明說；

「趙先生，你不要笑我，請您照照尊容吧！」語意裡有些報復的成份。

建華的話，打斷了趙明的笑。趙明瞪着兩隻醉眼，不住的看塗印了紅黑色的手掌。同時臉上顯出了一個甜密的微笑，說道：

「嘿！香呵！」他認爲這樣塗抹他的臉能給原有的臉增加無上的光榮，這次被女人塗抹臉的時候，可惜在自己沉睡，他想設若在他瞪着眼，看着她們用細嫩的手指再來塗抹一下，他才會更舒坦，但是，他沒有勇氣去請求她們，於是，用力的在他手掌上吻着，眼睛不住的望着孫梅麗作着鬼臉。

「眞缺！」是孫梅麗的姣嗔。

「拍」的一聲是孫梅麗的手擊在趙明的頭上，趙明同時報之以呲牙。

又是一陣笑聲。

如此趙明認爲舒服了，他的肉體經過孫梅麗的手打了這一下，彷彿是觸了電一樣的又麻，又軟了。

「來吧！咱們再幹一些旁的玩藝兒消遣一下好吧！」秀儒提議，他認爲這個場面需要變換一下。

「對！那麽……」老李略一沉思。「我想，咱們四對人隨便跳一跳舞，好玩吧！」

「我是不長於此的。」建華一面洗着臉一面說。「我想還是幹一些別的玩吧！」

他的心裡浮起一層波紋，他那尚未退却的既有的那些不近女人的觀念，與他現有的環境有些抵觸。繼而一想，自己已經與既往不同了，爲什麽還固執着呢！覺得自已的話有些矛盾。

「怎麽章先生不喜歡跳舞嗎？」五小姐有些不瞭解建華似的問。

「妳們那裏知道章先生，他將來要做一個有道行的人，怎能肯得一男一女在一起摟着腰跳舞呢！」老李的脖子向前斜着一伸，眼眉向上一揚，兩手及腿做出跳舞的姿式，分明是訕諷建華的態度。

「不！不！老李！你眞會改人。我是喜歡極了的，不過，我不擅長跳舞就算完了。」

建華經過老李這樣一說，從他的心裏乏起羞澀，染得他的臉通紅，他積極的分辯着。他希望馬上摟着一個溫軟的肉體去跳舞的，去開始嘗試着以後人生新的滋味。

五小姐的眼透出醉人的眼光。對建華說道！「唔！章先生太客氣吧！怎能不會跳舞呢！」她隨說隨走到建華的身旁。凝視着建華。是那樣嫵媚。

「眞的！五小姐！我簡直的不會跳，」並不是拒絕，而是羞澀，他說的聲音很低。

他的鼻子被五小姐的髮油，樸粉，及她呼吸的氣習塞滿。他們離着太近了，雖然她們的衣服包裹着肉體。而他感覺着有一股熱氣，如電流一樣從她的身上發出附着在他的身上尤其是五小姐明亮如星一樣的眸子，小巧紅紅而微撅的嘴唇，那整個甜美的面孔，使他自已有些不能相信自已的所在。好像今天才確定了女人的確是可愛。他不敢注視着五小姐。他怯懦的垂下頭看着自已的鞋尖。同時脚下一閃露出了五小姐的高跟鞋，是那樣的俏麗動人。他的心被這些新發現的東西擊撞得要跳出胸腔。此時他的腦裡有無數小蛇樣的東西在旋 轉，但他不 知道那是些 什麽東西，更不懂自已爲什麽要如此。他默默的問自已道：」你是呆子嗎？你要的東西即在面前，你的勇氣呢？要抓住呵！」於是他有些窘樣的聳了聳肩，好像用了極大的力量才把

頭抬起。

「怎的？章先生有些不舒服嗎？」五小姐很關切的問他。

「沒有！」他覺着這話說得不大洽當，而他所要說的話，却又沒有法子說出來，祇好說「因爲剛才喝酒有些過量，有些頭疼」

此時老李把陳設北墻角的留聲機打開裝好唱片，打斷他倆的話頭。

「好哥哥，相信我……」從留聲機裡流出一派嘹亮的歌聲，通過空間，鑽入人們的耳裡，使他們的神經中樞，都泛起一種極細碎的波浪，這波浪雖細碎，居然能震動人們的骨頭，震動得骨酥脛麻不能支持。甚至軟化。

大家在靜靜的領略着唱片。

「桃花江……美人窩，桃花千萬朵……」又是一支醉人的曲子。

「你聽那支曲子好？」五小姐問建華。

「都挺好聽，桃花江比舞伴之歌美麗，你說是不？」建華坐在五小姐身旁，微笑的說着。

趙明一個人孤零零的，坐在一支小沙發上，呆頭呆腦的耳朶聽着唱歌，似乎又沒有用心去聽，他直着眼睛又在巡視着這廳房裏的陳設，不住的點頭兒喃喃，一支香烟燃着祇賸下一二分便燒着手，而他並不覺得。也沒有人注意他。

老李坐在七少奶奶及孫梅麗的中間秀儒坐在孫梅麗及劉少奶奶的中間。一支大沙發上嵌了他們五個人。他們都挺熟習的像很老的朋友在一起談笑。

「你們瞧！那一對兒 低聲小 語的竟說上了。」老李迷縫着眼睛，低聲的說：「你們不要說話，看我去跟他們開個小玩笑。」

他們看見建華跟五小姐坐在對面大沙發上兩個眉眼傳情，談得甚是款洽。

「章先生喜歡什麼遊戲呢？」五小姐手弄着衣襟，一縷油黑的頭髮垂在前額。遮住了望着手的眼睛。

「我過去喜歡讀書，對於遊戲上的事，總沒有功夫研究。以後，我打算對於生活上多尋些趣味。』建華又問道：「五小姐平時愛好什麼呢？」

「我對於遊戲上本來沒有什麼研究，也沒有什麼愛好。平常祇不過打小牌或是看戲看電影。跟一些姐妹們談天而已。後來七少奶奶說有一位姓孫的及姓李的兩位組織了一個什麼俱樂部，大家在一起消遣挺好玩的，所以我才到這裡來。」

她的頭向上一甩，把遮着眼睛的頭髮便扔到耳邊，同時眼睛像星一樣的在建華的臉上掠過，頭一低，頭髮又垂在前額。

老李鬼一樣的，靜悄悄的走到建華跟五小姐坐的大沙發的背後，猛的擊了建華肩膀一下。並說道：

「喫：你們談得這樣熱鬧。」他挺起身來不住的大笑起來。

建華沒有提防有人在暗地擊他肩臂，正在他們談得有趣味的時候，不免一驚。

於是，他們拍手打掌的又哄笑起來。笑得五小姐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白嫩的臉上泛起一層紅暈，越發的顯着美麗了。她也祇好隨着大家笑。

「你看你，眞是的，把人家鬼混死了」建華有些討厭老李這種做法。

「得！得！眞眞對不起！」老李一面笑一面做着小丑一樣的鬼臉。

「怎麼着？你們祇顧說笑了，別忘記我們剛才的提議呀！」秀儒用手擊着大腿。「跳不跳舞呢？」

「你看我竟把這件事忘掉，眞眞的豈有此理。」老李又喚來兩個僕人把廳房中間的一塊地氈捲起，露出一塊晶潔光亮的地板。一切陳設的影子都倒在裡面，猶如水晶宮一般。

「來吧！來呀！」

老李攙起孫梅麗，向大家招呼。

秀儒攙起七少奶奶，步入那塊地板上。

「我不成呵！我的李先生！」趙明皺着眉，看着自己的衣履，又看着劉少奶奶。「得了！我在旁邊看着你們跳吧！不成！這兩隻帶釘子的鞋，留神把地板滑壞。」

劉少奶奶苦着臉一聲不語的坐在沙發上孫梅麗很知趣的向劉少奶奶招呼「來吧！我管這留聲機你先跟李先生跳去吧！」

老李抛給劉少奶奶一個笑臉，居然把劉少奶奶臉上的苦色逐去，換了一付欣愉的面孔，她滿意了。他倆掏着臂如比目魚一樣黏在一起徑步入那塊光滑的地板上。

剛走在地板上劉少奶奶竟把左手搭在老李的肩上，並向老李一笑，是要跳舞的啓示

老李對於劉少奶奶本來存着敷衍心的，他看她那張嵌着金牙的嘴，再聽她那沙沙的語聲，雖然面貌嬌好，也難使他生出快感。他並沒有想到她先要求跳舞，這樣一來，老李想到她必是個勁敵，是不可忽視的，於是他也報之一笑，便摟抱着滑起來了。老李懷着較量心用極流行的舞步滑着。劉少奶奶並不示弱，隨着老李的步子一進一退，左旋右轉的節奏甚是整齊，老李覺得很輕便，並不似新手那樣笨重。他更不敢怠慢，極力的往來周旋。

「喂！喂！你們急什麼勁兒？留聲機還沒有弄好，你們竟先跳起來。」孫梅麗倚着留聲機，手裡拿着卡爾絲登的唱片說着。

老李與劉少奶奶便停了脚步相視一笑，這笑裡整個兒的含着「領教了」的意義。

「我們並不急，祇不過伴着劉太太先試試步子。」老李說：

「怎麼樣？小李？劉太太的腰腿比一般人都輕巧，你要知道她先生曾做過外交官，試想她的工夫怎樣呢！」七少奶奶挽着秀儒的肩膀。給老李與劉少奶奶更深一層的介紹顯出她自己是個交際場中的老手。（未完）



十二

女人似乎完全為着他這沉默擾亂了，想從床旁走過來，但又慵懶地坐下了。

「怎麼不坐下？」

「我在看這房裡是否變了沒有？」

「房裡大約永遠也沒有變，也許人會變了吧！整年地在外邊，一個年青的人誰又說得不會有另外一個女人呢！」女人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把自己的身子向他偎來。

「胡說，還說我是個年青人，你可是老太婆了？」

「不知道。」

女人裝做生氣地說，隨後又說他累了，應當早些睡下。在丈夫已經送來勻整的鼾聲了，在她還沒有睡，把大的眼睛呆呆地向屋頂上望着，似乎完全為 意外的相 逢所擾亂了。她想到方纔丈夫對自己的溫存，她還想到在這溫存後面所潛伺着未將離別的痛苦，她底眼睛開始濕潤了，淚水也開始又流下來了。

舒嶷起來很宴，在他還正在夢中時，淑芳便第一個跑進房裡來。

房裡顯示着異常的寧靜，也顯示着異常的陰沉，在外邊濃綠樹葉遮蔽底下便幾乎沒有一絲光亮透進來，這樣使這房裡的燈便不能不在早晨打開了，把房裡顯得亮一點。

薇薇正在着洗臉，一盆殘水飄浮着殘餘的脂粉，輕微地蕩起一點波紋，把水面上的脂粉送到盆邊上來。淑芳坐把靠窗戶的椅上向睡着的人看了看，又向這年青的女人看了看，心上似乎模糊的想到一件事，不由地嘲弄的說：

「怎的嫂子也居然今天起來這麼晚？」

「那一天不是這樣？」

薇薇向床上的人看一看，不禁臉也通紅起來。她知道這小姑話裡的意思，而且也不覺地使她想到昨夜裡的事情。這在夢中的人似乎太輕狂了一點，使她許久沒有睡，等到人睡後居然又錯過了每天起牀的時間。這自不能尙怪罪着淑芳，可是她能怪罪着自己的丈夫？丈夫也何嘗不是因為過分變着自己才起來非常的晚呢？如果她能怪丈夫的話，那她只有怪罪淑芳太多嘴了。誰家年青的婦夫不是這樣，除非這夫婦並不是那麼和睦，這自然也是淑芳太年青，沒有經驗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可是淑芳，就第一個不贊成她底話。

「不用瞞我，你那一天都起得很早。」

「誰說的？好像你每天都見似的。他昨夜乏了，許久也 沒有睡 着，我倍 他說一回話，也許就因為這樣就起來晚一點，又有你說話地方了。」

「好，還說我有說嘴的地，你說你晚了沒有？」

「甚麼，誰晚了。」

舒嶷在牀上忽然醒了，一面打着哈欠，兩隻粗壯的手臂則用力地向上舉着，這樣使一付蒼白的臉也毫沒有掩遮地呈現出來，臉上還有着一雙清秀的眼睛，和一隻微凸的鼻子。薇薇本能地把眼光送到床上去，想說一句甚麼，但立時又嚥下去了。淑芳笑着，向牀上斜睨了一眼，微笑地說：

「才醒？覺也眞大，看 已經快 到十點了。」

「眞的？」

舒嶷猛的從被裡坐起來，把窗帘掀開，外面的樹影立時無遮掩地直透進來。他輕微把眉頭 皺一皺，似乎在 討厭這 絕早 來的客人，又似乎在討厭這房的幽暗。淑芳是不理想到這意思的，還一直地咭呱着。

「大約哥哥在學校時，也這早晚才起來吧。眞的，我看我們學校那些寄宿的人們基差不多都起來很快。這群小姐也眞是都懶惰了，可沒想到你們這少爺們也都是這樣，連嫂子也被你傳染了，是不？不然每天她都是絕早的起來，絕不會到這時才洗臉。」

「沒有的話。」薇薇極力地在辯護着。

「還是你今天起來的早吧，你那天恐怕也沒有會這麼早，是不；」薇薇笑着向淑芳說：

「做小姐的，當然應當起來晚一點。你沒看見別人家那起小姐？差不多都是半天晌午才會起來，取起再修飾一陣，就修飾他個二三個鐘頭，這樣吃一點早飯，跑出到影院裏或是到公園去就是一天。芳妹恐怕還不會這樣吧，我又一年不回來了，我不知道怎樣是不是像一般小姐那樣？」

舒嶷半似調皮半似正經說話，一面把蒼白的臉轉過來，向淑芳看了看，彷彿要從這青年姑娘的臉上找出來一種回答似的，使他在未聽到這姑娘回答以前便會自動地明白了自己所說的話是否已經完全說對了，或是完全被他想錯了。但淑芳今天却意外的冷靜，沒有做聲，就是在臉上也未曾絲毫地為着這話而現出異樣的情緒來。她還仍舊注視着那正在理妝的薇薇。她彷彿為着對面鏡子裡薇薇的美麗的影子完全擾亂了，又側過身向鏡裡看了看自己，便不覺輕輕地吐口氣。

「咱可不配這樣享受，人家都是美人，像我這樣愚蠢的人還能看影戲上公園？」

「芳 妹也 客氣 了，難 道你 還不 是美人？」

薇薇微笑地回過頭來，淑芳便索興地把身向裡扭動着。裝做不高興地說：

「怎麼嫂子也打趣我來了？」

「我是眞話。」

「眞話不眞話的，我說的那些闊氣的小姐們，並不一定像芳妹所說的美人。闊氣的小姐不見是美 人，反而不 闊氣的 也許是美人，卽使闊氣的表面上美，內心裡也不見得美吧！你看那鸚鵡是美的，但終是被別人豢養着的，反不如那鷓鷀雖然不美，可能獨自活下去呵！這樣說就是美有甚麼用？只在自已肯不肯上進就是了。」

舒嶷揉着兩隻惺忪的眼睛，滔滔地說下去。淑芳輕輕地在短的髮鬏裡騷一下，眉毛不自主的皺了皺。

「別說了，又在講書似的，凡正我也不摩登我也不上進，只是這樣一個無聲無嗅的人而已。」

「那怎能行，我看你下學期還是上學吧做哥哥的我想 沒有不希 望他妹 妹好吧。在學校裡學一點知識是正經的，別的摩登不摩登，羞不羞，那一點也不重要。」

「我想下季也到紋姐那個學校去，大約今天紋姐和姑母聽見你回來，一定會來，來時問她要一份簡章，預備預備功課，不過可不一定能考上。」

「用一點功，沒有攷不上的。」

「我都荒廢忘了，恐怕預備也來不及了凡正聽天由命吧，試驗試驗再說。」淑芳又說她這一年幾乎書本就沒有換，也眞怕攷不上，雖然紋姐已經答應給她幇忙，但她終覺得這不可靠。這時她開始想到往常父親向她說的話了，也開始明白 老人 家的話一點 也沒錯，那「業精於勤」的話她不知道已經聽到

多少次了，可是她一向都把這話疏忽了，現在呢，一切似乎都完全曉了。她感到一點追悔，也還覺得一點追悔，因此當她聽舒嶷的話時並沒感到怎樣不高興，像往常老爺教訓她時那樣的氣忿，她反而完全爲着這話打動了，使她幾乎感激地流下眼淚來。她從薇薇的房走了出來，她還不斷地在尋思着，尋思着這眼看快來到的考期，她還尋思自己過去怎樣不該因爲母親的關係對這熱心的哥哥有了不應當的歧視，和懷疑，因而還把這歧視和懷疑放在那可憐的嫂子身上，可是現在爲自己所歧視的人，還是那麼熱心地教導她幾乎就找不出一點隔膜來，這時她想她自己該是多麼愚蠢呵！她希望此後會整個忘去了過去那種卑鄙的見識，把她們像自己同母的哥嫂、段的看待着，如果再些許還存在着一點過去的思想，那她也眞太辜負了別人一片的熱誠和好心了。

然而這姑娘反常的心理，似乎仍舊不爲知道她最深刻的薇薇所了解，在她走後，薇薇便笑着說丈夫太心實了，往常有時老爺要她用功，她還顯示着十二分的不高興，她說舒嶷何必再多這事呢？

「我也說的好話，聽不聽由她，也犯不着不高興呵。」

「也許你說的對，別提這事了。」

薇薇從來關于家裡的事就很少向丈夫提過，特別是關于丈夫骨肉間的瑣事。她不願爲着這些事煩擾了這將回到家來的人，使他離家後也在心上記掛着她同時也眞不願意把一切事從自己底口裡說出來，顯示着自己太小氣了，也許在一個陌生人的眼裡會把她看做一種挑撥事非的女人，而且丈夫那暴燥的脾氣，一說出來，她就很可以想像出將會發生怎樣的風波來：丈夫一定要向太太有着一番的爭論，一方面太太也一定不肯服氣吵鬧着，她不僅鬧着自己的丈夫，他也一定會鬧到自己，鬧到老爺，使將得幾天平靜的家便立時又被擾亂了。她知道這是于她們沒有絲毫利益的，徒落着說出去一時的快意究竟有甚麼用呢！她只希望丈夫平靜地從學校裡畢完了業，有了相當的出路，那時她也就該有着出頭的日子了。所以現在她將說到淑芳的脾氣，便立時又用話差過去了。

「不用你說，凡正她們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不過我也的確是好心，我不像她們老是那麼用另外一種眼光看待我，我從來都拿自己的妹妹那樣看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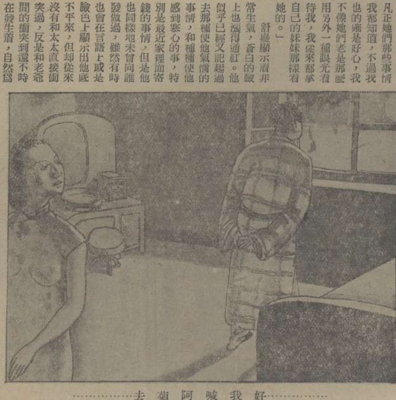
舒嶷顯示着非常生氣，蒼白的臉上也漲得通紅。他似乎已經又記起過去那種使他氣惱的事情，和種種使他感到寒心的事，特別是最近家裡面寄錢的事情，但是他也同樣地未曾向誰發做過，雖然有時也會在言語上或是臉色上顯示出他底不平來，但却從來沒有和太太直接衝突過，反是和老爺間的衝突到還不時在發生着，自然爲着彼此間意見不相同，但大部分還是爲着太太的關係。太太的指桑駡槐會使他忍不住要向老爺理論，同時太太的挑撥離間，也照樣會使老爺禁不住要向他喝斥着。不過這也還是幾年前的事了，現在就幾乎沒有發生過，他知道這無補於事實的衝突至少是于他沒有一點便宜，而且也一定重新給薇薇再帶幾分的痛苦，但每次談到家裡面的光景，却禁不住還有着許多的氣忿。

這時，大都也是爲薇薇攔住了。

「你也和那些人一般見識，還她們那樣做吧，你祇管幹你自己的事情就完了。這些人你還能和她說出清紅皂白來？說了，反而更惹她們不高興。」

「不過我總覺得不說不通快似的。」

「快起來吧，別說了。」



……………好我喊阿菊去……………

薇薇命令着說，一面把頭輕輕地向他倚去。許久舒嶷把臉揚起來，向窗外看了看，便忙着披上睡衣跳下床來，又回過頭來向這年青的女人笑一笑。女人似乎想說一句甚麼臉微紅地又嚥下去了。

「告訴打洗臉水去吧！」舒嶷望着那張因微紅而變成了更美麗的臉，低聲她說。

「好我喊阿菊去。」

一會阿菊把臉水送來。這婢女還告訴她們說：

「紋小姐和姑太太來瞧少爺來了。」

「消息也眞快，怎麼這快就聽見呢，看你快洗臉吧，客人就上門了，你纔想洗臉」

「怎麼少奶奶忘了？昨天少爺回來時候不是姑太太家的陳媽在這裡來了？她這一回去，還有不和姑太太說道？我想一定是這回事。」

「大約也許是這因原，對了。」

舒嶷聽見她們底話始終沒有做聲，只忙着把洗臉。薇薇却在先走了出來。

「你洗完就過去吧，我先去瞧瞧才對」

「一同去吧」

「不成，難道你不認識，還得我替你們介紹？」

在薇薇走到前院時，姑太太正在高興地和老爺談着，紋小姐不知甚麼時候已經跑到淑芳的房裡去了，她正在和淑芳談着考學校的事。她在姑太太身邊站了一會，說丈夫立時就來看她老人家，便又緩緩地退出來。

這時紋小姊和淑芳已經走出來了。紋小姐親切地向她搖着手。

「表嫂好？」

「謝謝你，你也好？」

「表嫂從來都這樣客氣，表哥也一定狠好吧，昨天多晝回來的，今天我和母親特意來瞧他來了。」

這年青姑娘似乎還想說些甚麼，舒嶺走來了，她便忙着又把話轉向舒嶺身上去。她

大方的樣子，幾乎還像小時和舒嬿在一起淘氣時光景，幾乎沒有一點畏縮。她又把和薇薇說的話又重新說一遍，她還說自已母親也着實記掛着他，才緣早的跑來看他。舒嬿笑着點點頭，一面又向薇薇看了一眼。

「你陪表妹在院去，我瞧瞧姑母，一會就回來。」

「好吧。」

一刻鐘後，舒嬿從前院回來便說要到園子裡去。他說他已經整整一年沒看見這園子了，這幼時的世界，他希望會趁這閑暇多流戀幾次。她們答應着，跟着他一先一後向園門走來。

園門緊緊閉着，一條鳥朽的樹幹不動地支在門板上。在樹幹的上端已經有些木屑在剝落下來，落在下面叢草裡。她們將門扉推開，園裡也顯示着異常的荒凉，幾乎都不相信這還是爲過去一般人詩酒流戀的所在，而呈現在人們面前的無疑地已是一片荒原了，所不同的還倚賴着有高大的園墻環繞着，倘不致像那空曠的原野上滿印着鳥獸的足跡。因下過雨不多久，行人的小徑上也顯得非常的潮濕，人們從上面走過去，便不得不把提心地脚放下去，然後再提心地把脚抬起來。

她們從池塘上面板橋上走過去，池塘有陣陣的蛙聲送過來，但不久在沿岸蘆葦菁菁的聲音裡消失了。她們在橋上站一會，舒崇也悄悄地跑了來。

「我說 都那 裏去了，原來 都在 這裡呢！」

他嚷着站在一隻半舊的船上，故意把身子向左右傾斜着，讓船也左右傾斜下去，有力地激動着水，水便不斷地拍到河岸上，拍到船裡面。

在橋頭上的人們看見了，耽心地喊他下來。舒崇裝做沒有聽見似的，把船搖蕩得更厲害了，一面則頑皮地向人們做着鬼臉。

「我不怕，誰有胆子上來，我把船搖過去好不好。」

「沒誰希罕去，你快給我下來。」

淑芳粗聲的喊着。她非常的生氣，雖然一個小的孩子不服從姊姊的話，還不致像她那麼大的女兒不 服從父親 的話那麼 太失體統，但是這時她却完全忽畧了這件事，她只認爲這弟弟在人們面前不聽她底約束是太可恨了。其實這對於舒崇仍舊沒有一點的用，仍照例地喊回來。

「愛來不來，我就不下來。」

「好，你記着，看我回去給你告訴不告訴。」

「我不怕。」

舒嬿看見了，覺得非常好笑，單獨地從橋上走下來，一逕向山上走去。山徑上也顯得異常潮溼，在鵝卵石的縫隙中已經隨處地長出濃綠的青苔來，這樣使山路更變成了非常的油滑。舒嬿小心地扶着路旁的小叢樹向前一步一步地走着，一面 招呼後 面的人們上來。

「不要，扶着樹，就不會滑了。淑芳也別理他了，越理他就越高興了，我們上來了一會他也就下來了，何必和他生這分氣。不過舒嬿也太頑了，你看我一會對付他。」

「眞少有，這個小鬼。」淑芳綳着臉在紋小姐後咕嚕着。

「你眞也何必和他生氣，他倒會懂得甚麼？」

紋小姐和薇薇並肩地向前走着，在走一小段的山路，地底臉上已經有一點輕微汗透出來。她一面勸着淑芳，一面在低微地喘息着。薇薇也不禁地在喘息着，但還不得不把腰彎下去，耽心地把手從這株矮樹上移到那株上。淑芳却非常輕快地一直跑向山頂上，好像就沒感到多少困難似的。她坐在一片大的聳立着的石頭上，向下面嘲笑地望着。

「看你們這費力的 樣子，放 心走 就得了，怕甚麼？」

山腰上的人似乎沒有聽見，沒有做聲。舒嬿在山頂上一顆松樹下面站了一會，把眉頭皺了一皺，又迅速地走了來。他使把手向薇薇伸去。

「來，我扶你上去。」

薇薇臉紅着向紋小姐看一眼。紋小姐笑着說：

「你快扶着表哥上去吧！」

「別這辦，你扶着 她，這一回 就上去了。」舒嬿一面向紋小姐搖着手。

這樣三 個人便 互相攙扶着向 山頂上走着。淑芳不禁高聲地笑了，無疑地這事情已經使她更有着嘲笑的材料了。

「看，這一點路，眞成拉牽了似的，哥哥你可別鬆手呵，一鬆手這兩個人可就該像球似的滾下山去了。」

（未完）

編後話

△……由於歐戰之再度展開，世界之舊秩序已陷於强弩之末。希臘本與英國有密切之關係，在此次歐戰爆發以後，就再接再厲的與英國以不少的便利，這在任英國在其領土內作爲軍事據點等等，就是很明顯的事實，此種舊秩序維護者，自然必須施以撲滅的。因之義希戰爭的爆發，當然是不可免的事實，然而義希戰爭的出發點，固然如此，而義希戰爭的意義，也不外乎此種因素作用，讀「義希戰爭的意義後」，當更可瞭然一切了。

△……伊蘭本爲歐洲之舊國，然而近代的伊蘭由於歷史的演進和種種事實上所得之經驗，終於由百般努力之結果，已趨至欣欣向榮之階段。「新興伊蘭之黎明」，就是告訴我們伊蘭過去的事蹟和現在如何躍進的最好文章，自爲留心國際現象者，所必須一讀之作。

△……蘇伊士運河可視爲英國之歐亞交通要路，同時也可以說英國在外權益之重點，但是目前英國的一切均有隨着英國自身滅落之危險，那末英國在蘇伊士運河的權益問題，當然亦有岌岌可危之勢，「蘇伊士運河之各國權益」一文，不僅告訴我們這種事實的必然性，並且將蘇伊士運河各國的權益，作了一個通盤的解釋。

△……「西南亞細亞之動向」是與「新興伊蘭之黎明」有充分的連繫性的，也可謂研究近東形勢者所必須一讀的文章，這裡關於西南亞細亞的國際政治，均有很詳盡的介紹。

△……金權民族已趨於日暮途窮，猶太人辛辣的陰謀，已昭然暴露在我們眼簾之中，同時由於此種陰謀的暴露，猶太人自難立足於新秩序的勢力圈內，「上海的白人領袖沙士溫的逃亡」。更是揭穿和介紹猶太民族的諸般事實。

△……上期預告的「日德義文學介紹專頁」因篇幅關係，祇得移在下期發刊，因之下期的「短篇小說展」也只得順延，但再下期（三卷一期）即可發表懸賞作品，所以這「短篇小說展」的計劃，勢必要待懸賞文藝作品刊完後，才能實現，請原諒。

△……本期「電影與戲劇」和「婦女與家庭」兩欄，均因「談雪專頁」及其他重要稿件的擁擠，不得已暫告缺如，這是我們覺得非常遺憾的，希望這方面的作者和讀者原諒，但下期無論如何當設法恢復。

△……本刊新年特大號，目前已在籌備中，其詳細辦法，已詳本期〇〇〇頁「本刊新年特大號徵文」中，同時除了專頁和徵文以外，無論在「文藝」「婦女與家庭」及「電影與戲劇」「詩云子曰」等欄，均有新年之應景文字發表，至希注意。

新民報半月刊

第二卷二十三期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新民報社事業局

發行處　新民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總代售處　大亞印書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二號

印刷者　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及各地新民報支社分社報販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冊	三角
半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全年廿四冊	三元六角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廣告刊費（全頁）		
封面內面		七十元
目錄	前 / 後	五十元
封底	內面	六十元
封底	外面	一百元
普通		四十元

△注意　特別廣告加價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辦法
廣告部電話西局七百九十號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有馬・太細・青山三醫學博士創製

結核病豫防、治療特効劑

愛活

アーオ

世界上獨一無二之結核免疫元

【適應症】潛伏結核、輕症肺結核、中等肺結核、腺結核、肋膜炎及腹膜炎之恢復期、容易感冒者、有結核病嫌疑者、結核病家庭之兒女、腺病質者

包裝
治療用 一號 五管入 大人用(一、一cc) 同 小人用(〇、五五cc)
豫防用 二號 五管入 大人用(一、一cc) 同 小人用(〇、五五cc)

(詳細說明書使用法及臨床實驗報告書、函索即寄)。

製造兼總發售處 有馬研究所 大阪市西淀川區海老江上一丁目五七

北京市東大街三五三號 谷水大藥房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 五號 寺田大藥房

青島廣西路三二號 金木盛大堂

註册 商標



腦新

ノーシン

醫學博士森田資孝大先生推贊

頭痛聖藥

腦新如遇頭腦疼痛非常難忍時，頭目眩暈神智昏迷時，或讀書過度精神疲倦時及惡醉宿酒未醒時，倘速服腦新可立見奇効，其効若響，服後三分鐘，頓覺頭目爽快神智清新，苦痛若失有如夜月秋遊能有心曠神怡之妙，此偉績確爲本劑獨具之特長，且雖連續服用，對於腦神經或心臟胃腸等，决無副作用，亦無影響，孕婦服用亦無害

請速服

立止頭痛 靈効如神

●主治●

▲偏正頭痛 ▲頭沉神昏
▲頭迷眼花 ▲腦筋疲乏
▲精神憂鬱 ▲面神經痛
▲宿酒惡醉 ▲暈船暈車

包裝	價格
四包裝	金二角
七包裝	金三角
十三包裝	金五角
二十八包裝	金一元
六十包裝	金二元
百六十二包裝	金五元

▲腦新、除粉末藥外、尚有錠藥一並發售、可隨意購用。

▲近坊間有謀利之徒僞冒本劑騙人、幸希注意帽子牌商標庶不致悞

▲各地中藥房西藥房均有代售

總製藥廠 荒川長太郎合股公司 日本名古屋市東區京町

唧唧復唧唧。
不聞讀書聲。
問女何所思。
女亦無所思。
昨天遊公園。
遊人有萬千。
女容並不醜。
只因體格弱。

木蘭溫書籍。
唯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憶。
公園遊人衆。
個個佳偶共。
亦非無愛情。
所以孤另另。

問女何所思



其實這樣的事情何必犯愁，常吃一點若素自然體格就會健康了?!若素不只能給予身體强壯，而且能根本健美了容顏

中瓶藥價一元六角
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濟南營業所：緯三路南頭

若素

胃腸營養